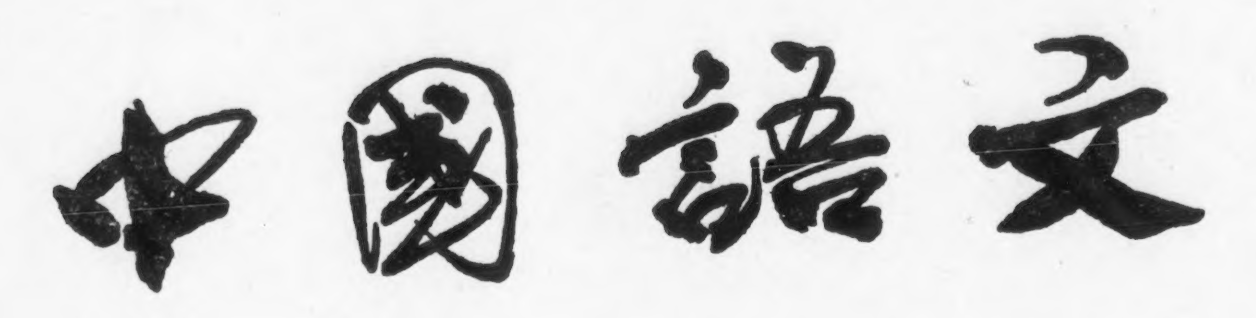


总第59期

5

1957

中國語文

1957年5月号(总第59期)目录

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

刘又辛

近几年来宣傳文字改革的文章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做得很有成績；因此反对文字改革的議論逐漸減少，拥护和欢迎的人一天天加多。可是有些人对于文字改革的信心还不足，对汉語拼音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他們認为，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看，汉字有改革的必要；可是从汉字和汉語的特点来看，总以为用拼音字母拼写汉語不一定合适；認为汉字是記录汉語最好的文字，不可能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而且汉字是独特的民族形式，如果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就会損害我們的民族形式。应該說，这种关怀是善意的；可是这种对于汉字性質的理解我認为是不正确的，应該当做一个学术問題来討論。过去有关文字改革問題的文章，从教育的角度、从汉字的缺点方面談的够多了，可是从汉字历史的演变方面談的却非常少。历史的事实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啓發；历史的規律可以指导我們正确地进行工作；我們必須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过去文字学家談文字历史的时候，只談文字形体的演变；談到汉字性質的时候，也只是从横的方面談"六書"——談汉字的構造，很少接触到汉字演变历史的問題。因此有几个有关汉字演变的大問題至今还沒有認眞討論过。比如：汉字为什么長期停滞在以形声字为基础的表意文字阶段？汉字为什么沒有演变成拼音文字？汉字是不是記录古汉語的唯一可能的文字？汉字演变的規律是不是和其他民族的文字演变規律完全不同？——这些問題都是汉語学家必須解决的問題。如果这些問題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在文字改革的理論工作中就必然会产生一些片面性。我这篇文章就是从汉字的演变历史談起，然后从这个角度談文字改革的。

一

要研究汉字演变的历史，最好先談談一般文字發展的历史。以一般和特殊相比較，可以使汉字的特点更为突出，也就更容易抓住汉字發展中的关鍵問題。

世界上一般文字的發展可以分做三个阶段：第一是記事圖画阶段，第二是象形、表意文字阶段，第三是表音文字阶段。

記事圖画只是文字的前身，还不能叫做文字，只是用画画的方法来記事的一种手段，从这些画中不能"讀"出任何代表語言的語音；只能"看"了这些画，然后用語言把它的意思翻譯出来。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在苏貝里阿湖(Lake Superier)石壁上的一幅圖画就是这一类的記事圖画。这幅画上画了五只独木舟，舟上有人；一个酋長騎在馬上；周圍画了鳥龟、鷹、蛇等代表几个部落；三条弧綫和三个太陽表示三天。意思是：酋長帶了五十一个各部落的印第安人，乘舟渡过了湖，一共用了三天的时間。[1] 很显然，这种圖画不能叫做文字。

从記事圖画發展为象形、表意文字是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这种文字从綜合的圖画逐漸变为分析的符号，大体上以一个符号代表語言的一个詞，因而成为一种記录語言的符号。汉字中的象形、指事、会意文字，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早期的巴比倫苏美尔象形文字，都是这个阶段的文字。有些語言学家把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分成兩阶段，我認为是不妥当的。理由在下面分析汉字演化阶段的时候再說。

象形、表意文字虽然比記事圖画迈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文字有極大的局限性。首先，有許多抽象的詞語不可能用这种造字的方法造出字来；其次，給每一个詞造一个符号也太麻煩了。因此文字逐漸演变为标音文字。标音文字可分为兩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标音节的文字，

① 一般講文字学的著作里(或語言学的著作里)大部提到这幅画，例如丁易著的《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1950年5月中外出版社印行)9頁所載的。

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第二个阶段是字母文字，用少数的字母拼出無限詞語的語音。从象形、表意文字演变为标音文字的經过，对于我們是个有兴趣的問題，不妨在这里多說几句話。

从埃及文字發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象形、表意文字演化为标音文字的过程。在最古的埃及陶器上有一些純象形、表意的文字。这些文字是用一些圖画符号結合成一个复杂的表意圖画，用以代表一个句子。后来这种文字逐漸發生了变化：表示一个詞的象形文字逐漸有了代表音节的意义，而丧失了它的圖形所代表的意义。例如，表示"水渠"的象形字∑⊏⊐讀作"美尔"，就用来代表"美尔"这个音节；表示"星"的象形字≻≺讀作"斯巴"，就用来代表"斯巴"这个音节；表示"座位"的象形字⌊⊏⊐讀作"謝特"，就用来代表"謝特"这个音节。[1]——这样就能成为表音节的文字。比如埃及的一塊古碑上有个人名叫"奥西利"，却画了一个神座和一只眼睛来表示。因为神座的讀音是 hes，眼睛的讀音是 iri，兩个象形字的讀音合起来是 hesiri（奥西利）。

在多音节語言中不可能产生完全的音节文字。因为用兩个符号恰恰能够代表兩組音节相合的詞，像"奥西利"的讀音恰恰是"神座"加上"眼睛"的讀音，这种情形是比較少的，何况还有比这更多音节的詞。于是表音符号又进一步向分析方向演化。例如，表示門閂的象形字十十讀作"薩"，就用来代表"c"的声音；表示小山的象形字⊿讀作"卡"，就用来代表"k"的声音。这样就在埃及文字中出現了一套字母，用来表示二十几个基本音，形成了最早的字母文字（不过埃及文字还不是純粹的字母文字，还保留着一些表示形意的符号）。

从几种現存的古文字發展历史来看，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字演化的这种过程。从象形、表意文字發展成表音节的文字，最后發展为字母文字，这是一切文字演化的基本規律。不过，不能用一般的規律否認特殊的規律，忽視一种民族文字的特殊性。也不能拿特殊的規律和一般的規律对立起来，否認文字演化的一般規律。这几个演化的阶段也并不是可以用年代截然划开的，事实上有許多复杂錯綜的情况存在。我們得从总的趋势去看。

二

現在我們試来分析汉字的演化情况。

清朝的小学家在文字学的許多方面都有偉大的貢献，可是对汉字構造的研究很少能够跳出許慎"六書"說的圈子。有的人認为六書就是平列的六种造字方法；有的人認为六書不但是造字的方法，也可以从六書的次第看出汉字造字的先后。清代的小学家沒有討論过我們这个問題。

清末以后，由于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又加以国外古象形文字的研究比較，有些学者才跳出六書的圈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沈兼士先生把文字分成四級：（見《文字形义学》）

一、文字画，二、象形文字，三、义字，四、表音字。

唐蘭先生把汉字分为"三書"：（見《古文字学导論》及《中国文字学》）

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声文字。

兼士先生的"文字画"实在是我們上面說的記事圖画，不应該算在文字里面。唐先生不贊成兼士先生的提法，其实他的"三書"和兼士先生的"四級"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先生說："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圖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2] 我

---

①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譯本，315頁。

② 唐蘭：《中国文字学》，开明版，76頁。

在十几年前很喜欢这个說法，因为它比过去的六書說高明多了，可以看出汉字演化的粗略的輪廓。近几年来重新研究了这个問題，感到唐先生的三書說破坏傳統旧說之功居多，而解釋汉字演化的历史还嫌不足。我們前面提出的問題，也还沒有得到解答。現在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我以为汉字的演化可以分做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叫做表形时期，包括六書的象形、指事、会意。

第二阶段：可以叫做假借时期，卽六書的假借。

第三阶段：可以叫做形声时期，卽六書的形声。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能够标出严格的年代，只能表示一个大体的趋势。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因字形而見义。所謂"形"是和語音对举的，所以連会意、指事字也都应該算做表形的文字。"六書"中所謂象形字如人、鳥、魚、虫、水、火、山、川、木、耳、目、口、手、門、戶、衣、日、月…等字，都是"画成其物、随体詰詘"，根据物的形体画成的；都是表形的文字。指事字如上、下、刃、寸、血、牟等字，都是用一种形狀再加以标識而造成的：刀字上点一点，表示刀刃；彐字下点一点表示手下一寸的地方；皿中一点表示器中有血；牛口里出气表示牛鳴。这不是表形文字是什么？会意字其实就是复合的象形字，抽象的事物用写实的画法画不出，就画两个圖来表示，这就是会意字。比如"益"字下一半是盛水的皿，上一半是水，皿里盛了水，水就益(溢)出来了，用以"会"溢出的"意"。这不是也用"形"来表意嗎？所以象形、指事、会意都是表形文字，不能把象形字和会意字分成两个阶段。三者都还离不开画画的手段。这种文字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耳听的。从一个符号虽然可以讀出一个音节的声音，可是是通过这个符号的形体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去讀这个声音的。因此我說这三書都是"表形"的文字。

从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来看，表形文字的数目相当多，形声字却很少。假借字的本字也还是表形字。从甲骨文字的形体和应用的情况看，已經是一种比較發达的文字。在甲骨文以前汉字一定有了一个时期的發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不能拿甲骨文当做第一个阶段的表意文字看待。它已經有了表音文字出現，可以把甲骨文当做第一、二阶段演化过程中的文字看待。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汉字开始走上标音文字的路，大量使用假借字。所謂假借字正是表形文字走上表音文字的第一步。許多从表形演化为表音的文字都走过这一段路。上面談到的埃及文字的演化情况，也正是这样。可惜过去的文字家忽略了假借字在汉字演化中的重要性，因此汉字演化的眞象也就被淹沒了。

什么叫做假借呢？許愼說，"本無其字，依声托事"就叫假借。这个定义下得很好。比如，"其"字是象形字，象一只箕的样子。后来写字的人碰見一个用作助动詞的[k'i]，声音和"其"一样，就依照声音借了这个"其"字来寄托当助动詞用的"其"这个詞，于是有了"其雨"、"其来"等用法。又如"萬"字本象蝎形，假借为万千的万；"須"字本象鬍鬚形，假借为必須的須；"來"本象麦穗形，假借为往来的来；"難"本鳥名，假借为难易的难…。这种假借字从甲骨文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字中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可是也一直沒有成为唯一的形式，因为它是和形声字在相互矛盾中發展的，最后还是形声字占了优势。这一点下面还要談到。)假借字的出現，無疑的是汉字向表音文字迈进了一步。这样的文字对記录汉語的能力大大加强了。凡是不易造或不能造的字，只要借一个同音字来使用就行。因此書面語言也可以比較接近口語了。这当然是一个大进步。

假借字的大量应用曾經引起長时期的文字混乱狀况：一方面是同一个字可以假借为不同

的詞，就造成一字多义的現象。一方面是同一个詞可以用不同的假借字来表示，就造成一詞异形的現象。这种情况在古代文献中留下明显的痕迹。比如，甲骨卜辞中的“又”字代表左右的右、福祐的祐、有無的有三个字。“帝”字代表上帝的帝、禘祭的禘兩个字。又如“甲”字的本义是鱗甲的甲①，甲骨卜辞借为甲乙丙丁的甲；后来又借为“狎”(«詩經，芄蘭»：“能不我甲”)；又借为“押”(«广雅，释言»：“甲、押也”)；又借为“胛”(«释名，释形体»：“甲、闔也，与胸脇相会闔也”)；又借为兵甲的甲。

至于一詞异形的現象大多数是借字的不同的遺迹。比如：

«毛詩»：周原膴，«韓詩»“膴”作“腜”。«左傳»：宛来归祊，«谷梁傳»“祊”作“邴”。«論語»：文質彬彬，«說文»引“彬”作“份”。

至于“蒙蒙”可写作“夢夢”、“瞢瞢”、“懵懵”、“儚儚”；“忡忡”可写作“爞爞”、“蟲蟲”、“充充”、“恍恍”；“委蛇”一詞竟有逶迤、委佗、委它、委陀、委也、倭夷、威夷、郁夷等三十几种不同的写法！

像这种假借混乱的情况，在先秦典籍中几乎触目皆是。清朝的經学家以及后来的語言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極有用的工作。比如經典异文的考訂工作，古籍的訓詁和注释工作，詞典的編纂工作(如朱起鳳的«辞通»)。这些工作絕大部分是針对着古書中的假借現象做的。如果我們不明白假借的道理，簡直就不能讀先秦的古書。可見假借現象在汉字發展史中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一个汉字演变史上的重要阶段。如果不承認这一点，就不能解释古代文献中的这种普遍現象；如果不承認假借是汉字走向表音文字的初期現象，就不能理解汉字發展的道路。

为什么假借字会有这种混乱情况呢？这也并不奇怪，这是任何文字在开始走向标音文字时期必然会产生的情况。因为在标音文字初期，人們使用借字是随手抓来应用的，如果再因为引用人的方言不同，借用的字当然不会一致。可是这种混乱情况也不会永远繼續下去，如果这种文字一直向着表音文字發展，沒有其他的因素去干涉它，那末，这种混乱情况是会逐漸澄清的；声音相同的符号可以合并，最后可以留下所需要的音节符号，成为表音节的文字。汉字假借的混乱現象正是文字發展过程中的正常現象。問題倒不在于混乱，是在于汉字为什么沒有繼續向表音文字發展。

从文献的材料看来，尽管从甲骨卜辞就已有了大批假借字出現，可是另一方面，形声字也从萌芽而漸漸兴盛，和假借字形成矛盾的兩个方面，最后决定性地进入了汉字的形声字阶段。这种現象是非常有趣的。大約从甲骨文以后，用表形的办法造字的阶段已成过去(象形、指事、会意)，只剩下假借和形声兩条路綫的斗爭。假借是代表表音文字的路綫，形声字是代表表意文字的路綫。这种矛盾發展的現象，正可以引导我們揭露汉字为什么沒有走上拼音文字的秘密。

現在先談談第三个阶段——形声字阶段的情况。拿許愼在公元 100 年所做的«說文解字»来看，大約 80% 是形声字。80% 是一个决定性的百分比，以后汉字便只有量的發展，沒有質的变化了。从«說文»以后，字数日漸增加，而增加的新字絕大多数都是形声字。宋郑樵在«通志，六書略»里有一个統計：象形、指事、会意字一共 1,455 字，而形声字却有 21,341 字，占当时总字数的 94% 左右。可見从«說文»以后，汉字已經成为以形声字为主的文字，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形声字的力量战胜了假借字，杜塞了走向表音文字的路。

---

① 用郭沫若先生說，見«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83 頁。

我們若以甲骨卜辞作汉字第一、二阶段之間的代表材料(表形、假借)，而以《說文》作第三阶段的代表材料，用兩者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形声字的增加有种种不同的方式。[1]

(1) 甲骨文原是表形文字，《說文》变为形声字的，如：

歷 甲骨文从止、从二禾，原是会意字，画一只脚在禾田里。《說文》变为从止，厤声，成为形声字了。

疾 甲骨文作一支箭射在腋下，因而引申为凡突然而来的病叫疾，本是会意字。《說文》变为从疒，矢声，成为形声字了。

謝 甲骨文象兩手持席形，象古人兩手持席而謝的意思，会意字。《說文》：从言、䠶声，也变成形声字了。

(2) 甲骨文原有"初文"，后加形旁变成形声字的，如：

止 象足趾形，原为"趾"字的初文，象形字。后来"止"引申为停止，乃加"足"旁成形声字"趾"。

丁 原象釘头形，后乃有"釘"字。

申 为電字的初文，象電閃狀，后乃加"雨"成"電"字。

云 本象雲彩繚繞之形，象形字，后乃有"雲"字。

(3) 原为假借字，后乃加形旁成形声字的，如：

帝 甲骨文"帝"字本象花蒂形，卜辞中借为上帝的帝，又借为禘祭的禘，后来乃有"禘"、"蒂"二字。

正 甲骨文借为征伐字，后来乃有"征"字。

易 原意或象蜥易的形狀，甲文借为"賜"字，后来乃另造"賜"、"錫"、"蜴"等字。

上面三种方式又以第三种为主要方式。我們可以用古代文献中殘存的文字材料，証明《說文》中許多形声字都是在原来的假借字上加形符造成的。我們也可以从經典异文的材料中看出，凡是借字和形声字对文的，形声字多半是代表后起的字。比如，《詩經，郑風，有女同車》："顏如舜华"。《說文》引詩作"蕣"。"舜"是假借字，在前；"蕣"是形声字，后起。又如，《陈風，衡門》："可以乐飢"。郑箋、陆德明《經典释文》又作"𤻲飢"；《韓詩外傳》作"療飢"。很明显，"乐"是假借字，应在前；𤻲、療是形声字，应在后。这类材料多極了，彙集起来可以写一本大書。我們可以設想，許多先秦典籍中的假借字原来一定相当多，后来因为形声字的發展，把原来的許多假借字都改成形声字了。我們只有明白了文字的这种演化規律，才会理解为什么形声字的数目增加得这么多。

至于究竟在什么时候假借字和形声字的斗爭發生了質的变化？換句話說，汉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进入形声字阶段的？这是个复杂的問題。我認为，在春秋战国期間，形声字已經逐漸居于优势。这是中国社会、經济、文化剧烈变动的时期，文字的变化也不能不跟着發生变化。在这时期，假借字和形声字兩条路綫的斗爭达到最高点，而最后却决定性地表現在秦朝的文字統一政策上面。李斯"書同文字"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的。这种政策就决定了汉字的形声字路綫。所以汉字的第三阶段应該从秦朝开始。

总起来說，汉字演化可以分成上述的三个阶段。尽管其中的現象是錯綜复杂的，但如果認清主流，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演化的趋势。現在我們要接触到前面提出的那个問題了：汉字为什么是这样演化的？汉字为什么沒有走上拼音文字的路？为什么最后成为这种以形声字为主的表意文字？

三

文字是記录語言的符号，文字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和語言的情况有关；而語言的历史是和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分不开的。因此，我們要研究汉字为什么終于演变为形声字式

---

① 請参看：楊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1954年2月中国科学院出版)97頁；《造字时有通假証》，201頁；《文字中的加旁字》等文。魏建功先生《古音系研究》(1935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4、31、40、143、227各頁。

的表意文字，就不能不从汉族的历史談起，不能不从汉族經济、政治和文化發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問題。我認为，汉字所以演变成这种文字，是中国政治上的日趋統一和方言分化之間的矛盾所产生的結果。殷商的文字似乎只在都城中使用，掌握文字的人是少数的"卜人"，是当时家內奴隶的一种。使用文字的場所也有限。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只要那些少数的"卜人"能懂得就行了，似乎还沒有普及到都城以外的氏族中去。因此这种文字的讀者只要根据都城的口語就行了，用不着照顧各地的方言。这是文字向表音方向發展的一个良好条件，所以甲骨文的假借字比較多。

周朝以后，历史的情况有了变化。地域比以前扩大了，人口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文字使用的范圍比以前扩大，認字的人比以前多。文字不但在都城使用，而且在各地諸侯的宮廷中也都在使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發展到很高的地步，这时社会上出現了許多"自由"的讀書人——"士"。这些人要著書立說，幹政治，教学生。使用文字的場所扩大了。一篇文章可以拿到各国去傳閱，一个使臣要帶了使命到各国去办交涉。因此这时的語言文字都大大的發展了。从語言的發展上看，这时的汉語已經發展成詞彙比較丰富、表达力相当强的語言。从文字上看，为了适应語言發展的需要，字数一天天多起来。可是在文字的創造上碰見了一个矛盾：为了記录語言中新出現的一些新詞語，不能不用大量的假借字来滿足这种需要；因而写文章的人根据自己的語音，用大家習慣了的假借法来写，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当这种滿是假借字的文章拿到方言不同的讀者手里时，麻煩就来了。因为讀者和作者的方音不同，有些字很难猜到它到底代表的是哪些詞。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只好在假借字上加上个形符。这样一来，尽管兩地的讀音不一致，靠了形符的帮助，也就可以懂得作者的意思。因此，在汉字中就出現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假借字不断地在著作者的笔下产生；一方面这些假借字又很快的加上形符变为新形声字，在更大的区域內通行。又因为作者在使用假借字时是依照自己的方音为取舍标准，各地方音不同，同一詞的假借字也不相同，但在变成形声字时却以意义为准，加上了相同的形符，就又造成了許多异体字。这就是周末几百年文字急剧演化的輪廓。

战国以后，中国政治統一的趋势已經成为定局。从春秋战国的历史看，"国家"的数目逐漸减少，到战国末年的七国爭雄，已經决定了大一統的局勢；最后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性質已經和商周时的所謂統一有了本質上的差別。秦始皇不只要求名义上的統一，而且要求在政治、經济、文化上做到一定程度的統一。当时七国的情况是"田疇异亩，車涂异軌，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語异声，文字异形"。这样的情形是不符合統一的要求的。秦始皇針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1]的政策，以达到政治、經济、文化統一的目的。別的不講，單說語言文字的統一問題。語言文字是交际的工具，这种工具不統一——"言語异声，文字异形"——就会在政治上造成大困难。可是語言不是憑人力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統一的。秦朝的李斯似乎懂得这个道理，因而只提出了"書同文字"的政策。在全国范圍內尽管"言語异声"，口語不一致，只要能够"書同文字"，有一套全国通用的書面語言符号也就可以勉强滿足当时的需要了。具体的做法是以秦国文字做底子，"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統一的政策倒不一定像过去有些学者所說的：用秦小篆去統一六国的大篆，因为秦小篆和六国文字在形体上并沒有不同的系統（可作証明的材料很多，这里不具論）。只是由于長时期来假借字和形声字的交互發展而發生的文字不一致的現象非常严重，为了消灭这种現象，李斯才决定用秦文字做标准来統一六国文字，"罢"掉那些在写法上和秦文不相同的异体字。

---

①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为了貫徹这个措施，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做了《倉頡》、《爰历》、《博学》等字書，要大家都这样用、这样写。只要全国写出来的字一致就行，不管这些字念出音来一样不一样。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有一种通行全国的書面語做交际工具。至于口語不統一虽然不太方便，好在做皇帝做宰相的既不要和各地的人民經常当面談話，而在全国范圍內在大庭广众中应用口語的机会又不多，能够有这种共同的"書面語"做工具，在封建社会已經够了

不过这样一来，却帶来了新的困难。因为方言不一致，李斯等人規定的字，各地人讀起来差別很大，有时会因为字的意义不能决定而引起誤会，因而减少了文字的作用。怎么办呢？如果原来規定的是假借字，最好的办法是加上形符造成形声字，就是因方音不同讀音稍差，看了形符也就可以"猜中"代表的是哪个詞了。比如《毛詩》"如有殷憂"的"殷"，《韓詩》作"慇"；《齐詩》"以伐崇庸"的"庸"，《毛詩》作"墉"。"殷"和"庸"显然不如"慇"、"墉"的意义容易判断。因此，秦朝的这个措施以及当时的政治情势，就最后决定了汉字的命运。汉字再也不能向拼音文字發展，假借字的路子宣告終止。以后增加新字的时候，可以不必先用假借的办法再加形符，而是直接制造新的形声字了。比如汉賦中出現的大批形声字，就是在这种風气影响下造出来的。于是汉字决定性的进入第三个阶段——形声字阶段。

我們試平心静气地想想，在全国方言紛歧的时候，这种文字的确是当时唯一可用的文字。尽管它有很多缺点，可是在当时是無法避免这些缺点的。汉字在历史上尽了它的偉大任务，它在几千年来始終是唯一的全国性的書面交际工具；我們祖先用它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貴著作。它虽然在文化敎育上造成許多困难，不能忠实地記录口語，可是作为一个方言紛歧、人口众多、地域广闊的大国的文字来說，它这些缺点原是不可避免的。"缺点"是我們今天看出来的，古人只感觉到它的方便，并沒有認識到今人所認識到的它的缺点。我們可以根据今天的条件批評汉字，說汉字已經不是今天的好文字了；却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代的事物。我想，这道理是大家承認的。

离开汉族發展的历史去孤立地分析語言文字的历史，对許多現象就会难于了解。在一定的条件下，方言可以統一于共同語；在另一条件下，方言也可以分化为不同的語言。俄国的烏克蘭語、白俄罗斯語、俄罗斯語原来是不同的方言，后来由于政治經济的原因，这三个部族發展成三个民族，这三个方言也就發展成三个民族語言。假如汉族發展的历史不是从分化走向統一，假如春秋的一百多个"国"或战国的七个"国"分裂成許多民族，那么这些民族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民族語言。这种民族語言的方言大約不会像汉語这样紛歧。如果有了这个条件，文字演化的情况也就会有所不同。在那种条件下的文字不会不向表音文字發展。也許"汉字"早在兩千年前已經成为像埃及、巴比倫的古文字一样成为历史上的遺物了。

今天的汉語虽然已經不同于兩千年前的汉語，方言的發展已經停止，民族共同語已經形成；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方言还沒有消灭，普通話(民族共同語)还不能通行全国。因此，尽管我們从文化敎育上迫切要求文字改革，要使汉字拼音化，可是目前还做不到。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議上决定要在全国范圍內推广普通話，給文字改革打下基础，这种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定更加証实了上面有关文字史的論断。

現在我們再进一步提出另一个問題：汉字沒有發展为拼音文字，除了上面的原因以外是否还有別的原因，是否跟汉語的性質有关？

有人認为，語言的性質可以决定文字的性質。汉字之所以沒有演变为拼音文字，是由于汉語是單音节語所决定的。我不承認这种看法，因为这不合事实。不錯，文字是記录語言的符号体系；文字必須适合这种語言的特点。比如英語、法語、德語是不同的民族語言，因此，尽管它

們使用的字母都是拉丁字母，可是为了适应各个語言的語音、構詞特点，这些字母的讀音、拼法都不相同。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說"語言的性質可以决定文字"，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認为某种語言的"性質"适合于用拼音文字，而另外一些語言的"性質"只适合于用表意文字，这种理解是錯誤的。事实上，只要这种語言的內部方言差別不大，再加上其他适当的条件就可以發展为拼音文字。苏联为国內各民族創造文字的經驗，我国近几年来为各少数民族創造文字的經驗，更可以說明無論什么性質的語言都可以使用拼音文字。所以，汉語的性質不适合于拼音文字的說法是和事实不合的，是錯誤的。

四

如果我們所談的汉字演变不但包括过去，也包括現在和將来，那末，我們根据各方面的条件推測，在不久的將来，汉字將要进入發展的第四阶段——拼音文字阶段。不过这一个阶段的完成不是自然而然地演化的，而是要用文化教育的力量在短期內促其完成的。我們正在做的文字改革工作，正是这样一件工作。我們是不是有完成这个工作的必要与可能呢？用怎样的办法、什么步驟来完成这个工作呢？一直到目前还有些不同的看法。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光是說明过去，还要說明今天和明天。从汉字發展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問題是有好处的。

关于汉字改革的必要，已經有数以百計的文章談到了，彙集起来可以印成几大本。我就不再談它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抱着善意的怀疑态度。有些人怀疑汉語是否可以改用拼音文字；也有些人怀疑是否可以人为地促进文字的發展和改革。从历史演变的情况看，汉字本来也是向着拼音文字的方向發展的；因为上面談到的原因，才長期停滞在形声字阶段。如果否認汉語可以拼音化，就等于抹煞文字演变的規律性。事实上早在甲骨文时期，汉字已經有了大量的假借字，这些假借字其实就是演化未成的音节文字。这种事实可以說明，只要語言內部沒有方言紛歧的障碍，汉語拼音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至于人为地进行文字改革，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謂"人为"，是我們掌握了民族文字發展的規律，提出改革的办法，目的是在加速文字的演变。这正是語言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应該發揮主动性的地方。

現在談第二个問題：用什么步驟进行改革。

从汉字演化的历史来看，可以有兩种不同的改革步驟。一种是按照文字發展的規律一步一步走的办法；一种是一步走向拼音文字的办法。如果依照第一种办法，第一步可以提倡写別字，把所有的汉字都变成假借字；第二步整理那些假借字，只留下几百个代表音节的汉字，使它成为音节文字；第三步，在音节文字中选几十个汉字代表几十个音素，使成为初步的字母文字；第四步，整理和簡化这几十个字母，使成为易写、美观、合用的字母。按照第二种办法，一面为使用拼音文字創造条件，一面拟定一种字母文字从事实驗、修正。等到条件成熟，就逐步在全国范圍內推广，最后在日常应用上完全代替老汉字。至于老汉字呢，使它当做一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具，完整的保存下来。

关于第一个办法，虽然沒有人主張过要用那么复杂的步驟，可是类似的主張是有过的，而今天也还有。記得在二十几年前胡愈之先生曾提倡过写別字的办法，主張把汉字的数目尽量減少，同音的字可以借用，就是屬于这一类性質的办法。近来唐蘭先生所提倡的綜合文字說，也是主張这个办法的。唐先生反对文字改革用"爆發"的形式，主張在汉字中加进若干个拼音字，使他"由量变到質变"。我認为，这一种分几步走的办法，在理論上站不住脚，在实踐中也行不通。从理論上看，若是人們一旦掌握了客观事物發展的規律，就能用这个規律去推迟或加快事物發展的速度。我們掌握了文字發展的客观規律，就有可能在一个比較短的时期里把文字

推进到完全拼音化的阶段。中国社会停滞在封建社会兩千多年，停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百多年；但是我們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就推倒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兩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很快地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有一些还停滞在原始共产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少数民族，就不必按照社会發展的自然阶梯，可以一步进入社会主义。我們进行文字改革正可吸取这种經驗。許多已經进行过文字改革的国家，如越南、朝鮮的經驗，也可以說明这个道理。况且中国还有个汉字的問題。汉字虽然在今天看来必須加以改革；可是另一方面，它身上背着几千年的宝貴文化遺产，我們必須比較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不要在文字改革过程中破坏了它。对汉字加以适当的整理是对的，企圖打乱汉字的系統，从汉字的廢墟中培养新文字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从实踐上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文字改革不能改一次又改一次，那样做会使多少人一次又一次的学習"新文字"、"新新文字"。这种实踐上的困难是無法克服的。

我們的文字改革只应該用第二种办法。現在文字改革的步驟正是这么安排的。目前用大力推广普通話，这是給实行拼音文字創造条件。將要公布的汉語拼音方案，是用来当做拼音、推广普通話的工具，同时也在使用中加以考驗和修正，作为拼音文字的准备。在汉字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整理和簡化。这些做法完全和汉語汉字的發展情况一致。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这汉字演化史的第四个阶段即將开始。我們全国的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正在辛勤地从事这一工作。我們將要完成有关祖国文化建設的一件大事。在五亿七千万人口的民族中进行一次徹底的文字改革工作，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呢。(1955, 11, 18 初稿, 1957, 4, 4 改写)

术　語（語言学名詞选譯）

术語（термины）这个詞在近代拉丁語中为 terminus，作"术語"解；古拉丁語中的 terminus 則作"末端"、"界限"解；它可以是詞，也可以是詞組，它是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專門領域中的事物、現象、特性、关系、过程等等的正确的标記物。术語和一般的詞不同，它的意义有專業性，它的語义范圍准确。語言中一般的詞常常是多义的，但它們一变成术語，就在各該部門中得到它們所需要的單义性。术語有着巨大的科学意义。要正确地了解自然界或社会中的具体現象，就必需正确地規定它的名称。同时术語不仅是标記一个概念，而且还使它精确，以及使它与相似的概念分別开来。科学一方面产生相应的术語，而另一方面則把科学認識的成就巩固在术語中，并随着术語本身意义的精确化而向前發展。术語通常是由該語言中現有的那些詞彙要素按照語法規則構成。术語構成的方法之一就是給語言中現有的詞加上一个專門术語的意义。由共同标准語来的术語通常变成了原詞的同音詞，也就是与原詞的意义部分地或完全失去了联系〔試比較：операция"（外科）手术"和 операция"（銀行）業务"，полотно"（鉄路）路基"和 полотно"（康拜因）傳动帶"，等等〕。很多时候，人們是以現有詞彙为基础通过下列方法構成术語：詞的組合（如 пылеуловитель"除塵器"），加詞綴于派生詞的方法（литьё"鑄造"，отливка"鑄件"，нагрев"加热"，подогрев"預热"，подогреватель"加热器"），構成詞組（如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鉄路"，прямой угол"直角"），以及同时綜合地利用上面各种方法（如 противотанковое заграждение"反坦克的障碍物"，зуборезный станок"齿輪割絲車床"，железобетонная плотина"鉄筋混凝土的堤壩"）。为了構成术語，常常利用希臘、拉丁語中的詞的要素（例如 термометр"寒暑表"是由希臘語的 θέρμη"热量" μετρέω"測量"这兩个詞来的；эквивалент"等价物"是由拉丁語 aequus"同等的"，valens〔詞干是 valent〕"有力的、有价値的"这兩个詞来的）。有时，各种不同的語言中的术語由仿譯的方法構成（試比較 пятилетный план"五年計划"，法語的仿譯詞是 plan quinquénnal，德語的仿譯詞是 Fünfjahr-plan，等等）和由外語借詞構成。有一些科学、技术、艺术上的术語由于它們随着相应的事物、概念、現象而傳播到不同的国家，因而成了国际术語，也就是說，应用在不同的語言中时，仅在發音和書写上有点兒差別（例如 механизм"机械論"，машина"机器"，генератор"發电机"，Soviet"苏維埃"，kolkhoz"集体农庄"，等等）。（熊振順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42卷，白水校）

汉語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和記音方法*

李　荣

从1956年6月号起，本刊陆續發表了几篇討論方言調查方法的文章：怎样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語音对应規律(1956年6月号、7月号)，怎样編写本地人学習普通話的手册和方言調查报告(1956年11月号)，怎样求出汉語方言音系的輪廓(1956年12月号)，怎样記詞彙和語法例句(1957年1月号)，怎样使用《汉語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1957年3月号)，方言里的文白异讀(1957年4月号)。

这些文章和本期發表的这一篇，已經編成《汉語方言調查手册》，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新华書店發行，供全国汉語方言普查参考之用。此外，調查手册还包括《語音訓練》、《音标举例》、《北京語音概要》、《北京同音字表》等章节。

一　汉語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

国务院指示，要在1956年和1957年兩年內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調查工作。这个工作由各省高等学校語文系担任，各省市教育厅局組織推动。

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应該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这里提出几种方式，以供参考。

(1) 在高等学校內部調查。語文系可以訓練本省籍同学，自己調查自己的方言，这种方式最省时間。也可以請本校的师生員工或者他們的家屬作發音合作人，由語文系教师及受过訓練的同学記音。

(2) 办方言調查訓練班。可以在省城或其他城市办方言調查訓練班，調各县能說本地話的中小学語文教师来班学習。每县一至二人，講授方言調查基本方法，訓練他們記录自己的方言。訓練班人数不宜过多，以免教学困难，影响效果。同时也不能操之过急，希望在十天半个月之內每个学員都把自己的方言記完整理好，这样子可能影响材料的可靠性。兩三个月办一期也許比較合适，拿一个多月时間学習，拿一个多月时間調查整理。开班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些本地区的重要方言。教的人心中有数，容易結合实际，不会流于空論。教材举例都是本省方言，"能近取譬"，学的人也好了解。

(3) 派調查人員到各县調查。組織各学校教师及受过訓練的同学，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畢業的学員到各县去調查。初次調查，最好兩人合作。比方第一个地点由調查人甲記音，調查人乙在旁边听着提意見，第二个地点由調查人乙記音，調查人甲在旁边听着提意見。兩人合作記过兩三处以后再分开，每人独当一面。假定工作人員多，或者覺得一个人把握不大，可以一直是兩人一組，輪流記音。在野外作調查工作最好由点到面，逐漸扩充。記完一县，就地整理，求出音系，編好同音字表，請發音人核对之后，再記鄰近各县。因为相鄰各县，方音总比較接近，这样容易累积經驗，提高速度。不过不能片面追求速度，一味求快，欲速則不达，記的材料不可信。

这些方式可以采用一种，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互相补充。別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只要有效果就行。

这次普查，原則上是一县一个調查点。要是全县方言差别不大，就可挑一个能代表全县方言的地方作調查点，比方县人民委員会所在地，旧县城或者較大的市鎮。要是全县方言很紛岐，就得挑兩个甚至更多的調查点，每一个調查点可以請一位或兩位發音合作人。兩个人可以有个商量，互相提醒。發音合作人的本地話要說得純粹有把握，最好是久居本地，不常出門的，并且初上学的老师不是外地人。發音合作人的文化不必很高，有中学程度就可以了。(不識字的人当然也可以作發音合作人。不过請他們作發音合作人，調查人員所受的訓練要更严格，并且所費的时間要更多。所以这次普查要請識字的人作發音合作人。)記音之前要向發音合作人說明工作的意义，爭取他积極合作。千万不要有那种錯誤思想，以为自己是来研究方言的，發音合作人只是供給材料的工作对象。發音合作人要是煩了，發音不認真，解答問題不耐心，我們得到的材料也就不可靠了。發音合作人要是生了气，下次他根本就不来了。所以，記音的时候要处处照顧發音合作人，这样才能作好工作。

到各县調查，在調查点和發音合作人的选擇上有种种便利，要是在省城或其他城市調查各县方言，只好迁就一点，不过一定要挑本地話說得好，不杂外路口音的。至于从各县調人来作方言調查工作，务必在通知上說明白，要調能代表本地方言的人。

現在說一說調查的人力。首先需要各省教育厅重

---

*这是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講义的一部分。

視这个工作，积極組織推动。至于調查的主力当然是各省区的高等院校語文系老师和受过訓練的同学。其次是教育部和語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畢業的学員。他們在班上都学过方言調查，有初步的調查能力。各省的方言調查工作，最好尽量吸收他們参加。有些省区，高等院校方言調查人力較多，語音研究班畢業学員在各校教师指导下，可以做一部分調查工作。有些省区高等院校方言調查人力較少，更加需要語音研究班畢業学員多作些工作。

还有，各地高等学校以外的文教界人士和其他知識分子，比如中小学語文教师，有很多对語音学有研究，对方言調查工作很热心的。他們也是方言調查的力量。如何發揮这些力量，重要的是組織問題。这个需要双方努力，一方面，教育厅和高等院校可以多方挖掘潛力，了解本地区有誰能参加調查工作。另外一方面，能参加調查工作的人也可以主动和本省的教育厅、高等院校取得联系。只要各方面都动起来，我們一定能够在 1957 年以前完成全国汉語方言普查工作。据可靠估計，專業的工作人員，調查本省的方言，平均一月大概可以完成一点，一人一年就是十来点。業余的工作人員，每年作兩三点也是很可能的。

二　記音和整理的步驟

記音之前，先要細看一下《汉語方言調查簡表》和其他調查資料（《方言調查字表》，《方言調查詞彙手冊》）書前的"說明"。

(1) 記發音合作人的情况。人名和地名中如有不常用的字也要記音。

(2) 記声調例字。由調值定調类。定調值时注意本方言字調的相对音高，高低升降度数都由本方言的字調互相比較得来。記声調时專辨字調，不必記整个字音。

(3) 得出調类調值之后，記声母例字和韵母例字。記声母韵母的时候，每个例字要記整个字音，包括声母、韵母、字調三方面。字調可以記調值，也可以記調类。比如"布 pu˥˩"也可以作"布 puᵓ"。

(4) 声調、声母、韵母例字之中，有些字用横綫"—"相連，是比字音用的。字音完全相同(声韵調都相同)，就在横綫上画一个"ˇ"号，表示相等，也可以用等号"＝"表示前后的字同音。字音不同，在横綫上加"×"号，或者画一条竪杠穿过横綫，表示不等。除了表示相等或不相等之外，仍旧要把实际字音記下来，不过声調例字可以只記字調。

(5) 声母、韵母記过之后，稍微整理一下，看看声韵調大致情形。然后往下記"音系基础字"。把这里每一个字的音都記下来。声韵調都要記。

(6) 記完"音系基础字"之后，把前后五百四十个字全部审查一过，归納音位，求出声、韵、調的系統。

(7) 求出声、韵、調的系統之后，着手編制同音字表的間架。以韵母为綱，每一韵中縱列声母，横列声調，把已經記过的字按音填到相当的地位。填完之后，就可以看出声韵調配合关系的輪廓。

(8) 接下去記單字表和單字表附录。記完之后，把这些單字也登到同音字表里。整理單字音系統可以使用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

(9) 同音字表作好之后，請發音合作人核对一遍。

(10) 同音字表核对完畢，就开始記詞彙語法部分。把詞彙語法里發現的新字也登到同音字表里。

(11) 根据同音字表所收的字，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

(12) 要是用《方言調查字表》記音，記完声韵調例字，整理出声韵調大致情形之后，就接着記字表本身，作同音字表。同音字表核对之后記《方言調查詞彙手冊》，把新字登到同音字表里。然后作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

三　記音样張

tʂ-　　　　　　tʂʻ-
60 61 62 tsi-　　　63 64 65 tsʻi-
tsao λ 糟≁招≁焦　　tsʻaŋ λ 倉≁昌≁槍

tʂʻ- ˧　　　　ʂ-
66 67 68 69 tɕʻi-　　70 71 72 siɛn
tsʻao˧ 曹≁巢⊻潮≁桥(橋)　　sæn˨ 散≁扇≁線

tʂ-　　　　　　tʂʻ-
73 74 75 tɕy　　76 77 78 tɕʻy
tsu˧ 祖≁主≁举(舉)　　tsʻu˨ 醋≁处(處)≁去

郑州 tɕ、tɕʻ、ɕ 比北京偏后

tʂʻ-　　　　　　ʂ-
79 80　　　　81 82 83 ɕy
tsʻuŋ˧ 从(從)≁虫(蟲)　　su˧ 苏(蘇)≁書≁虛

tsəŋ λ　tʂ-　　　ʂ-
84 85 86　　　87 88 89
tʂ 增≁爭⊻蒸　　səŋ˧ 僧≁生⊻声(聲)

tsʻ-　tʂʻu˧　　　ʂʅ
90 91　92 93　　94 95 96
tsʻu λ 粗≁初　鋤⊻除　　sɿ˧ 思≁师(師)⊻施

n-
97 98　　　　99 100 101 ao
ʐən˨ 認≁硬 əŋ˨　　ʐao˧ 擾≁腦≁襖

ə˧
102 103　　104 105　　106
ʐuɤ λ 若≁約 yᵘɤ λ　　yn˨ 閏＝运(運)　　而＝兒
≠ ≠
二˧≠˧耳

ʐæn
107 108 109 110 111　　˧ 112 113
iɛn˧ 延⊻言≁然≁緣≁元　　ʐuæn 軟≁远(遠)
yɛn　　　　　　yɛn

上一面的記音样張，記的是郑州方言，《汉語方言調查簡表》第四面，声母例字下。現在簡單說明一下，分成四点来說。

(1) 記音的位置——字的上下左右都可以記音，看情形而定。

(2) 省略的办法——記音要爭取时間，能省略的都可以省略。兩个字完全同音，只要画上同音記号，記一个音就够了。如“鋤”和“除”同音，只記一个音。“糟”字的音是[tsaoɅ]，“招”字的音是[tʂaoɅ]，因为“招”字韵母声調都和“糟”字一样，就从簡写作[tʂ-]，声母后头画一短杠。“焦”字的音是[tsiaoɅ]，从簡写作[tsi-]。样張上用横綫相連的字，郑州都同調，所以每一組只要第一个字記上調号，別的字就省去調号，表示同前。如“粗”和“初”調子相同，“粗”字記上調号，“初”就省去調号。当然也可以不省。如“認”和“硬”調子相同，兩字都記上調号。調值符号最好写在音标后头，如“閏”[yn˨˩]等等。不过“軟”字的調号写不下了，只好記在音标末了的上头。样張上記的調号都是調值号。要是有充分把握也可以記調类。比方郑州陰平是[Ʌ]13，陽平是[˦˨]42，上声是[˥˦]54，去声是[˧˩]31，可以分別用“꜀□”、“꜁□”、“꜂□”、“□꜃”表示，調类符号加在字或音标的四角。

(3) 比較字音——样張上例字中間的横綫是讓我們注意字音异同的。在横綫中間斜画一杠“≁”，或者在横綫上头打一个叉“⩙”，表示前后的字不同音。如“糟≁招≁焦”表示这三个字在郑州都不同音。在横綫上加一鈎号“⩛”表示前后的字同音。如“鋤⩛除”表示这兩个字郑州同音。同音的字也可以用等号“＝”連起来，不同音的字也可以用不等号“≠”連起来。比較字音不限于表上用横綫相連的字，如“言”和“緣”同音，中間隔着一个“然”字，就用兩条綫把“言”和“緣”連起来，表示同音。記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合适的字比較字音异同。样張上記了“而”字的音，边上写一个“兒”字，底下写上“耳”字“二”字，都是拿来和“而”字比較的。“兒”字和“而”同音，就在中間加上等号“＝”表示，“耳”字和“而”字只有調子不同，就在“耳”字后头記上調号。“而”和“耳”不同音，“耳”和“二”不同音，“兒”和“二”不同音，分別用不等号相連。

(4) 調查表是草稿——記音用的調查表不怕塗改批注，因为这本来是草稿。記錯了就塗去，比如“增”字讀[tsəŋɅ]，不小心写錯了，把声母写成[tʂ]，就画去另写。当地的發音特点可以用文字注上，如样張上写的郑州[tɕ-]、[tɕʻ-]、[ɕ-]比北京偏后。这些話記在調查表上比写在笔記本里或紙片上方便，整理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并且不会丢。

样張上“約”字記作[yᵘɤɅ]，因为[u]不显著，就写一个小[ᵘ]。記音的时候听見什么記什么，整理的时候可以斟酌情形簡化，再用文字說明。

記音的时候一定要写得清楚，別人看了也能明白，自己事后看了也能明白，这就行了。

四 比較字音举例

調查方言是个記录事实的工作，应該听見什么記什么。可是有时会遇見疑难的情况，不能决定兩个听起来很相近的音是不是相同。这时候最好用比較字音（簡称比字）的办法来决定。要比較声母，最好挑韵母和声調都相同或相近的字。要比較韵母，最好挑声母和声調都相同或相近的字。要比較声調，最好挑声母和韵母都相同或相近的字。現在就下列七个問題，选些例字，并且略加說明，以供調查整理时使用。

比較字音的时候要注意兩点。第一，每一問題底下列举的例字，不一定全部一致。第二，方言里有自由变讀現象。比如有些吳語方言，[in]韵和[iŋ]韵可以随便讀，不能分別字，也許同一个字这次讀[in]，另一次讀[iŋ]韵。又如長江沿岸有些方言，[n-]、[l-]兩声母可以随便讀，同一个字有时讀[n-]，有时讀[l-]。碰到这种情况，整理的时候就挑一个比較常用的音，同时說明哪兩个音可以自由变讀，沒有分別字的功用。

(1) 比清濁和陰陽平

比清濁有兩个目的，一是問方言的声母是否像古音和今吳語一样分清濁，要是不分清濁，古濁音現在讀什么音；二是看古声母清濁对今声調的影响。这一节的例字都是古平声，是問方言是否分清濁分陰陽平的。

比清濁和陰陽平例字表（上）

古不送气清音平声	古送气清音平声	古濁音平声
北京陰平	北京陰平	北京陽平
灾	猜	才
低	梯	題
遭	操	曹
标	飄	瓢
雕	挑	条
兜	偷	头
金	欽	琴
單	攤	壇
煎	迁	錢
顚	天	田
搬	潘	盤
津	亲	秦
奔	噴	盆
尊	村	存
当	湯	堂
漿	槍	牆

古不送气清音平声	古送气清音平声	古濁音平声
庄	瘡	牀
精	清	晴
东	通	同

第一竪行北京陰平，声母不送气，如“东”[꜀tuŋ]。第二竪行北京陰平，声母送气，如“通”[꜀t'uŋ]。第三竪行北京陽平，声母送气，如“同”[꜁t'uŋ]。北京“通”和“同”声母韵母都相同，只有声調不同。

要是第三竪行的字和第一竪行相对的字同音或者和第二竪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平。

比清濁和陰陽平例字表(下)

古清音平声	古濁音平声
北京陰平	北京陽平
夫	扶
呼	湖
花	华
飞	肥
灰	回
番	煩
欢	桓
分	墳
昏	魂
荒	黄
封風	縫馮
烘	紅

第一竪行北京陰平，如“荒”[꜀xuaŋ]。第二竪行北京陽平，如“黄”[꜁xuaŋ]。“荒”和“黄”声母韵母都相同，只有声調不同。要是这兩竪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平。

（2）比清濁和陰陽去

上节已經說过，比清濁有兩个目的，一是問方言的声母是否分清濁，二是古声母清濁对今声調有何影响。这一节的例字都是古去声，是問方言是否分清濁和陰陽去的。

比清濁和陰陽去例字表(上)

古不送气清音去声	古送气清音去声	古濁音去声
北京去声	北京去声	北京去声
布	鋪	步
变	騙	便(方便)
妬	兎	度
戴	态	代
对	退	队
帝	替	第
到	套	盜
鬥	透	豆
旦	炭	蛋

古不送气清音去声	古送气清音去声	古濁音去声
冻	痛	洞
鎮	趁	陣

上表的字，北京一律是去声。北京不分陰陽去。表上北京第三竪行的字和第一竪行相对的字北京同音，如“布”＝“步”[pu꜄]。

要是第三竪行的字和第一竪行相对的字同音，或者和第二竪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去。

比清濁和陰陽去例字表(下)

古清音去声	古濁音去声
北京去声	北京去声
好(喜好)耗	号
孝	效
兽	寿
秀	袖

北京第一竪行和第二竪行相对的字同音，都是去声，如“秀”＝“袖”[ɕiou꜄]。

要是第一竪行和第二竪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去。

（3）比 n-、l- 声母

北京分[n-]、[l-]，有些方言完全不分[n-]、[l-]，有的方言一部分字分[n-]、[l-]，一部分字不分。現在根据影响[n-]、[l-]分不分最主要的条件把例字分成四組。

比 n-、l- 声母例字表

(1) 洪音非鼻尾		(3) 細音非鼻尾	
奴	爐	泥	犁
怒	路	你	里
惱	老	紐	柳
納	臘	女	旅呂
(2) 洪音鼻尾		**(4) 細音鼻尾**	
男	藍	年	蓮
难	爛	娘	凉
囊	郎		
农	籠		

（4）比 f-、x- 声母

北京分[f-]、[x-]，有些方言不分[f-]、[x-]。例字根据古声母的清濁分成兩組。

比 f-、x- 声母例字表

(1) 古清音		(2) 古濁音	
北京 f-	北京 x-	北京 f-	北京 x-
夫	呼	扶	湖
府	虎	肥	回
飞	灰	飯	换
番	欢	房	黄

(1) 古清音

北京 f-	北京 x-
方	荒
倣	謊
分	昏

影响 [f-]、[x-] 分不分的条件除古声母清濁外，还有今韵母，如有些方言[u]韵母字不分 [f-]、[x-]，其他韵母字分[f-]、[x-]。

(5) 比尖团

古“精清从心邪”五母和古“見溪群曉匣”五母在今細音前同音，叫“不分尖团”，反之，叫“分尖团”。例字根据古声母清濁分成兩組。

比尖团音例字表

(1) 古清音		(2) 古濁音	
“尖”	“团”	“尖”	“团”
祭	計	就	旧
焦	驕	齐	騎
酒	九	牆	强
箭	見	全	权
精	經		
井	景		
秋	邱		
千	牽		
清	輕		
西	稀		
細	戏		
小	曉		
修	休		
箱	香		
想	响		
須	虛		

北京話和百分之八十的官話都不分尖团。北京“酒”=“九”[ᶜtɕiou]，“須”=“虛”[꜀ɕy]，“就”=“旧”[tɕiou꜄]，“全”=“权”[꜁tɕ‘yan]。

影响尖团分不分的条件除古声母清濁外，还有今音韵母。比方有的方言齐齿呼分尖团，撮口呼不分，有些方言相反，撮口呼分尖团，齐齿呼不分。

(6) 比 ts、ts‘、s 和 tʂ-、tʂ‘-、ʂ- 声母

北京分[ts-]、[ts‘-]、[s-] 和 [tʂ-]、[tʂ‘-]、[ʂ-]，有些方言不分[ts-]、[ts‘-]、[s-]和[tʂ-]、[tʂ‘-]、[ʂ-]，有些方言分[ts-]、[ts‘-]、[s-] 和 [tʂ-]、[tʂ‘-]、[ʂ-]，可是分法和北京不同。这一节是問[ts-]、[ts‘-]、[s-]和[tʂ-]、[tʂ‘-]、[ʂ-]的，把北京 [tʂ-]、[tʂ‘-]、[ʂ-] 声母字分成兩类，一类叫“ʂ$_1$-类”，一类叫“ʂ$_2$-类”，[ts-]、[ts‘-]、[s-]声母字叫作“s-类”。例字表分成四組。第二組又分成四小組，用横綫隔开。

比 s-：ʂ$_1$-：ʂ$_2$- 例字表(一)

s-类	ʂ$_1$-类	ʂ$_2$-类
資	枝	知
此	齿	耻
四	試	世
灶	罩	照
操	抄	超
曹	巢	潮
曾	争	蒸
僧	生	声
苏	梳	書
素	数	恕

比 s-：ʂ$_1$-：ʂ$_2$- 例字表(二)

s-类	ʂ$_1$-类	ʂ$_2$-类
紫	紙	
絲	詩	
死	史	
擦	插	
杂	閘	
灾	齋	
猜	釵差出差	
再	債	
才	柴	
腮	篩	
早	找	
酸	閂	
算	涮	
宗	中	
葱	充	
从	虫	
总	腫	

比 s-：ʂ$_1$-：ʂ$_2$- 例字表(三)

s-类	ʂ$_1$-类	ʂ$_2$-类
倉		昌
桑		商
葬		脹
藏		長(長短)
叟		手
村		春
存		唇純

比 s-：ʂ$_1$-：ʂ$_2$- 例字表(四)

s-类	ʂ$_1$-类	ʂ$_2$-类
	愁	綢
	瘦	兽
	襯	趁

北京 $ʂ_1$-、$ʂ_2$- 兩类同音，如“爭”=“蒸”[꜀tʂəŋ]，把 $ʂ_1$- 和 $ʂ_2$-分开是为了調查方言的便利。还要注意北京讀合口的字，方言里头有不同讀法。

有些方言沒有 [tʂ-]、[tʂ‘-]、[ʂ-] 等声母，这四組例字逢洪音一律讀 [ts-]、[ts‘-]、[s-] 等声母，逢細音一律讀 [tɕ-]、[tɕ‘]、[ɕ-] 等声母。

(7) 比 -n、-ŋ 韵尾

北京 [-n] 韵尾和 [-ŋ] 韵尾在各种元音后头都分得很清楚，現在把例字依元音分成七組，可以問出方言在哪一种情况下分 [-n]、[-ŋ]，在哪一种情况下不分 [-n]、[-ŋ]。

比-n、-ŋ韵尾例字表

(1) an : aŋ

北京-n	北京-ŋ
搬	帮
盤	旁
瞞	忙
翻	方
煩	房
反	倣
販	放
單	当
攤	湯
壇	唐
炭	燙
蘭	郎
爛	浪
餐	倉
竿	綱剛
寒	行(內行)

(2) uan : uaŋ

北京-n	北京-ŋ
官关	光
管	广
欢	荒
晚	網
万	望
專	裝
川	瘡
船	牀

(3) ian : iaŋ

北京-n	北京-ŋ
連	涼
箭	醬
淺	搶
錢	牆
賤	匠
仙	箱
乾(乾坤)	强
延	陽

(4) ən : əŋ

北京-n	北京-ŋ
珍	征
眞	蒸
震	証
身	升
神	繩
晨	承
根	庚

(5) in : iŋ

北京-n	北京-ŋ
賓	兵
貧	平
民	明
津	精
亲	清
秦	晴
尽	靜
信	姓
斤	經
緊	景
銀	迎
因	英

(6) uən : u(ə)ŋ

北京-n	北京-ŋ
敦	东
屯	同
頓	冻
鈍	洞
尊	宗
村	葱
存	叢从
春	充
棍	貢
坤	空
綑	孔
魂	紅
溫	翁

(7) yn : yŋ

北京-n	北京-ŋ
群	瓊窮
勳	兄胸
运	用

苗語的社会方言

爱 卿

苗語的西部方言里，在四川古苍县箭竹乡一帶，有一种妇女說的社会方言。除了妇女会說能懂外，别的人甚至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也一句不懂。这种社会方言使当地的男人感到很奇怪，因为他們不知道妇女們說的是什么話！其实这不过是在共同語的基础上，利用語音变化而成的一种妇女的社会方言罢了。

这种社会方言沒有自己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当然不可能發展成語言。它是建立在原有的詞彙和語法構造基础上，把語音按一定的、非常簡單的規律变化成的。从下面的圖例就可一目了然。

苗語原來音綴：声母 + 韵母 + 声調(一个音綴)

社会方言音綴：声母 + y + 声調 s + 韵母 + 声調(兩个音綴)

例字：ko˥(我) = k + o + ˥

ky˥so˥(我) = k + y + ˥ s + o + ˥

按照这个規律，本来一个音綴变成了兩个，一句話里有多少音綴都要加倍；又由于插进去的“y”和“s”，这样就使这种社会方言和原来的話不同了。难怪当地的男人不懂，因为語音的外貌和音綴的数量發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說，說“kɑu˨˩”(你)为“ky˨˩sɑu˨˩”，說“ʐuŋ˥”(好)为“ʐy˨˩ suŋ˨˩”，說“nɦi˨˩ xo˥ nkəu˨˩”(他唱歌)为“nɦy˨˩ si˨˩ xy˥ so˥ nky˨˩ səu˨˩”。有的时候，当一个音綴变成兩个音綴后，常常又在当中插进去一个“tɕɑu˨˦”(叫)比方說“ko˥”为“ky˥so˥”，也可說为“ky˥ tɕɑu˨˦ so˥”。同样，nɦi˨˩ xo˥ nkəu˨˩ 也可以說为 nɦy˨˩ tɕɑu˨˦ si˥ xy˥ tɕɑu˨˦ so˥ nky˨˩ tɕɑu˨˦ səu˨˩。不过这个“tɕɑu˨˦”加不加进去沒有多大关系，意思仍然是一样，加进去显得更复杂些罢了。

我們在調查少数民族語言时，要注意全面調查、少数民族語言当中是有社会方言的，我們不应該忽略过去，也不要受它困惑。

泰兴方言中动詞的后附成分

李人鑑

泰兴方言中动詞的后附成分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种語法現象。本文只談一談泰兴方言中动詞的完成体的情形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情形(所說的这些情形，在泰兴的鄰近的县市如如皋、泰州、泰县、南通等地也相差不远)。

一

在泰兴方言中，表动詞的完成体的"ㄚ、ㄫㄚ、ㄍㄚ"这三个音段被广泛地使用着。"ㄚ"是跟在陰声字后面的，"ㄫㄚ"是跟在陽声字后面的，"ㄍㄚ"是跟在入声字后面的。它們被使用的情形，大致如下文所述。

(1) 用在动詞和它所帶的賓語之間。例如:

开ㄚ門　扫ㄚ地　絞ㄚ桌子

穿ㄫㄚ衣裳　戴ㄚ帽子　攤ㄫㄚ床　洗ㄚ臉　吃ㄍㄚ早飯　上ㄫㄚ学堂

秤ㄫㄚ魚　买ㄚ肉　打ㄚ作料

他罵ㄚ人，打ㄚ人，还以为自家有理。

我打算看ㄫㄚ卷子，算ㄫㄚ分数，坐汽車回去。

有ㄚ晚娘，就有晚老子。(俗語，下同)

吃ㄍㄚ果子忘ㄫㄚ树　吃ㄍㄚ餛飩省ㄫㄚ面。

好ㄚ瘡疤忘ㄫㄚ疼。得ㄍㄚ千貫巴万貫。

做ㄚ亲，合ㄍㄚ心。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ㄚ、ㄫㄚ、ㄍㄚ"的語法作用，相当于北方話里的动詞詞尾"了"。

(2) 用在动詞和它所帶的数量詞之間。例如:

去ㄚ一趟　唸ㄫㄚ五遍　吃ㄍㄚ兩頓　睡ㄚ一覺

去ㄚ个把月　穿ㄫㄚ大半天

洗ㄚ一水　踢ㄍㄚ一脚　亮ㄫㄚ一角天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ㄚ、ㄫㄚ、ㄍㄚ"的語法作用，也相当于北方話里的动詞詞尾"了"。

(3) 用在动詞和它所帶的方所詞之間。例如:

活ㄍㄚ世上　住ㄚ东大街　站ㄫㄚ門外头　坐ㄚ椅子上　伏ㄍㄚ桌子上　睏ㄫㄚ床上

写ㄚ紙上　記ㄚ賬上　挂ㄚ牆上　浸ㄫㄚ水里　滴ㄍㄚ地下

放ㄫㄚ心上　頂ㄫㄚ头上　風吹ㄚ身上　鞋子穿ㄫㄚ脚上

羊毛出ㄍㄚ羊身上。(俗語，下同)

牛扣ㄚ樁上也是老。

眼睛落ㄍㄚ菜碗里。好雨落ㄍㄚ荒田里。

睡ㄚ鼓里摸天。瘸子脫ㄍㄚ井里，撈起来也是坐。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动詞，都表示已經实現的动作，所以在它們的后边能够加上"ㄚ、ㄫㄚ、ㄍㄚ"这几个音段。在泰兴方言里，在这种表示动作着落的結構里，动詞的后面是可以紧接着方所詞的(也間或說成"風吹ㄚ在身上""鞋子穿ㄫㄚ在脚上"等等);但在北方話里，在同样的結構中，动詞的后面是必須加上一个"在"字的，不过北方話里，动詞的后面不再用其它任何語法成分来表示这动作已經实現的情态。所以泰兴話里的"風吹ㄚ身上"，在北方話里是說成"風吹在身上"。虽然上列各例中的"ㄚ、ㄫㄚ、ㄍㄚ"換成"在"字完全講得通，但决不能誤以为这"ㄚ、ㄫㄚ、ㄍㄚ"，是和"在"字相当的东西。

(4) 分別地用在使成式的兩个成分的后面。例如:

我打ㄚ破ㄚ一个碗　他吃ㄍㄚ飽ㄚ飯就睡　我說ㄍㄚ服ㄍㄚ他了

門关ㄫㄚ好ㄚ了　灯吹ㄚ熄ㄍㄚ了。衣裳晒ㄚ干ㄫㄚ了　狗子呟ㄚ走ㄚ了他去ㄚ远ㄫㄚ了我問ㄫㄚ清楚了

以上这些例子，如改說成北方話，只要把"ㄚ、ㄫㄚ、ㄍㄚ"这些音段取消了就行。在北方話里，虽然整个使成結構的后面可以加上一个"了"字表动作的完成(如在句末，那么語气詞"了"就兼表动作的完成)，但第一个成分的后面是决不用任何成分来表示这一个意思的。

(5) 用在动詞和它所帶的表示結果的俗語或成語之間。例如:

吃ㄍㄚ个飽上加飽　跌ㄍㄚ个头青眼腫。

鬧ㄚ个烟霧塵天　罵ㄚ个不亦乐乎。

在以上这些例子中的"ㄚ、ㄫㄚ、ㄍㄚ"的語法作用，相当于北方話里的动詞詞尾"了"。

(6) 用在动詞后面，这动詞所表示的动作是能在靜止的狀态中綿延下去的，或者因这动作而形成的狀态是能長期地維持下去的。例如:

台上坐ㄚ主席团。操場上站ㄫㄚ許多人。

牆上挂ㄚ一个鐘。匾上刻ㄍㄚ兩个大字。

捧ㄫㄚ个猪头沒得庙燒。(俗語，下同)

看ㄫㄚ和尙罵禿驢。这山望ㄫㄚ那山高。

睜ㄫㄚ眼睛吃老鼠藥。

在以上这些例句中，动詞所表示的动作已經实現，但"坐"的仍"坐"在那兒，"挂"的仍"挂"在那兒，"坐"这一个动作在实現以后，它能在靜止的狀态中綿延下去，

"挂"这一个动作在实现以后，也能使被挂的东西長时期維持着这"挂"的狀态。其他可以类推。在泰兴方言里，"ㄚ、ㄫㄚ、ㄍㄚ"这几个音段，仅表示动作巳經实現，不管这动作所形成的狀态能不能繼續存在。可是在北方話里，認为"坐""挂"等所形成的狀态仍然存在，也就認为"坐""挂"等动作并沒有結束；因此，在北方話里，在这种情形之下，动詞后所加的詞尾不是表示完成狀态的"了"，而是表示持續狀态的"着"。泰兴方言中"ㄚ、ㄫㄚ、ㄍㄚ"这几个音段，它同时能表示如同北方話中"着"字所能表示的意义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7) 用在动詞帶副詞性后附的复合体后面。例如:

跑杀ㄍㄚ了　气杀ㄍㄚ了　吃杀ㄍㄚ了　寃枉杀ㄍㄚ了
找到ㄚ了　看到ㄚ了　听到ㄚ了　算到ㄚ了
吃掉ㄚ了　用掉ㄚ了　死掉ㄚ了　飞掉ㄚ了
睡着ㄍㄚ了　說着ㄍㄚ了

北方話在这些例子中"ㄚ、ㄫㄚ、ㄍㄚ"等音段所在的位置，是不用任何成分表示的，这是因为后面有語气詞"了"，北方話叫这个語气詞同时表示完成狀态的緣故。

(8) 用在連用的兩个动詞中的第一个动詞的后面。例如:

a. 跑ㄚ門口去　飞ㄚ树上去　跌ㄍㄚ河里去　放ㄫㄚ桌子上去
b. 吃ㄍㄚ尝尝　跑ㄚ要要　忙ㄫㄚ过年　等ㄫㄚ拿騙ㄫㄚ吃　搶ㄫㄚ做
c. 听ㄫㄚ人說　看ㄫㄚ人做

在以上的例子中，a. 类第一个动詞說明动作，第二个动詞說明趋向。在泰兴方言中第一个动詞后有"ㄚ、ㄫㄚ、ㄍㄚ"这几个音段，在方所詞前不用"到"字。北方話和这情形不同：第一个动詞后不帶动詞詞尾，在方所詞前用"到"字。所以泰兴話里的"跑ㄚ門口去"在北方話里是說成"跑到門口去"的。这样的結構，如果要表示动作巳經完成，須在第二个动詞后面再加上"ㄚ、ㄫㄚ、ㄍㄚ"等音段，如"跑ㄚ門口去ㄚ了""飞ㄚ树上去ㄚ了"等等。b. 类第一个动詞說明手段，第二个动詞說明目的。这样的結構在北方話里一般地是在第一个动詞后面加上詞尾"着"字，如"忙着过年""等着拿"等。又这样的結構，要表示动作巳經完成，也須在第二个动詞后面再加上"ㄚ、ㄫㄚ、ㄍㄚ"等音段，如"吃ㄍㄚ尝ㄫㄚ了""跑ㄚ要子ㄚ了""忙ㄫㄚ过ㄚ年"等等。c. 类第一个动詞是管着第二个动詞的，但兩个动詞的施动者不同。这样的結構在北方話里，可能在第一个动詞的后面加上詞尾"着"字(如"看着人做")，也可能什么都不用(如"听人說")。

从以上所說的各点看来，泰兴方言中跟在动詞后面的"ㄚ、ㄫㄚ、ㄍㄚ"这几个音段主要地是表示"动作巳經实現了"。虽然它們和北方話里的动詞詞尾"了"的功用有相同的地方，但畢竟有好些显著的区别:

a. 泰兴方言中的动詞后附成分"ㄚ、ㄫㄚ、ㄍㄚ"，仅表动作的巳經实現，不兼表决定的語气。北方話里的动詞詞尾"了"，如果在句末，它就兼表动作的完成狀态和决定語气。(这一点，下文还要談到。)

b. 泰兴方言中的动詞后附成分"ㄚ、ㄫㄚ、ㄍㄚ"，能表示动作巳实現后的綿延下去的靜止狀态，北方話里的动詞詞尾"了"沒有这种能力，只有动詞詞尾"着"能够这样。

c. 泰兴方言中动詞后附成分"ㄚ、ㄫㄚ、ㄍㄚ"所表示的語法作用，有些在北方話里是用别的表現形式加以表示的(如用"在、到"等詞)，有些是干脆不用任何語法成分加以表示的。

二

現在进一步談談緊接在动詞后附成分"ㄚ、ㄫㄚ、ㄍㄚ"后面的其他成分。这里要談的有三种情形。

(1) "ㄚ、ㄫㄚ、ㄍㄚ"后面的"了"(ㄌㄠ)。这样的"了"，主要地表示新情况的产生，这新的情况是早先沒有發生或是早先沒有被注意到的。例如:

花开ㄚ了　花开ㄚ足ㄍㄚ了
門关ㄫㄚ了　門开ㄫㄚ好ㄚ了
他吃ㄍㄚ了　他吃ㄍㄚ飽ㄚ了
人来ㄚ了　人来ㄚ齐ㄚ了

这样的"了"，大致相当于北方話里的語气詞"了"。所不同的是这个"了"不表示动作的完成，仅單純地表示語气。所以北方話里的"花开了"这句話，在泰兴方言里要說成"花开ㄚ了"，北方話里的"人到齐了"这句話，在泰兴方言里要說成"人到ㄚ齐ㄚ了"，句中的"ㄚ"这一类的音段是决不能够随便省去的。

須附帶說明一下：动詞后面如果跟着賓語，这"了"字的語音是会因前一个字語音的不同而相应地發生变化的。变化的規律大概是："了"在陰声字后面讀"ㄌㄠ"，在陽声字后面讀"ㄫㄠ"，在入声字后面讀"ㄍㄠ"。例如:

念ㄫㄚ書了(ㄌㄠ)　开ㄫㄚ門了(ㄫㄠ)
吃ㄍㄚ粥了(ㄍㄠ)

(2) "ㄚ、ㄫㄚ、ㄍㄚ"后面的"里"(ㄌㄧ)。这样的"里"，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至多可以勉强地說，它能帮助"ㄚ、ㄫㄚ、ㄍㄚ"这几个音段表示动作的巳經实現。例如:

他飯吃ㄍㄚ里就睡覺，覺睡醒ㄫㄚ里又吃。
这个伢兒，这些时变ㄫㄚ乖ㄚ里。
狗子打ㄚ里三天不上屎缸。(俗語，下同)
瘦杀ㄍㄚ里的鷄兒抵到一只鷄。
伢兒养ㄫㄚ老ㄚ里，胆养ㄫㄚ小ㄚ里。

这样的句子，以假設句与祈使句为最常見，这是由

于說話的人每每假設某一事件的已經实現，或者希望某一事件的一定实現，所以用得着完成体。例如：

你曹走Y里，家里就清閑得多了。

不要混跳，回头跳Y跌《Y里。

快点吃《Y里去上学！　拿帽子戴Y正兀Y里！

所以說这样的"里"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这可以从下面的比較中看出来：

{你拿Y他的，就拿出来把他，不曾拿就拉倒。
你拿Y里，就拿出来把他，不曾拿就拉倒。

{你不曾睡觉，就請你去一趟；你睡Y觉，我就請旁人去。
你不曾睡，就請你去一趟，你睡Y里，我就請旁人去。

原来动詞后面不带宾語，才能加上"里"字，一帶宾語（或者帶似宾語），这"里"字就用不上，所以說这样的"里"字是不表示什么意义的。

从上面的比較中，我們还可以看到："拿Y里"和"不曾拿"对比，"睡Y里"和"不曾睡"对比，足証"拿Y里"就是"已經拿"，"睡Y里"就是"已經睡"。"Y、兀Y、《Y"已經表示动作的实現，"里"字并沒有添加任何新的意思。

如果拿"里"字和"了"字相比，那么"里"字比"了"字是更加显得虛灵了。"了"字还能表示新情况的产生，"里"字要是沒有前面的"Y、兀Y、《Y"这几个音段，它連表示动作的已經实現也是做不到的。"里"和"了"在用法上的不同，可以从下面的对話中看出来：

{甲：張三呢？
乙：睡Y了。
甲：睡Y里就不要惊动他了。

{甲：喜兒拿碗打Y破Y了！
乙：打Y破Y里要甚紧，打Y破Y里好再买呀！

在上面的例子中，用"了"字的表新情况的产生，用"里"字的表事情的已經如此，是十分明显地可以看出来的。

(3) "Y、兀Y、《Y"后面的"下"（厂Y）。这样的"下"，本来是一个不定指的方所詞，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来：

人在下你不說，人走Y了，你囉里囉嗦的。

你可在下吃？你在下吃，我就多做上点飯。

你可睡Y下？你睡Y下，我就預备你的床鋪。

我到他学堂里，他不在下，找到他家里，他不在下，这个人要找他真費难。

你家去拿飯做Y下等，我一定去扰你一頓。

在上面的例子中，前三例的"下"，意思是"这里"，后兩例的"下"，大概要解釋成"那里"，才說得过去，"下"是一个不定指的方所詞是很明显的。

因为"下"是方所詞，"在下"等于說"在这里"或"在那里"等等，而人們說某某人在什么什么地方做什么，意味着动作在进行的狀态中，所以在泰兴方言中"在下"逐漸發展为表时态的虛詞。例如：

他在房里哭—→他在下哭。他在房間里写字—→他在下写字。

正因为"在下"本用以表方所，所以我們还能在"在下"之上加"正""將將"这一类的詞（如說成"他正在下吃飯"等等），不过加上这类詞以后，語气更加强烈一些罢了。

上文說到在泰兴方言中，动詞可以逕接方所詞，用不着"在"这一类的詞做媒介，所以动詞后帶上"Y、兀Y、《Y"，再帶上"下"也就能表示动作在靜止的狀态中持續下去。例如：

人坐Y凳上—→人坐Y下。鐘挂Y牆上—→鐘挂Y下。

灯点兀Y桌子上—→灯点兀Y下。他睏兀Y地下—→他睏兀Y下。

因为"下"是不定指的方所詞，說話的人着重动作的狀态，不强調方所，將实詞虛化，以"下"代一般的方所詞，因而动作的綿延狀态便明显地呈現了出来。

这样的語法作用，在北方話里一般地是用"着"字来表示的。如上面例句中的"人坐Y下""鐘挂Y下"，北方話里說成"人坐着""鐘挂着"都是。

在泰兴方言中，动詞如果帶上"Y、兀Y、《Y"这几个音段，后面就必須帶別的成分，不是帶上各种实体詞如第一节所談到的那些，便是帶上"了、里"或者"下"，二者必居其一。为了說明"了、里、下"三者的区別，底下再举类似的句子作一番比較。

{門关兀Y了，不要出去了。
既然門关兀Y里，我只好不出去了。
門关兀Y下，不曉得他怎样得《Y进来的！

{伢兒睡Y了，我可以做我的事了。
伢兒睡Y里，我才能够去做我的事。
伢兒睡Y下呢，你曹不要拿他吵Y醒兀Y里。

从这兩組例子中可以看出："了"表新情况的产生，"下"表动作在靜止狀态下的延續，"里"差不多什么都不表示，只是一个襯音。

順便交代一下：动詞的后附成分"Y、兀Y、《Y"之后再帶"下"字，一般地是在动詞后不帶宾語这一情况之下的。如果动詞帶宾語，那就需要把宾語提到前面去，讓它成为被动句的主語。但宾語不变位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的，如下面的例子：

关兀Y門下吃。点兀Y灯下看書。

这种結構大概是后起的。在这种結構里，"下"的方所意义已經完全消失，只說明动作在靜态中持續下去罢了。

三

現在从动詞帶后附成分的情形来看看动詞的性

質，研究一下一般的动詞是不是还可以再分一分类。

有一部分动詞，它本身并不表示动作，只表示人或其他生物的一种姿态。这种动詞，在泰兴方言里，可以在它的后面加"Y、πY"或"《Y"再加"下"字。如果要使这种动詞表示动作，那就需要在它的后面加上动向詞。例如：

	静态	动态
坐	坐Y下	坐起来　坐下去
站	站πY下	站起来　站过去
伏	伏《Y下	伏下去
跪	跪Y下	跪下去

另外有一部分动詞，它本身表示动作(用不着加上动向詞然后表示动作)。这种动詞，在泰兴方言里，是不能够在加了"Y、πY、《Y"这些音段之后再加"下"字的。例如：

走：可以說"走Y了""走Y里"，不能說"走Y下"。

說：可以說"說《Y了""說《Y里"，不能說"說《Y下"。

吃：可以說"吃《Y了""吃《Y里"，不能說"吃《Y下"。

看：可以說"看πY了""看πY里"，不能說"看πY下"。

另外有一部分动詞，它本身表示动作，但它也能够表示因它而产生的一种静态。这种动詞，在泰兴方言里，当它表示静态时，是可以在它的后面加"Y、πY"或"《Y"再加"下"字的。例如：

	动态	静态
挂	挂鐘	鐘挂Y下
关	关門	門关πY下
放	放花瓶	花瓶放πY下
睜	睜眼睛	眼睛睜πY下

由此看来，一般的动詞似乎可以分为三类：1)静态动詞，2)动态动詞，3)兼动静态动詞(当它表示人物的动作时是动态动詞，当它表示人們所看到的人物存在的静态时是静态动詞)。一些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詞，它能帶上静态动詞的标志，所以它們是应該归并在静态动詞这一类里边的。例如：

他欢喜Y下呢。他高兴πY下呢。現在他正愁Y下呢。

静态动詞只表静态，所以它是比較接近于形容詞的。从另一方面說：形容詞也有接近动詞的地方，所以好些形容詞可以用如动詞，在它們的后面加上"Y、πY、《Y"再加上"了、里"或"下"。例如：

他个子大Y了。你胖πY了。天黑《Y了。

他这些时瘦Y里。这个鐘慢πY里。一直等到天黑《Y里。

他头低Y下工作。这个大厅闊πY下好多时了。他的心辣《Y下呢！

分别动态动詞和静态动詞是有它的用处的。譬如說，証明某些句子是否同型，我們就可以依据动詞的性質結合句子的結構和它的功用加以恰当的說明。例如：

{人坐Y凳上。{人坐Y下。
{鐘挂Y墙上。{鐘挂Y下。

像这样的句子就是同一类型的，因为它們同表静态(用的是静态动詞)，句子的結構又是完全一样的。虽然有些人憑邏輯的常識来看这些句子，說它們并不一样，它們有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分别，但人民大众是不管这些的，他們認为这都是叙述静态的句子，物我一体，其間是沒有什么分别的。又如：

{凳上坐Y两个人。
{墙上挂Y一个鐘。

这兩个句子也是同一类型的。它們描繪一种静态。每个句子都包含三个部分：1)所要描繪的空間，2)人物的静态(用静态动詞，須注意只能是静态动詞！)，3)呈現着此种静态的人物。这种句子跟用动态动詞叙述人物动态的句子完全不同。現在有好些人在爭論，說这兩个句子的后面兩个部分，有的是主謂关系，有的是动宾关系，并不完全一样。其实人民大众也是不管这些的，它們認为这同是一种描繪静态的句子。要論句子中的后兩个部分，在它們看来"鐘"固然有使之"挂"者，"人"也应有使之"坐"者，都存在着客观因素，其間也是沒有什么分别的。又如：

{凳上坐Y两个人。
{两个人坐Y凳上。

这兩个句子虽然所描繪的同是一种静态，可是它們所描繪的对象并不相同：前者描繪某一个空間里的静态，后者却是以人物为描繪的对象的。这具体地表現在句子的語序上(須注意在泰兴方言中这兩个句子所包含的成分是完全一样的)。当人民大众在使用語言这一工具来描繪一种静态时，他們知道如果描繪的是某一个空間里的静态，这种句子应該用方所詞开头，如果描繪的是某一个人物的静态，这种句子应該用表示人物的名代詞开头。究竟采用哪一种句型，他們是能够恰当地加以抉擇的。又如：

{凳上坐Y两个人。
{教室里走出兩个人来。

这兩个句子，一个描繪静态，一个叙述动态，它們并不是同一类型的句子，这是从动詞的性質(前者用静态动詞，后者用动态动詞)，从句子的含义，句子的結

稱，誰都能够区别出来的。

我認为：我們对于动詞还研究得不够，对于动詞的复杂性也理解得不够，所以我們对于某些句子的分析，还免不了在意見上有相当大的分歧。如果我們从形态方面着眼，把动詞再分一分类，从分类的中間找出各类动詞的特性来，这样句型問題就容易得到解决，某些不必要的爭論也就可以漸归平息了。

四

最后就个人偶尔想到的和上文有关的几个問題談一談。

(1) 在泰兴方言中，有些語句因为結構相同或类似，动詞的后附成分完全相同，可是在北方話里却用了不同的語法成分。例如：

放 兀Y 桌子上。

放 兀Y 桌子上去。

在北方話里，前者說成“放在桌子上”，后者說成“放到桌子上去”。动詞不帶詞尾，却用了如一般人所說的副动詞“在”和“到”。又如：

台上坐 Y 主席团。

主席团坐 Y 台上。

在北方話里，前者說成“台上坐着主席团”，后者說成“主席团坐在台上”。同一个泰兴方言中的“Y”，在北方話里却一个变成了“着”，一个变成了“在”。又如：

操場上站 兀Y 許多人。

操場上站滿 兀Y 人。

在北方話里，前者說成“操場上站着許多人”，后者說成“操場上站滿了人”。同一个泰兴方言中的“兀Y”，在北方話里却一个变成了“着”，一个变成了“了”。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分歧，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这也可以說是相当有趣的問題。

(2) 我以为現代語言中的某些語法成分，它們的来源是相同的或者是非常接近的；在語言的長期的發展变化中，它們才慢慢地分道揚鑣，形成各种不同的語法成分。例如古代語言中的“于、与、歟”，它們就是同一个音段“Y”的書面上的分化，这在泰兴方言中似乎还能找到具体的証明。上文已談到在泰兴方言中有“住 Y 东大街”之类的說法，这和古代語言中“居于东街”的說法实际上是一样的。(大約古代語言中的“Y”这一个音段，在書面的語言中是不妨省略的，所以“居于东街”也可以写成“居东街”。) 泰兴方言中“Y、兀Y、《Y”这几个音段，也能作連接成分用，如古代語言中的“与”。例如：

鍋里有現成的飯 兀Y 菜，快点盛得来吃吧。

您 兀Y 我兩个人，总算巴到点好处了。

一天到夜，一年到头，一点事不做，只曉得吃 《Y 耍子。

这些人只要聚成塊，就是吵 Y 鬧，打 Y 搞，無法無天的。

泰兴方言中的“Y、兀Y、《Y”这几个音段，也能表示疑問、祈使，感嘆等語气，如古代語言中的“歟”。例如：

你去不去 Y？ 你还要罵人 兀Y？ 你是不是想喝点粥《Y？

快点走 Y！ 喝上点湯 兀Y！ 快趁热吃 《Y！

这多好耍子 Y！ 这个人多惱 兀Y！ 这是多喜欢哭《Y！

由此看来，研究現代汉語方言，对古代汉語的研究也是有种种好处的。

(3) 語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我們从几种不同的方言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看到各方言的發展情况，也可以看到它們的發展前途。例如在泰兴方言中，动詞的后附成分只能表示动作的已經实現，决不能用以兼表語气；而北方話里的“了”却能同时兼兩种作用。又如泰兴方言中的使成式，第一个动詞后要帶上“Y、兀Y、《Y”这几个音段，而在北方話里，使成式中第一个动詞之后已不帶任何語法成分。这說明了兩种方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北方話該說是稍微走到前面去了一些了。就拿上面所說的情形論，泰兴方言所能表达的意思，北方話能照样地并比較簡練地表达了出来，不是比較进步的具体証明嗎？我过去曾引《史記，項羽本紀》中的“拔劍撞而破之”这句話为例，說这句話翻譯成泰兴話就是“拔出劍来撞 兀Y 破 Y 它”；在使成式中，前后兩个成分是并列的，“撞而破之”的“而”，固然是个明証，泰兴方言中兩个成分之間的一个音段，也是一个明証。我因此坚决地認为使成式中包含兩个成分，不应該看成一个單位。我不但反对把“撞破”当做“复合动詞”，也反对某些人把“破”看成是“撞”的“后附加語”或“結果补語”。其实“复合动詞”的說法是应該接受的，这不但在北方話里使成式中的兩个成分已凝合成一个單位，在泰兴方言中有些使成式也凝合成一个單位了。語言在这样不断地發展，我們对于語法的研究，对于語法現象的分析，是应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的。不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把現代語法和古代語法混淆起来，或甚至想把現代語法拉回到古代語法的圈子里去，都是違反客观的語言实际的，因而也就是不科学的。

啓　事

(1) 本刊近来所收来信来稿常有把姓名和住址写得很潦草的，或是漏写了住址，以致我們無法处理。希望讀者作者以后要特别注意把姓名和通信处的字迹写清楚。

(2) 本期因版面拥挤，“書刊評介”暫停。

本刊編輯部

試論汉語單句复句的区分标准

刘世儒

汉語中有沒有單句复句的区别呢？当然是有的。那么憑什么标准来区分它們呢？大家的意見可就不一致了。有人認为語音的停頓与否是可以作为区分的标准来考虑的，这可以吕叔湘先生、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为代表。①吕先生認为下面兩个例子是"几个动詞联合起来做謂語"的單句：

从前，他們一天到晚吃、喝、逛，不干一点正經。（呂例，77頁，下同）

新开張的百貨公司眞热鬧，数不清的人进进出出。

然而，"倘若中間有停頓，那就也可以把它当作复合句看待了"。又如下面兩个例子，認为是含有"复杂謂語"的單句：

他走过去开門。（呂例73頁，下同）

你喝一口尝尝。

然而，"只要当中有个停頓，就可以算是复合句"了：

他走过去，把門开开。

你喝一口，尝尝味道兒怎么样。

語法小組說："要是并列的謂語都在主語后头，中間有停頓，也算是复合句。"例如：'吳天宝人小，胆量可大。'要是并列的謂語都在主語后头，而又沒有停頓，那就不必說是复合句了。例如：'張先生胆大心細。'"（中国語文1953年6月号）由此可見，几位先生都是主張憑語音来建立汉語單、复句的区分标准的。这个标准能不能成立呢？依我看，是頗难成立的。怎見得呢？第一是理論上有矛盾。比如：

他們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

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是应該的。

憑什么說前一句是复合句而后一句却是簡單句呢？憑語音么？語音是一样的。憑連詞么？連詞是都沒有的。憑成分么？成分是不足为憑的。因为成分不同只是單句內部的構造問題，和复合句是压根兒就不相干的。那么憑什么呢？显然地，难以自圓其說了。第二是实踐上有困难。首先是太活动，难掌握。比如：

他活动，利落，准确。（呂例，76頁）

这本書內容丰富，文章也生动。（呂例，71頁）

按照語音停頓与否的說法，这該归入复合句了？然而吕先生却又認为第一句是"联合成分"作"表語"，第二句是"句子形式做表語"，又划归簡單句了。这就使人莫名其妙了。其次是太神秘，难理解。比較：

从前，他們一天到晚吃、喝、逛…

从前，他們一天到晚吃，喝，逛…

按照吕先生的意見，第一句是"几个动詞联合起来作謂語"的，是單句；而第二句因为"中間有停頓"，所以就該"把它当作复合句看待"。这就更使人糊塗了：果眞这兩句仅仅因为頓（、）、逗（，）不同，就可以把它們一个判归簡單句，一个判归复合句么？恐怕未必吧？由此可見，"語音停頓說"，或者"頓、逗异用說"，不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实踐上都是有缺欠的，要想依靠它来把汉語中的單句复句区分开来，显然是难于办到的了。

那么应該怎么办呢？据我个人考虑的結果，要想把汉語中的單句复句区分得开，区分的干淨而又利落，簡潔而又一貫，我以为除了采用"成分划定法"外就別無良法。因为句子本来就是結構学（синтаксис）中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而"簡單句和复合句之間的区别"又"在于結構上的不同"。②要探討單句复句的本質区别所在，咱們就不能不从句子的組織結構——"成分的划定"入手，舍此不談，而空談語音，这就未免是舍本逐末了。

什么叫"成分划定法"呢？要回答这个問題，有必要先明确另外一个問題，就是單句和复句在構造上的区別：單句是由主語、謂語、賓語、足語（就是俄語中的"名詞謂語"）、定語、狀語等等成分構造成的；而复句則是以句子为單位，由几个小句子（一般叫分句）構造成的。这也就是說，"复合句的構造材料既不是詞（слово），也不是詞組

---

① 前者見《語法学習》，据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以下正文引証，凡注有"呂"的，都見此。后者見《語法講話》，据《中国語文》，1953年5、6月号；以下正文引証凡註有"小組"的，都見此。

② 参看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語語法》第二編第一册莫斯科俄文版，6頁，又99頁。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而是簡單句(прост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①單句和复句的本質特征的差异,我以为,主要就在于此。根据这个本質特征差异的事实,咱們就有可能把單、复句划分开了。怎样划分呢?就是:凡包有几个語言單位,其中有一个或几个能够被划定为另一个語言單位的成分的,这种語言單位就是單句;反过来說,凡不能够被划定为另一个語言單位的成分,而只能各以句子資格互相联接起来的,这种語言單位就是复句。例如“时間長不要紧”,这是單句。因为“时間長”本身虽也是个句子,但它可以被划定为这个較大的語言單位的成分(主語),所以就不能作为复句看待了。但是如果把这句話改說成“就是时間長,我也要坚持”,这就是复句了。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个語言單位都不能被划定为另外一个語言單位的成分,所以就不能作为單句看待了。我所說的“成分划定法”,大体說就是如此。

要补充說明的是:句子既然是語法·邏輯范疇中的單位,我所說的“成分划定法”当然也就不能脫离邏輯。的确如此,句法关系的更深邃的基础是邏輯关系。句法分析,如果脫离了这个基础,說句过激的話,那确实是一切規律都是無从談起的!略举几例为証:

这是木头,火車要开了。
凡人皆有死,我是学生,所以这是黑板。

尽管几个句子排列到一起了,不怕有的中間还用上了作为表示句和句联接筋絡的連詞,但也終归还是一堆‘烏合之众’的句子,不能就作为“复合句”看待的,因为它們之間并不存有任何邏輯上的关系啊!

尤其是那些形式相似然而实質不同的句子,在辨認它們的單、复句的类屬上,邏輯关系的考虑,就更显得重要:

他告訴我,他不喜欢你[这样的話]。(簡單句,包孕的)
他告訴我,[可是]他不告訴你。(复合句,轉折的)

如果不看邏輯,不管意思,單从形式上看,这兩个句子,那就只好混为一談了!所以說,分析句子必須从語法·邏輯范疇出發;“成分划定法”当然也是不可能例外的!

标准有了。剩下的問題是怎样运用这个标准来解决在汉語單句复句区分問題上一向討論未决的問題。現在就按照这个标准逐項討論如下:

一 关于包孕句的归类問題 包孕句該归單句呢,还是复句?按照“成分划定法”的标准,前边已經說过,它当然是应該归入單句的。因为其中的小句子可以被划定为另一个語言單位的成分。早期的語法書(可拿严复的《英文汉詁》作代表②),差不多都是把这类句型归入复句的。但是中西語言組織不同,强作比附,終不免有“削足适屨”之嫌。請比較下边的兩个俄語、英語的例子就可以完全明白的:

Я знаю, что он болен.
我 知道[?] 他 病了。
I know that he was sick
我 知道 [?] 他 (是) 病了。

汉語中的包孕句,在它的母句和子句接榫之处,是根本沒有这类“連詞(союзы)”或“关联詞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如 что, that 之类的。既然如此,咱們也就不必强作比附了。③

包孕句有时是可以扩展得很繁复的,例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咱們兩国人民才能相亲相爱,什么时候那种愚蠢的罪惡的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言論才会終止,什么时候咱們才会像兄弟一样重新見面”。如果把包孕句都断然归入簡單句,那么碰到这样繁复的句型又該怎么办?好办,都“断然”归入“簡單句”就是了。須知所謂“簡單句”和“复合句”,原本都是語法学中的專用术語,它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学科上的涵义,和一般常識上所說的“簡單”和“复杂”的概念是不便混为一談的。

二 关于在副位的名詞句的归类問題 包孕句应該归入單句,想来大家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把下边的句型也归入包孕句,恐怕就又要引起爭論了④:

① 同上頁注②,99頁。

② 他說“以大包小,故曰包孕”,“合沓、包孕皆为繁句”,参看《英文汉詁》159—160頁。

③ 誠然,在英語也有可以不用这种“連詞”或“关联詞”的,那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接触句(Contact-clauses)”,如:“I know he is happy”“I saw he was tired。”然而这究竟还是不用,不是不能用,所以和汉語的情况比較起来,还是不能并为一談的。

④ 比如王力先生的《中国語法理論》(112頁)就不是这样处理的。王先生認为,只有包含着“首品句子形式”或“次品句子形式”的句子才可以算單句,至于包含着“末品句子形式”的句子就只能归入复合句了。他的主要理由是“末品句子形式”可以“有語音的停頓”,而首品、次品的句子形式則不能有。如“我們不知道張先生来”不能念作“我們不知道,張先生来”,“二人来至襲人堆东西的房門”,不能念成“二人来至,襲人堆东西,的房門”。这个說法是頗难成立的,首先,包含着“首品句子形式”的,不一定就不能“有語音的停頓”,如“我相信,他是个官僚主义者”。其次,包含着“末品句子形式”的也不一定就都能够有“語音的停頓”,如“凡尼亞自作主張地作了一件大事”,要是就念成“凡尼亞自作主張,地作了一件大事”,显然也是通不过的。这就可見“語音停頓”說的不足为憑了。

他因为天下雨不来了。

他为了穷人翻身牺牲了。

我們应該像园丁培养花草一样来爱护我們的青年。

他对于妇女下地工作有意見。

我之所以毅然决然把它归入包孕句而不把它归入复合句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它所包孕的子句都可以用名詞来重指，和名詞構成同位的关系。例如：

他因为天下雨这么一点小事兒就不来了。

他对于妇女下地工作这件事兒有意見。

这就証明其中的小句子还是作为單句的成分而存在的。如果咱們不便于把名詞在副位的句子(如"他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兒就不来了"和"他对于这件事兒有意見")都塞入复合句的話，那么咱們有什么理由把这种包孕着用名詞重指或可能用名詞重指的名詞句的句子判归复合句呢？

不錯，这类句型中的名詞句，是可以提置句首，破坏"被包孕"的形态的，如"因为天下雨，他不来了"和"对于妇女下地工作，他有意見"。然而这似乎也不能就作为不承認这还是包孕句的理由。因为这样提前并沒有能够使它所固有的句法組織上的本質特点起有什么变化。就是說它仍然可以得到名詞的重指而被划定为句中的成分，如"因为天下雨这么一点小事兒，他就不来了"(他例准此，不备列)。如果咱們不便于把"因为他，我挨了一頓罵"和"对于这件事兒，他有意見"这样的句型也都塞入复合句的話，那么咱們就决沒有理由把这类提置句首的包孕句型也都混入复合句。在别的地方，我曾經試着用語序的不同来作为划分單句、复句的标准(即在主語后謂語前的算包孕句，在句首的算复合句)①，現在觉得这种說法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又把它統統归入包孕句即單句了。

这里又牽涉到另外一个問題。就是既然把小句子提置句首的句型，也都归入包孕句了，那么像下边的句型，是否也都可以援例呢？

如果天下雨，他就不来了。

即使天下雨，他也还是要来的！

这又不然。我以为，不但提置句首的不能援例，就是嵌入句中的也同样是不能援例的：

他如果天下雨就不来了。

他即使天下雨也还是要来的！

什么道理呢？簡單得很，道理就在于它不能用名詞重指，不能被划定为單句的任何一种成分嘍！

三　关于复成分句型的归类問題　这是一个历来就有爭論、直到今天也还是沒有能够得到圓滿解决的問題。大致說，对于这种句型的处理，可得三派意見：a)一律归复句；b)一律归單句；c)部分归复句，部分归單句，看情形办。主張第一說的可以严复氏的《英文汉詁》为代表。②他認为像下边的句型：

澗溪沼沚之毛，苹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左傳)

这就是中文中的所謂"节省句法"(Contracted sentence；严氏列为"合沓句"之一种)。照他的說法，这句"以西文言之"，初步可析为"平列八句"(样句："澗溪沼沚之毛，可荐于鬼神")，进一步还可以分成"三十二句"(样句："澗之毛，可荐于鬼神")，以至"六十四句"(样句："澗之毛，可荐于鬼")。說句笑話：这哪兒是講語法，簡直是八八六十四卦了！这种說法的不妥是显而易見的，用不着討論。下边說第三派的意見。这一派可以呂叔湘先生和語法小組諸位先生为代表。他們的理論在前边已經介紹过了，不必重复。这个办法之所以行不通，主要就表現在"理論上有矛盾"，"实踐上有困难"，这些我們在前边也已經有过討論，就也不必重复了。

第二派的意見，就是《中国語法教材》的意見。③我以为这个意見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和划分單句复句的标准——"成分划定法"是正相吻合的。为了使所討論的問題更具体化一些，請再系統地列举一批例句：

(甲) 复主語：教师們和同学們都很喜欢他。(教材53頁，下同)

(乙) 复宾語：我爱这山水和庄田。(頁184)

(丙) 复足語(表語)：鋪上躺着的是怀孕的妇人和兩三个月的嬰兒。(235頁)

(丁) 复定語：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間过去了。(366頁)

(戊) 复狀語：你沈默而倔强地工作着。(563頁)

(己) 复謂語：旅客都又餓又渴。(123頁)　人很端庄和严肃。(125頁)　他們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小組

① 参看《中国語法教材》第三册，454頁。

② 参看《英文汉詁》161—162頁。

③ 参看該書53，123，183，273，363，563頁。

例①　金桂是个女劳动英雄，一冬天赶集卖煤，成天打娘家門口过来过去，几时想进去看看，就进去看看，根本不把走娘家当成件稀罕的事。（呂例77頁）②

如果咱們承認(己)項以上各項例句，都可以归入單句（事实上現在大家也都是承認了的），那么为什么独独到了(己)項就要提条件(比如有無語音頓啦，是頓还是逗啦，等等)，不給通过呢？这就未免太不公道了。

在(己)項中还有"倒接的复謂語"，按照"成分划定法"的标准，不用說，它們当然也都是应該归入帶有"复謂語"的簡單句的。如：

听了伯父的話，我难过了好几天。（教材68頁）

正如語法小組諸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主語管几个謂語，有的在主語前头"的。既然承認是"一个主語"管着"几个謂語"，那就沒有理由再把它們"一律算是复合句"了。

四　关于連环句的归类問題　这兒所說的"連环句"是指的下边的一些語言事实：

中尉叫他走过来。

他选老品作代表。

把这些句型归入簡單句，想来大家可以同意。問題是在于下边的一些句型：

皇宮前面有一道門，是專給皇帝走的。（教材30頁）

前边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馬爬不上去。（302頁）

这种句型該归入單句呢，还是复句？按照"成分划定法"，当然是应該划归單句的。因为它在类型上一般說还是屬于所謂"連环句"的。我的理由是：

a）外动詞"有"有認定性，它所帶的賓語常需要再有足語来补充，这就正合于这种句型的造句条件：

我有孩子牽累着。

我有几个朋友就死在那里。

b）"連环句"中間如果有語音的停頓，大都是在賓語之后：

我爱他，能写会算肯劳动。（今歌詞）

这类句型的語音停頓处，也恰在这里(例子已見上)，这就可見它們是应該同型处理的了。

c）所以，如果咱們承認*a*）*b*）兩項所列例句都可以列为連环句——單句，那么咱們就沒有理由不承認像上边所举的那兩个賓語后有語音停頓的例句也該归入連环句——單句了。

有人說，这类句子其实該归入后附的定語部門中去处理的。(以第一句为例，就是"皇宮前面有一道是專門給皇帝走的門"的意思③)，这种說法是否正确，这兒可不討論，但有一点却是說对了的，那就是他終归还是把它划归單句了。

五　关于狀語移前句型的归类問題　在討論这个問題之前，我們得先明确另外一个問題：即單句中的狀語是否也可以移前到句首？試比較：

我明天进城去。　　明天我进城去。

絕大多数的語法研究者（包括語法小組諸位先生在內）都認为，特别是时間詞作狀語的时候，是可以移到句首的。④既然如此，那么像下边的一些句型，究竟該归入單句还是复句自然也就不难类推而解决了：

在祥子眼里，曹先生必是孔聖人。（小組例，6月号，下同）

对于車座兒，他絕对不客气。

然而語法小組諸位先生却把这类句型都归入"复合句"了，就是所謂"偏句作正句的修飾語"的。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a）既然承認"明天我进城去"可以是狀語高踞句首的簡單句，那么有什么理由不承認"在昨天，他去找你来着"这句話也是狀語在句首，而又認作复合句中的偏句了呢？b）如果說，"明天"可以回到句中，所以可以証明它还是狀語，那么正如語法小組諸位先生所指出的一样，像上边的那兩个例子又何嘗不能返回句中呢？c）如果說，"对于車座兒，他絕对不客气"，"对于"吃紧，去不掉，所以該划归为偏句，那么"他对于車座兒絕对不客气"，

---

① 小組諸位先生認为这是"复合句"。解釋道："这个复合句由四个分句組成，主語全是他們，不过后头三句沒有把主語明白說出来"。

② 呂先生認为这也是个"复合句"，就是"由主語相同的几个分句組成"，但"主語通常只在第一分句里出現"。

③ 見王力《中国語法理論》207頁。王先生叫"次品补語"，但說："本节里所討論的次品补語，就是后置的次品"，这就实質上等于說是后置的定語了。

④ 語法小組諸位先生認为只时間詞可以这样处理，"地位詞"还是应該按語序划成分的。參看《中国語文》1952年11月号。这种說法是否正确，这兒也不討論，但不管怎样，总还是單句的成分，这在單复句的划分上不發生問題，就也不必深究了。

"对于"也同样吃紧，去不掉的，这又該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字眼，还有不吃紧，可以去掉的，如"(在)路上，他問了我好多話"，"(在)昨天，他来找你来着"，这又該怎么办？如果說有"在"的，就是复合句的偏句，沒"在"的就是狀語在句首的簡單句(按照小組的意見，空間詞还可以作主語，那么它的下文就是个"主謂結構"作謂語的)，这未免有些說不过去吧？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好理解的了。

由此可見，这种說法是难以成立的。——这就需要"成分划定法"来解决問題了。这些前置句首的名詞(或代名詞)，不管它前边有無介詞，只要它在語法·邏輯上能够被划定为句中的成分——狀語(或主語，看情形办)，那它所屬的句子当然就是个單句了。不必怀疑，狀語除可以移前到句首外，它有时为了修辞上的需要，还可以挪到句尾的，这当然还是單句內部的構造問題，和移前到句首的一样，也当然是不能把它划归复合句的，如"他坐在那里，靜靜地"(521頁)，"我們根本不配有家眷，在我們还沒有能力养活他們的时候"(499頁)，"他从前也是庄稼人，跟你的祖父一样"(505頁)。

六 关于定語挪后句型的归类問題 現代汉語的定語，一般常見的，总是擱在中心詞的前边；但有时为了修辞上的需要，也可以排在中心詞的后头，如"他提着一个籃子，空的"。这类帶有后附的定語的句型不应該归入复合句是显而易見的，不必討論。問題是出在当后附的定語复杂化了的时候。看下例：

藍色的天上飄着一塊一塊的浮云，像紅綢子。(382頁)
她一次生下三个孩子，都很健壯。(377頁)
这就是来生老汉的小女子，名叫小娥的。(383頁)
他做了一首長詩，題目叫哀郢。(383頁)
靠左岸的一帶是沙灘，水很淺。(384頁)

这是否也应該划归簡單句呢？是的，应該划归簡單句。因为按照"成分划定法"的标准，这些后附的东西，是都可以划定为單句中的一个成分——即定語的；旣然可以作为單句的定語(特别是那些还帶有定語信号"的"的)，当然就不該划归复句了。不消說，这后附的定語也是必須和它的中心詞在邏輯上能够搭得攏的。否則尽管形式上很近似，但終究还是不能并为一談的。因为我們已經一再指出过，句子本是邏輯·語法范疇中的單位，不管邏輯关系，只看語法形式，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解决問題的。例如"門口栓着条大花狗，望見姚長庚和郑超人，跳起来汪汪直叫。"語法小組認为这是个复合句，"第一分句的賓語'大花狗'，兼后头兩个分句的主語"。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只"兼"的說法还須商討)。因为把"大花狗"后边的东西也說成定語，那在邏輯上显然是說不通的。諸如此类的句子之所以应該划归复合句，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是結合着邏輯范疇的"成分划定法"，在划分單、复句上理所当然的結果。

值得提醒的是那些帶有更加复杂化了的后附定語的簡單句：

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清目秀，身材夭嬌，輕裘宝帶，美服华冠。(教材385頁，下同)
就在这群学生中間，出現了一个新学生：明朗的面孔，和善的眼光，瘦長的身材，穿着一身青大布的短褲褂。

照我們在前边第(一)項所說的道理看，旣然帶有那样繁复的"賓語"、"足語"的句子还可以在語法上划定为簡單句，这兒的例子当然也就可以照例办理，就一点也沒有什么可以置疑的了。

总起来說，汉語的單句复句是客观地存在着的，是可以划分得开的；結合着邏輯范疇的"成分划定法"，就是汉語划分單句复句必須通过的一条康庄大道。其他标准頂多只能作为輔助手段，不能系統地、全面地解决問題。

(1957,1,24。)

(接49頁)

的存在不是在句子里消灭，而是在句子里更清楚地呈現出这个独立的存在的特性。(11月号33頁右欄)——这兩句話眞象蹩脚的譯文，即使"团結、孤独、焦燥"都加上引号，也实在难懂。

6. 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动作一般这个性質，这个动作一般的性質是从每个指具体的动作的詞抽象出的。(12月号40頁左欄)——"动作一般的这个性質"不易理解，似乎应該改成"这个动作的一般的性質"或者"动作的这个一般的性質"。

上面是比較突出的几个例子。此外还有隨便改动成語的，如把"漠不相关"写成"渺不相关"(11月号27頁)，"約定俗成"写成"約定成俗"(12月号39頁)；也有不应該省略的地方却省略了的，如"鳥在屋子里飞"略成"鳥在屋子飞"(12月号42頁)，"各种各样"略成"各种样"，——这些都是和汉語的規范不相容的。文中有这样多的不通語句，虽然作者应負主要責任，但是編輯同志也不能辞其咎。希望《中国語文》的編者和作者今后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編者按] 譚永祥同志举做例証的《詞类的区分和辨認》这篇文章，因为作者事前表明不同意删改，所以除《詩經》"君子来朝，言观其旂"一例的出处誤注"魚藻"改为"采菽"(9月号14頁左欄)以外，編輯部全未改动。但是这个声明并不意味着經过編輯部修改过的文章都是沒有語病的；相反的，别的文章也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合規范的詞句，說明本刊編輯部对于来稿文字加工不够周到，我們承認編輯工作中的这个缺点，并决定努力改进。

語法范疇(上)

——語言学講話之三——

彭楚南

1 語法

語言是社会現象，它沒有阶級性，它的發展不是通过爆發的方式进行的，这些原理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为了更好地深入地了解語言的本質，应該对語言的各个具体方面先作比較全面的探討。因此这里就从語音①、語法和詞彙三个方面談起。

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壳，語义是內容。語言的基本單位——詞旣有語音的一方面，也有語义的一方面。語音的一方面由語音学来研究。語义的一方面由語法学和語义学来研究。詞的語义方面又可以大致分为詞彙意义和語法意义兩部分，而后者才是語法学研究的对象。詞彙意义和語法意义的区分，正像"实詞"和"虛詞"的区分一样，并沒有絕对严格的界限。如果拿它們的兩極来比較，差別仍旧是容易覺察的。因此，我們可以对語法意义进行研究。

什么是詞这个問題是語言学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这里暂时不打算討論。用到它的时候，可以作常識上的理解。举例的时候，尽量举那些在是詞非詞的問題上沒有什么爭論的例子。

詞的語义方面反映客观事物和它們的相互关系。詞彙意义是客观事物的抽象化。比方"人"这个詞把人这种客观事物区别于一切非"人"的客观事物，而把"人"的共同点概括起来。詞彙意义在这方面是抽象的。我們还可以进一步把詞的語义方面再加以抽象化，正象詞彙意义把客观事物抽象化一样。这样得到的抽象意义就是語法意义。比方"人們""学生們""同志們"三个詞的詞彙意义虽然不同，但是它們也有共同之点，就是都有"們"这一形式，并且都有"不止一个"的共同附加意义，这就是語法意义。在詞彙意义上說，这三个詞是不同的。在語法意义上說，它們有共同之点，而詞彙意义的差別是不关重要的。相反的，"学生們"和"学生"这兩个形式，在詞彙意义上是相同的，在語法意义上却是不同的。在这一方面，語法意义比詞彙意义更加抽象，詞彙意义比起語法意义就显得具体多了。

語法学就是从各个方面研究語法意义的学問。意义不能离开語音，因此語法学就結合語音来研究語法意义。語音跟語法意义的結合是語法形式。因此語法学是一种形式的学問。

2 語法意义和詞彙意义

語言是时間上的信号系統，它的最小單位——音素只能一个联着一个从嘴里說出来，象一条綫或鍊条一样。沒有兩个音素能够同时占据同一刹那的时間。因此，語言具有綫条性。

語言是由詞組成的，这句話只对了一半。因为不是先有了詞才有語言。至少不能說，人們先認識了詞才認識語言。这个道理很容易了解，现在搞汉語的文字改革，詞和非詞的問題就可以說明。

除了詞以外，語言里还有比它更小的單位，是比較容易辨認出来的，那就是由一个或几个音素(正确些說是音位)構成的最小的語义單位——詞素。詞素是一种历史范疇，跟語言的一切部分一样在历史發展中会發生变化。詞素是某种語言中在其發展的某一阶段上在不同地方出現的具有相同或相近語义方面的一組相同或相近的音位。說是"某一阶段"而不是"全部时期"，这一点对于汉語或某些語言十分重要，因为汉字的詞源作用往往在詞素的分析上把人引导到錯誤的境地。正是由于有了汉字，給汉語詞素的辨認增加許多困难，一种語言越是沒有历史記录，詞素的辨認越是容易。

人們常常不是从比較語言的片断去尋找詞素，而是从某一組音位有沒有意义去辨認詞素，这是不恰当的。比方英語里的外来詞 nankeen (南京棉布) 和 orang-utang(猩猩)，它的各个組成部分尽管在汉語有"南"和"京"，在馬来語有"人"和"森林"的意义，有时尽管还用了短划分开，但是其中任何一个在英語里从来不單独出現在別的地方，因此nankeen和orang-utang都只能算是詞素，不能再分割。

人們也常常把詞素分为兩类：代表詞彙意义的叫做"詞根"，代表語法意义的叫做"附加成分"(affix)。比方俄語книг-а, книг是詞根，是詞彙意义"書"的担当者，-а是后加成分，是語法意义的担当者，它同时表示

---

① 在《中国語文》上面連載过罗常培、王均先生的內容丰富的《語音学講話》，这个講話已經以《普通語音学綱要》的書名出版單行本。为了节約篇幅，騰出更多的地位来談談其他問題，在这里就暂时不刊登語音学部分。讀者如果沒有閱讀过《語音学講話》，可以先拿来讀一讀。

"陰性、單数、主格"三种語法意义。这种傳統的区分方法只能适用于一定的范圍，不能适用于一切情况。

象汉語这样的語言，假如一个詞沒有附加成分，难道就只有詞彙意义而沒有語法意义嗎？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話，很可能要得出汉語沒有語法或者語法很貧乏的結論。西方的一些語言学家正是从这种傳統的区分方法出發而得出一些不全面的結論。事实上，沒有語法的語言是不存在的。上面一个問題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

那么，象"書"这样一个詞，它的語法意义究竟躲在哪兒呢？

为了說明这个問題，現在先談談各种語言都适用的一条普遍的定律，称为語言現象分配不平衡律：如果某一現象在*A*語言中占主导地位，在*B*語言中它可能占不显著的地位，甚至作为例外而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这一定律可以用演繹法証明：世界上語言的类型很不相同，正是因为各种現象在不同的語言里所占的比重不相同。如果各种現象在各种語言里都是同样显著，就不会有許多类型上的差异了。

利用这一定律，一种語言的特殊現象对另一种語言的一般現象的解釋可以有啓發作用，相反地，一种語言的一般現象对另一种語言的特殊現象的解釋也可以有啓發作用。比方，我們可以从俄語的特殊現象中找到汉語"書"这样一个詞的語法意义是用什么来做物質外壳的这样一种一般現象的解釋。

請比較俄語的变格：

	單数	复数
（主格）	книг-а	книг-и
（屬格）	книг-и	книг

复数屬格的形式 книг 恰好沒有附加成分，книг 肯定是一个光禿禿的詞根。它的詞彙意义"書"由这四个音位表达出来，是毫無疑問的。人們也都承認它还有"复数、陰性、屬格"三个語法意义。但是它們用什么語音外壳来表达呢？古印度語言学家創造了"零形态"的說法，把問題勉强对付过去了。零形态的意思，就是說虽然这个詞的这个形式沒有象同一个詞的其他形式所具有的那种附加成分，但是在对比之下，它的几种語法意义就都显露出来了。

这种解釋还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語法意义躲到哪兒去了？語音外壳象房子，"詞彙意义"和"語法意义"各自造一所房子住，当然很好。在特定的情况下，"語法意义"沒有另造房子（沒有附加成分），是否可以跟"詞彙意义"共住一所房子呢？答案是肯定的。兩个意义挤在一个詞素里是完全可能的，这在上面的例子里已經說明了：同是一个-a，同时具有"陰性、單数、主格"三个語法意义。換句話說，三个語法意义共住一所"房子"。因此，汉語的"書"这个語音外壳除了詞彙意义外，还可以包含它的語法意义在内，虽然一时还沒有找出語法意义是什么。这种現象在汉語占主导的显著的地位，而在俄語則作为例外或不显著的現象出現。俄語的例外帮助人們了解汉語的一般。可是，語法意义不論多少，可以挤在一塊兒，語法意义和詞彙意义性質究竟有所不同，不一定能"住在一起"。因此上面的論証还不够充分。为了更充分地說明这个問題，最好是先列举事实，事实搞清楚了，道理也就不說自明了。

3 語法范疇

語法意义是比詞彙意义更抽象的。我們还可以把这些够抽象的語法意义再加以抽象化，就是說，归归类。比方說，把表示复数的語法意义和表示單数的語法意义归在一起，因为它們有共通之处。我們管它叫做数目范疇，这是一种語法范疇。其他的語法范疇有：比方說，性別范疇，人称范疇，时制范疇，格位范疇，語态范疇等等。詞类也是語法范疇的一种。

各种語言的語法范疇并不是一样的。有些語言有某种范疇而另一些語言沒有。有些范疇是兩种語言所共有，但是在*A*語言是用綜合的形式（就是說用詞形变化的形式）表示出来，而在*B*語言却用分析的形式（就是說，用兩个以上的詞的形式共同地）表示出来。也有兼用綜合和分析兩种形式的。用分析形式表示出来的語法范疇可以称为准語法范疇，因为在形式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功能上（就是說在語法意义上）却是一样的。在上面所說的"零形态"的情况下（比方"書"），語法意义的归类也应該算是語法范疇。

語法范疇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詞形变化嗎？詞形变化常常跟語法范疇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不是本質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語法意义的对立。

沒有复数就不会有單数，沒有陰性也就不能有陽性，只有一个格等于沒有格。可見，語法意义的对立是必要的条件，沒有兩种或兩种以上的語法意义的对立，就談不上語法范疇。

其次，一般应該有詞形变化作为标志。有詞形变化的語法范疇是穩定的、显性的語法范疇。但是也往往有一些語法范疇沒有明显的固定的詞形变化，这是不穩定的、隐性的語法范疇。

現在把各种語言的一些語法范疇分別介紹如下。由于篇幅的关系，只能着重談談头几个范疇，后面的就要談得簡略些。

4 数目范疇

客观事物有数量可言，反映在語言里就可以有数目范疇。恩格斯說，"数目及形体的概念，完全是由現实世界中得来的"① 数目范疇首先是名詞尤其是实物名詞所具

① 《反杜林論》，34頁。

有。形容詞和冠詞(作为名詞的屬性)、部分的代詞(作为名詞的代替者)也可以有它。动詞的动作者也有数量可言,这也反映在动詞的数目范疇上。

(A) 名詞的数目范疇有下列几种对立形式。

a 單数和复数的对立是比較普通的一种。

語言	詞彙意义	單数	复数	語法手段①
阿拉伯語	(書)	kit*a*b	k*u*t*u*b	元音屈折
維吾尔語	(馬)	at	at*lar*	后加成分
摩如語②	(男孩)	ŋgágà	ŋgàgà	声調
俄語	(人)	человек	*люди*	补充法
富尔貝語③	(人)	*pul*o	*f*ul*be*	前后屈折

b 單数、双数和复数的对立,存在于印欧基础語(保留在梵語、希臘語、古斯拉夫語、南斯拉夫的斯洛溫語等)、南島語系的一些語言以及其他語言里。在印欧諸語言,它先后消失着,尙存的也是走的下坡路。

語言	詞彙意义	單数	双数	复数	語法手段
梵語	(船)	nauḥ	nāvau	nāvaḥ	屈折

在單、双、复数对立的情况下,复数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东西,而排除兩个的东西。在單、复数对立的情况下,复数还包括兩个的东西。双数可以指各种事物,但是最常用到的是成双成对的东西,尤其是身体上的器官:双手、双脚、双耳、双眼等。

汉語的"倆"有發展成为名詞或代詞双数接尾部的可能,不过这一过程还正在开始。

c 也有一种不計量数和复数的对立。不計量数形式的名詞沒有数的限制,前面可以加任何数目詞。复数形式的名詞排斥"一个"的意义,并且前面往往不能加数目詞。这种对立是不完全的,可以从下面兩个比較表中看出来。

英語

1	2 3 …
book	books (書)

汉語

1	2 3 …
	学生們
学	生

汉語、日本語、朝鮮語、馬來語等都有这种范疇。在一些語言里,这种范疇限于指人名詞或有生物名詞(比方北美洲的秀安[Siouan]語)。

語言	詞彙意义	不計量数	复数	語法手段
汉語		学生	学生們	后加成分
馬來語	(人)	orang	orang-*orang*	重迭
爱努語④	(脚)	kema	*u*kema	前加成分

馬來語 tiga orang (三个人)不用复数的情况跟汉語是一样的。

d 作为單、双、复数不完全对立的例子:

語言	詞彙意义	單	双	复	語法手段
爱斯基摩語(格棱蘭)	(眼睛)	iss*e*	issi*k*	issi*t*	屈折

其中單用 issik 表示兩只眼睛,用了数目字"二",就可以不用双数而用复数。

e 除了"單数""双数""复数"的对立外,还有一种表示"个别"和"集体""多种"或"各种各样"对立的范疇。比方,下列概念的差别:

1. 書:書籍　2. 鳥:鳥类　3. 紙:紙張
　繩:繩索　　魚:魚类　　馬:馬匹

在汉語是用詞彙手段表达出来的(2、3比1虛化程度大些),在馬來語却用形态手段表达,構成"多种"范疇:

个别型	多种型(重迭和中加)	
orang	orang-*orang*	人們,各种人
anak	anak-*anak*	各种年令的兒童
burung	burung-*burung*	鳥类
tali	t*em*ali	繩索
kitab	kitab-*me*ngitab	書籍

"多种"范疇跟复数并不相同,虽然它往往包含复数的意义,并且有时可以相通(馬來語)。

f 也有一、二兩个数跟复数(三以上)对立的例子,不过只發現在量詞中,請看下面(F)。

(B) 形容詞的数目范疇跟名詞差不多。有时候在形容詞比在名詞要少些。比方汉語指人名詞有数目范疇而形容詞沒有。

威宁石門坎苗語形容詞有数目:

	單数	复数
黑漆漆的	tl̥ulintɕie	tl̥ulin*tɕ*u*lin*tɕie
	(省声調)	(中加及重迭 li)

(C) 代詞的数目范疇是最普遍的一种,它跟人称范疇結合得很緊密。

a 第一、二、三人称的單复数的对立。汉語指人名詞的接尾部"們"跟代詞接尾部"們"有不同的意义,后者是單、复数对立的接尾部。代詞的数目范疇往往用补充法構成,但也有用其他手段構成的:

語言	單		复		語法手段
滿洲語	bi	我	be	我們	元音屈折
連都語	nì	你	ní	你們	声調
祖魯語⑤	mina	我	t'ina	我們	輔音屈折

① 下面举例都采取这一格式。这里着重在語法意义的对立,所以不打算列举各种不同的語法手段構成的語法形式。不过,举的例子也选擇有代表性的或对汉藏語言研究有特殊意义的。例詞的其他語法意义(如性别、格位等)在沒有必要时都未加說明。

② Moru,非洲苏丹幾內亞語系。見 Tucker,«West Sudanic languages»。下引的这些語言也見同書:Lendu,Logo 等。

③ Fulbe,西非洲大西洋語系。

④ J. Batchelor:«An Ainu-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1938,东京。又金田一京助:«アイヌ語»,載在研究社«世界語言概說»下卷。

⑤ Zulu,非洲,班圖語系。

b 代詞的数目有它的特殊性。第一人称(說話者)严格地說不可能有复数,第二人称(听話者)的复数也可能包括第三人称(非說話者又是非听話者)。假如用1,2,3代表第一、二、三人称的个别的人,那么,各人称的复数可以有下列可能:

單	双	复
1	1+2, 1+3	1+2+2…, 1+2+3…, 1+3+3…。
2	2+2, 2+3	2+2+2…, 2+2+3…, 2+3+3…。
3	3+3	3+3+3…。

第三人称的意义是單純的。第一、二人称的复数意义就不一样。有些語言在第一人称复数(甚至双数)再区分这兩組:

	双	复
A	1+2	1+2+2… 1+2+3…
B	1+3	1+3+3…

A組包括2,称为包括式(inclusive),B組排除2,称为排除式(exclusive)。例如(排除式往往跟單数有形式上的联系而包括式沒有):

	我	我們(排除式)	咱們(包括式)
廈門方言	gua	guan	lan
客家方言(大埔)	ŋai	ŋaiteu	enteu
彝語①	ŋa˧	ŋa˩	a˩sz̩˥

在北美洲梅諾米尼(Menomini)語,代詞的形式有系統地很具体地指出所代替的是誰:ke-包括2,ne-排除2,we-排除1和2。

kenah	2	kenaʔ	1+2	kenuaʔ	2+2
nenah	1	nenaʔ	1+3	—	
wenah	3	—		wenuaʔ	3+3

c 單、双、复数对立的例子:

	我	我倆(排)	咱倆(包)	我們(排)	咱們(包)
散塔里語②	iñ	liñ	laŋ	lä	bon

d 南島語系美拉尼西亞語族安納岡(Annaton)島的語言还有單、双、仨和复数的对立。

單数		双数		仨数		复数
ainjak	1	aijumrau	1+3	aijumtai	1+3+3	aijama
		akaijau	1+2	akataij	1+2+2	akaija
aiek	2	aijaurau	2+2	aijautaij	2+2+2	aijaua
aien	3	arau	3+3	ahtaij	3+3+3	ara

e 疑問代詞由于沒有肯定所問的东西是什么,有多少,所以一般沒有数目范疇,但是:

彝語(什么) amɪ(單数) amɪmɪ(复数)。

(D) 冠詞的数目范疇

冠詞在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語言里是独立的詞。一般分为定冠詞和不定冠詞兩种。前者多是指示代詞(如英語 that)弱化而成,后者則是数目字"一"弱化而成。德語的冠詞像名詞一样,有性别、数目、格位等范疇,而且复杂錯綜,造成学習上的相对困难:虽然有16个語法形式,事实上只有六个不同的詞形,因此有兩个詞形 der 和 die 的意义多到各有四个,其他每个詞形也各有兩个意义。

德語(定冠詞)	單数 (陽性)	單数 (陰性)	單数 (中性)	复数 (陽陰中)
主格	der (1)	die (5)	das (6)	die (5)
屬格	des (2)	der (1)	des (2)	der (1)
与格	dem (3)	der (1)	dem (3)	den (4)
对格	den (4)	die (5)	das (6)	die (5)

有些語言名詞(全部或部分)沒有数目,数目的职能由冠詞負担,比方:

	單	复	
法語③	le[lə], la[la], l'	les[le]	元音屈折
夏威夷語	ka	na	輔音屈折

(E) 动詞的数目范疇一般是間接的,它不是指动詞所表示的动作的多少,而是由于动作者有数量,因而反映到动詞中。因此它往往跟人称結合在一起。

	單	复	
英語(說)	says [sez]	say [sej]	(第三人称)
(唱)	sings	sing	(第三人称)
俄語(讀)	читаю	читаем	(第一人称)
爱努語(进去)	ahun	ahup	收尾輔音屈折

由于名詞有双数,所以动詞也随着有双数和复数的分别:

	單	双	复
梵語(我生長)	rohāmi	rohāthah	rohāmah

动詞的"直接的"数目范疇应該是指动作本身的重复,这种意义被包括在各种"体"里。

跟一般的动詞的数目不同,有些語言的动詞表示出宾語(不是主語)的数目:

爱努語 ande(他放东西[單数]在一边)
amke(他放东西[复数]在一边)
shuwe(他煮[一种]东西)
shuke(他煮[多种]东西)

这种意义也往往被包括在"体"里。

(F) 量詞的数目 威宁石門坎苗語的量詞(即类别詞)有單数和复数的区别:

---

① 馬学良:《撒尼彝語研究》,1951。

② Santali, 擝达語系,見《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③ 法語名詞在写法上还区分單复数。有若干名詞也还保留了語言上的單复数。如 l'œil[lœ:j]和 les yeux[lezjø](眼睛)。

(單)tai^5　　　(复)tai^3　　　声調

这个量詞是指动物、抽象事物、長形实心的無生物用的。

彝語除了許多个别的量詞外，还有一个相当于汉語"个"的普通量詞，这个量詞有"一和二"跟"三和以上"的对立范疇，后者又有"指人""指物"的对立范疇，列表如下:

	1,2	3和以上
人	ma˧	ʐu˧
物		lɤ˩

5　类别范疇

人們認識極端复杂的客观事物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把它們归类。比方把客观事物分为有生命的、沒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可以再分为陽性的和陰性的，也可以分为有理智的人类和無理智的动物。还也可以把事物分为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事物。也可以从形狀上分为大的、小的、圓的、方的、長的、短的、扁的、細的、粗的，等等，也可以从性質上分为强的、弱的、美丽的、丑恶的、可爱的、可憎的，等等。这种語法的分类称为类别范疇，在許多語言里往往用特别的形式巩固下来。在另外一些語言里，虽然沒有特殊形式，但是这些类别还是存在的。

(A)　有生物和無生物是客观存在的类别，它同样可以表現在語法里。比方俄語陽性名詞的对格，有生物同屬格，無生物同主格。又如西班牙語:

La madre ama a la hija. 母亲爱女兒。

La madre ama la flor. 母亲爱花。

有生物 hija 前面用 a，無生物 flor 前面不用 a (la 是定冠詞)。

(B)　有理智無理智的区别，或者是人类跟其他动物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汉語指人名詞一般可以加"們"，动物虽然有生命，也不能加"們"，这种区别跟上面(A)項不同。高加索的阿巴札(Abaza)語①名詞分为社会-主动(有理智的)和社会-被动(無理智的)兩类。这种区分也表現在数詞及其他詞类中。

		有理智	無理智
阿巴札語	(一)	за-джвы	за-кIы
	(二)	гIв-ыджь	гIв-ба
	(三)	х-гIвы	х-па
	(六)	ц-гIвы	ц-ба
	(百)	швкI-гIвы	швкI-ы
	(十)	зыкь-гIвы	зкь-ы

(C)　高加索諸語言的語法类别，从兩类到八类不等。比方拉克語②分五类:

(1) 男人和拟人化后成为男人的东西: 人，兄弟，父亲，神，天使。

(2) 以前包括女人，現在只剩下少数几个: 母亲，女人，老婆婆。

(3) 动物(包括鳥类、爬虫、魚类、昆虫)和大部分無生物，还有許多女人名称。比方，头，眼睛，姊妹，海，路。

(4) 各种东西，人手制做的各种物件，抽象名詞: 牙齿、手、耳朵、銀子、錢、馬鞍、成就、夜。

(5) 只有一个名詞 къатта(屋子)。

它們跟动詞的一致关系表現在动詞"是"上面:

	單數	复数
第一类用	ур	бур
第二类用	дур	бур
第三类用	бур	бур
第四类用	дур	дур
第五类用	бур	дур

显然，这五类的区分是以"是"字开头輔音單复数的五种不同結構为依据的: O/б, д/б, б/б, д/д, б/д。形容詞、数詞、代詞等也跟着区分成五种类别。

巴次比語③有八种类别，它們的标志是: в/б(男人)，й/д(女人)，й/й, б/б, д/д, б/д, б/й, д/й。例如:

о	се	*в*-акхуй	*в*-ашŏ	*в*-а
他	我的	大	兄弟	是
оби	сē	*б*-акхуй	*в*-ажар	*б*-а
他們	我的	大	兄弟們	是
о	се	*й*-аккхуй	*й*-ашŏ	*й*-а
他	我的	大	姊妹	是
оби	се	*д*-аккхуй	*й*-ажар	*д*-а
他們	我的	大	姊妹們	是。

(D)　班圖諸語言的类别，从十几种到二十三种不等。現在举魯干达語④的主要几个类别的前加成分来說明:

單	复	意义
omu-	aba-	生物，人类
omu-	emi-	生物，植物
eri-	ama-	石头，船等
eki-	ebi-	無生物，花，乡村等
en-	en-	动物，鳥类，針，鼓等
olu-	en-	長的薄的东西(条，張)如桥，紙，头髮，街道，日子
olu-	ezi-	高的瘦的人，長的东西

---

① «Русско-абази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莫斯科 1956。

② Л. И. Жирков: «Лакский язык», 莫斯科，1955.

③ Ю. Д. Дешерев: «Бацбийский язык», 莫斯科，1953.

④ «A Luganda grammar», E. O. Ashton 等，1945. 倫敦。

otu-		很小的东西，水滴
aka-	obu-	小的东西，不愉快的东西和感覺，危險
oku-	ama-	耳朵和腿(只有兩个名詞)
ogu-	aga-	巨人，笨拙的人
ogu-	en-	巨大的东西，笨拙的东西

这些类别貫穿到整个句子里，比方：

A*ba*wala *ba*no *ba*limye bulungi, naye *ba*li *ba*gayaavu.
女孩子們 这些　耕种　　好　　但是那些　　懶惰

(这些女孩子庄稼活做得好，但是那边那些很懶惰。)

这种类别范疇跟高加索各語言的类别范疇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在数目上多一些罢了。

曼德語(Mande, 非洲)①有可轉讓(alienable)的和非轉讓(inalienable)的兩种类别，比方财产、房屋、兒女、妻子等屬于可轉讓类，而身体各部分、父母、丈夫等屬于非轉讓类、比方丈夫說"我的妻子"是 na musu (na[我的]屬于可轉讓类)，而妻子說"我的丈夫" n kai (n[我的]屬于非轉讓类)。这一事实对語言研究很有啓發，因为这是奴隶社会的意識形态对語言的直接影响。

非洲苏丹幾內亞語系的語言用声調作为区分語法类别的手段：

		大类	小类
艾威語 (Ewe)	弯的	gòbà	góbá
	短而粗的	bòlì	bólí

类别范疇是非洲語言中最普遍的語法范疇之一，許多非洲語言都有一些看起来很离奇的类别。

(E)　吉倆克(Giliak)② 語的类别范疇表現在数詞和名詞的一致上。比方数詞"一"(詞根 ɳ-)至少有下列这些形式：

	語法意义	名詞
ɳex	長的，条	棍、树、植物、草、路、山脉、小河、針等。
ɳik	大的，圓的	牙齿、斧头、蛋、拳头、星星、錢等。
ɳaqr	大的，圓的，	月亮，太陽，河流，石头，湖，屋等。
	不定的形式	
ɳrax	薄的，平的	烟叶，紙，皮，蓆等。
ɳəɳ	动物，昆虫	鳥，魚，虫，蝿，生物等。
ɳin	人，神	
ɳvasq	成双的	眼睛，耳朵，手，脚，足印，鞋等。
ɳim	只	船
ɳeƫ	块	板
ɳir̥		雪橇
ɳiu		網目
ɳer̥qe		魚網的綫
ɳvor		魚網
ɳla		棒，杖，木柵
ɳeo		網
ɳfat		捕魚工具
ɳlaj		編織物
ɳavr		地方
ɳa		庹(兩手伸开的長度)
ɳma		拃(拇指和尾指伸开的長度)
ɳiiƫ		熊脂的厚度
ɳar	束	魚干
ɳŋaq	束	鮎魚
ɳxuvi		狗食

(F)　汉藏語言的类别范疇。比班圖語在数目上更多的类别范疇可以在汉藏語言里找到，这里的类别范疇的一致关系跟吉倆克語一样限于类别詞(量詞)和名詞。比方現代汉語名詞有一百多类，名詞本身沒有特殊的标志，分类完全由类别詞(量詞)决定。举例如下：

条　細長的东西：繩子、規則
張　薄而平的东西：紙、餅、桌子
位　指人，有敬意：先生、長官
把　用具有柄可拿的：刀子、扇子、椅子
粒　小而近似圓的：米、珍珠
頂　帽子
匹　馬、驢
头　牛

象这样的类别詞在汉語里有一百几十个，其中有些还保存相当完整的詞彙意义(如度量衡單位)。有几个是更抽象、更概括的：

个　指人、用具、小动物等，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只　动物、用具，也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种　抽象名詞

这种类别詞把名詞分为若干类。一个名詞也可以兼屬几类，比方：一个人，一种人；一双鞋，一只鞋；有些名詞只能屬于一类：一匹馬，一头牛。兼屬几类的可以这样解釋：一件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認識，从一般的角度看，我們說"一个人"，"一个样子"；从种类的角度看，我們說"一种人是好人，一种人是坏人"。

为了說明汉語的类别范疇是名詞固有的范疇，可以从历史上观察，也可以和其他語言比較着来观察。古汉語只有不多的类别詞：如"一介臣"、"一簞食"、"一瓢飲"，而一般情况少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类别詞是中古汉語以后大量發展起来的。在东干語里，又逐漸减少，"个"特别常用而越来越概括。③ 方言跟北京話的类别詞不完全一样，比方客家話"一只人"，北京話"一个人"。跟汉藏語系的語言比較也容易看出：

僮語 tu² 用在"狗、老虎、鷄、鳥"前面，相当于汉語的"只"，但是它也用在"牛"的前面，而汉語用"一头

---

① «Народы африки»，莫斯科，1955.

② 在庫頁島，«Языки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第三册，莫斯科 1931。

③ A. A. 卡里莫夫：«現代东干語的計算詞、計算詞尾和数量單位的語法特征»，見«中国語文»，40期。

牛”。又比方，彝語把“鷄、牛、骨头、草、碗、銀子”等归为一类，用类別詞 tɕʻæ˧，这些东西在汉語是不能归为一类的。相反地，汉語把“繩子、毛巾、电綫、規則、新聞、魚”等归为一类，用类別詞“条”（語法意义是“細長的”），在彝語也不能归为一类。可見这不是什么邏輯范疇，而是語法范疇。除了汉藏語言以外，亞洲許多語言都有类別范疇：朝鮮語、日本語、爱努語、南島語系的馬来語、南亞語系的绷龙語等等。比方朝鮮語

nat(面)　指人物
mari(头)　动物、牲畜
čaro(柄)　有柄可以拿的
kil(册)　書
al(粒)　米
mo(塊)　豆腐

威宁石門坎苗語除了具有汉語一样的量詞类別以外，每个量詞本身以及形容詞又还有“普通、壯美、小”三个类別，比方：

普通	壯美	小	
tai^{5}	tu^{5}	ta^{5}	元音屈折
lai^{1}	lu^{1}	la^{1}	

前者用来計算动物、抽象事物、長形实心的無生物（如馬、牛、树等），后者用来計算圓形空心的無生物（如瓶子）。苗語量詞还有数目、定指不定指的范疇。

苗語形容詞也区分这三类（詞中附加）；

	普通	壯美	小
黑漆漆的（單数）（省声調）	tl̥ulintɕie	tl̥u*ndu*lintɕie	tl̥u*ta*lintɕie

彝語的动詞也可以区分出类別：

游玩用　tʂo˧　（一轉，一趟）
打　用　pa˧　（一下）
鞭打用　ʂa˧　（一下）

pa˧ 和 ʂa˧ 区別出兩种不同的打法。

彝語量詞的意义还用詞中附加的手段構成（限于双音节复合名詞）（举例省声調）：

tɬapʻɤ　火把　tɬapɤtʻɪpɤ　一把火把
lepʻe　手　lepʻetʻɪpʻe 或 letʻɪpʻe　一只手

傈語①也有类似的現象：

səltisəl（腿一腿）一条腿，
mloŋtimloŋ（路一路）一条路，
ɕiŋlap（树叶）ɕiŋtilap一塊树叶。

彝語的类別詞分得細微的地方，还指出树枝有沒有树叶：qe˥ 枝（有叶或無叶）qɯ˧ 枝（有叶）。

最后，有一首北京兒歌可以說明类別的概念是如何的普遍：

甚么尖尖尖上天？　甚么圓圓圓上天？
甚么尖尖在水边？　甚么圓圓在水边？
甚么尖尖街上卖？　甚么圓圓街上卖？
甚么尖尖姑娘前？　甚么圓圓姑娘前？
宝塔尖尖尖上天，　太陽圓圓圓上天，
菱角尖尖在水边，　荷叶圓圓在水边，
粽子尖尖街上卖，　燒餅圓圓街上卖，
花針兒尖尖姑娘前。　鏡子圓圓姑娘前。
甚么方方方上天？　甚么弯弯弯上天？
甚么方方在水边？　甚么弯弯在水边？
甚么方方街上卖？　甚么弯弯街上卖？
甚么方方姑娘前？　甚么弯弯姑娘前？
風箏方方方上天，　月亮弯弯弯上天，
絲網方方在水边，　白藕弯弯在水边，
豆腐方方街上卖，　黄瓜弯弯街上卖，
手巾方方姑娘前。　木梳弯弯姑娘前。

这里的十六种事物可以从一个角度分为四个类别，从另一角度又可以分为另外四个类別，表解如下（字母是假想的符号，代表各种意义）：

	天上 t	水边 s	街上卖 j	姑娘前 g
尖 i	宝塔 tip	菱角 sik	粽子 jic	花針 giz
圓 o	太陽 tox	荷叶 soh	燒餅 jow	鏡子 gov
方 a	風箏 taf	絲網 sar	豆腐 jad	手巾 gan
弯 u	月亮 tul	白藕 sub	黄瓜 juq	木梳 gum

① 罗常培：《貢山傈語初探》，北京大学国学季刊7卷3期，1952年12月。

辽宁省方言普查組布置具体工作

辽宁省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会根据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的联合指示，結合本省具体情况制定的“辽宁省汉語方言普查工作計划”，要求1957年內完成省內54个点（市、县、旅人民委員会所在地）的調查工作；同时写出方言調查报告，1958年上半年內編成学習普通話手册。

計划中确定在省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会領导下由辽宁省教育厅、沈陽市教育局、沈陽师范学院、辽宁省速成师范專科学校、大連师范、海城师范、鞍山师范、錦州师范和辽陽师范等單位选派对汉語方言普查有研究的热心这一項工作的人士参加，共同組織“辽宁省方言普查組”負責工作。并規定了普查組的工作任务，調查步驟，發音合作人的条件等等。54个調查点由上述各單位分别負責。

普查組最近召开第一次会議，布置具体工作。这次調查尽量以本校学生、員工或家屬为調查对象就地調查，如果找不到适当發音合作人，調查人將于暑假前往担当地区調查。（尚允川）

关于"社会習慣語"或"社会方言"的討論

关于社会方言

·高名凱·

年来我曾收到一些讀者的信，对我在《普通語言学》里所談的"社会方言"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我願意在这里就我所了解的，对某些有关"社会方言"的問題，做个补充的說明。

一 "社会方言"与"社会習慣語"

"社会方言"是新近从俄語的 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翻譯成汉語的一个普通語言学术語。因为是一个新的概念，大家对它还沒有共同的一致的認識。有人依照李立三同志把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的俄語原文"классовые"диалекты 譯为"'阶級'習慣語"的办法，把俄語的 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譯成"社会習慣語"。我却把它譯成"社会方言"。这并不是因为我要标新立异，而是經过再三的考慮而做出的决定。应当指出，把这个术語譯成汉語，确是不容易的。無論把它譯成"社会習慣語"或是"社会方言"，都不是很理想的办法，但在沒有得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却宁可采用"社会方言"，而不采用"社会習慣語"。为什么呢？"社会習慣語"不能表示原文的意义，因为一切的語言現象，在某种意义上說，都是一种社会習慣，全民的語言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習慣，因此，把語言支派之一，并且是永远不能發展成語言的 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說成"社会習慣語"，是不恰当的。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中的 диалект 久已譯成汉語的"方言"。"方言"是一般人拿来指明地方性的語言形式的，不但一般汉人口里所說的"方言"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欧洲人一般嘴里所說的 dialect，диалект，等也指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問題，"方言"这个术語本身的含义就需要有新的了解。方言固然与地理条件有关，但它却不是自然現象，本質上不受地理条件的决定，它是一种社会現象。所以不宜依照傳統的想法，把方言看成簡單的地方性的語言形式，我們不能过分强調"方"的"地方"的意义，因为光是"地方"并不能产生方言，方言是社会在各地的分化而使語言分化的一种現象。不过，在分化的过程中，在某个历史时期里，地理条件曾經起过外因的作用罢了。在欧洲的語言学术語里，dialect, диалект 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詞其实都是希臘語 dialectos（意思指的也是"地方性的語言形式"）的后身，因此，一般欧洲人，包括俄罗斯人在內，也把dialect 等理解为"地方性的語言形式"。然而随着語言学理論的發展，欧洲的語言学家們多数已不再强調这种語言形式的地理特性，而注意这种語言形式的社会本質，特别注意"方言"是語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的特点。希臘語的 dialectos 是由詞根 dî-（意思就是"二"，"分为二，分化，由一变成二"等）組成的，dialect 等等之所以能够指明"方言"，正因为"方言"是語言分化出来的支派。所以，欧洲各語言的术語 dialect 等等本来就指的是"語言的分化"，并不一定要指"地方"，只因为古代的人只看到語言在地区上的分化，所以只把这些詞理解为"地方性的語言形式"。今天，在我們了解方言的社会本質的时候，我們似乎不必只把"方言"看做是"地方之言"，虽然我們沿用了古汉語的一个詞"方言"。就是拿汉語的習慣来說，"方"也不見得只有"地方"的意义，它还有"方面"的意思，我們無妨把"方言"理解为語言在不同方面（包括地方方面和社会集團方面）的支派。"方言"正是我們用来翻譯欧洲語言学术語 dialect 的，而我們对"方言"的理解也应当随着語言学理論的發展而有所改变，也应当随着国际語言学家們对"方言"这个概念的新的了解而有新的看法，因此，我們不必把它看做非指"地方性的語言形式"不可。我們查了一下斯大林和一般苏联語言学家对 диалект 这个术語的用法，就知道，和汉語的"方言"相对应的 диалект，在他們的著作里，旣可以指"地方方言"，又可以指"社会方言"。диалект 或"方言"所指的旣然主要是語言所分化出来的支派，那末，無論是表現在地区上的語言的支派，或由于社会之分化为各种集团而产生的語言支派，就都可以被称为"方言"了。事实上，斯大林就在他的著作里旣用过 диалекты местные（"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又用过"классовые диалекты"，如果 диалект 这个詞只指"地方性的語言形式"，那末，斯大林也就不可能在这个詞的前后加上修辞語 местные（地方）和 классовые（阶級）了。其他的苏联語言学家，如契科巴瓦①和列弗瑪茨

① А. С. Чикобава:《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第一卷，1952，莫斯科，61及67頁。

差①等也是同样的情形。

正因为語言学家們只把"方言"(或 диалект)看成語言所分化出来的支派，所以，苏联的学者們往往要把"方言"加以分类。比方說，阿布拉摩維奇就在他的《文艺学引論》里有这末一段話說：

> Средствам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служат порою и диалектизмы, т. е. слова, не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в общенародном языке, а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или для жителей определённой местности, или дл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тех или и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групп, или для людей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профессий.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ироды и характера диалектизмов они подразделяются на провинциализмы, жаргонизмы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ы. ②

这里虽然講的是方言詞彙，但作者却把方言詞彙分为三类，省区(即地方)方言詞彙，隐語詞彙和行業語詞彙。可知，диалект (或"方言")这个术語指的不只是"地方性的語言形式"，它还兼指社会集团的語言形式(即我們所說的"社会方言")。說句实話，我之所以决定要把俄語的социальные диалекты譯成"社会方言"，正是我翻譯阿布拉摩維奇这一段話时，感到困难的緣故。диалект 既可以分为几类，地方方言既只是 диалект 之一种，我們就不能够依照一般人的意見，只把 диалект 理解为"地方性的語言形式"。如果我說，方言有三种，一是方言，二是社会習慣語，三是行業語，邏輯学家們一定要批評我不合邏輯。比較合理的办法，是把"方言"看成国际学术术語之一，要用新的理解来解釋"方言"这个术語的含义，要随着国际語言学的用法，把"方言"看成語言所分化出来的支派，包括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兩者(社会方言內还可以再分为阶級方言、隐語等，地方方言內还可以再分为土話、次土話等)。

有的人說，俄語的 диалект 可以包含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兩个意思，汉語的"方言"可不能，因为汉語的習慣，"方言"只指"地方之言"。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其实也不尽然。契科巴瓦在他的《語言学概論》里就有这样一句話說："分布在頗大的地区上的語言分为各种方言或者地方話…这就是地域方言。"(В Язык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ённом 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ыделяются диалекты, или наречия… Это диалект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③ 这句話就反映了一种情形，在科学上所說的地区方言(即地方方言)，一般人称之为"方言"。事实上，在苏联各語言学家的著作里，有的时候也有只用"方言"这个詞去代替"地方方言"或"地区方言"的，我們可以从上下文里看出它的确切的意义。但是說到"社会方言"时，苏联的語言学家却从来也沒有只說"方言"的，因为"社会方言"是一个新的术語，而在沒有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区别时，只說"方言"也不至于引起誤会(这本来就是大家所理解的意义)。苏联語言学家們所以把方言分为兩大类(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这是新近的發展，代表苏联語言学的新的趋势。詞的意义本来是会改变的，对詞所指明的事物的了解起了变化，詞义就会随着演变。我們对"方言"的理解既然有所改变，而和国际的科学工作也有必要取得一致的步驟，那末，我們要是依照苏联的情形，在汉語里創造出一个新的詞"社会方言"，来和国际語言学的术語相一致，为什么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呢？我認为这不但不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正可以使我們对"方言"的含义有个正确的科学的認識。

这是我所以不用"社会習慣話"，而用"社会方言"的原因。④

二 社会方言有哪些种类

关于这个問題，大家的意見并不一致。但是，如果我們能够了解社会方言的特点，这問題是不难解决的。什么是社会方言呢？語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这种分化有兩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由于社会之分化为許多地方性的組合而产生的地方方言(或地区方言，或地域方言)，一条是由于社会之分化为許多集团而产生的社会方言。社会方言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基础，这客观的基础就是社会之分化为各种集团，社会方言就是为这些集团服务的。社会方言是个总的名称，凡是由于社会之分化为集团而产生的語言分化或語言支派，都可以叫做社会方言。但是各集团的組合，性質并不一样，組成社会集团的人們，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随着不同性質的集团，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就产生了不同性質的社会方言。从这个角度来看問題，社会方言就可以分为行業語、阶級方言、老人語、青年語、男人語、女人語、国际杂凑語等。

行業是以职業的特点来組成集团的，每一个行業都可能有个行業語，行業語是为这一行業的集团服务的。比方說，我国各行業都有其特殊的行業語。⑤

---

① А. 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1955，莫斯科，386及390頁。

② Г. Л. Абрамович: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莫斯科，129頁。

③ А. С. Чикобава: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61頁。

④ 我在我所起草的《語言学引論教学大綱》(高等教育出版社)里，根据大家的意見，应用"社会習慣語"这个术語，但我个人的意見，仍認为"社会方言"是更合适的。

⑤ 这里所举的行業語的实例是解放前的情形。

絲經業：絲——为为 細絲——为上好兒 买上——为板閣兒 扎絲繩——郎头 招主顧——打路头 一——汪提 二——宝兒 主人——点王兒 客人——盖各兒 伙計——二点兒 說話——中山 罵——馬途 笑——迷花 哭——若水笑 銅錢——內空 包絲袋——龍宗

南貨業：綫粉——擺把 豆腐皮——白衣 白糖——滿口 砂糖——泉水 黑棗——黑皺皮 荔枝——絳紗丸 木耳——云头 水笋——羊角 榛子——小鉄丸 梅干——劣秀才 蜜棗——琥珀 瓜子——小相公 葵子——水火生

猪肉業：猪——長耳公 猪头——爱字 猪耳——順風 猪腦——白球 猪眼——千里灯 猪爪——荷花苞 骨——掌头

理髮業：修面——光盤子 修眉——排八字 修鬍鬚——沙糗子 扒耳朵——板井 快——千些 慢——漂些 吃飯——見山 吃肉——老天 剃刀——青子 面盆——月亮 鏡子——过相 假髮——冒头絲

行業語的范圍很广，因为行業只是劳动崗位的具体表現，所以一切由于劳动崗位的不同所产生的社会方言都可以叫做行業語。就是在这样的了解下，我認为特殊事务部門，如医师、律师、学生、教师等集团的社会方言（如果有社会方言的产生的話），都屬于行業語，甚至于科学术語也屬于行業語。

有的人認为科学术語不能算是行業語，因为它是全民語詞彙的来源之一。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任何社会方言的詞彙成員都可能成为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来源，包括具有秘密性的隐語在內。科学术語有它的特点，和一般的行業語不同，它是最精确的，这是不成問題的，但这也只能說明科学术語是一种特殊的行業語，并不說明它不是行業語。要知道，从事于各不同科学部門工作的人事实上就是拿这种工作来作为他的行業的，我們今天把"科学工作"也称为"業务"，正反映了这个情况。当然，某些科学术語会变成"人所共知"的，会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在科学發达的国家里，某些科学术語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但这只是全民共同語詞彙成員的来源問題，并不能因此而否認科学术語是行業語。全民共同語可以吸收某些科学术語，作为它的詞彙成員，正如它可以吸收方言，甚至于外語的詞彙成員，作为自己的詞彙成員一样，都是自然的现象，但这只是說这些被全民共同語所吸收的詞已經变成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这并不是說每一科学部門沒有它所特有的一些特殊的术語，不是全民共同語所有的术語。事实很明显，任何一个民族共同語的詞典都并沒有把一切的科学术語都收在內。为什么呢？因为許多特殊的科学术語并不是全体人民所了解的，并不是全体人民所运用的，并不是全体人民都需要知道的。有的人因为要說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因此就認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大众化了，科学术語必然会是全体人民大众所知道的，因此，科学术語不能算是行業語。这种說法的用意是好的，但不能解决問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一方面成为大众化，另一方面也將要更加發展，更加精細的分工，而科学术語也將無限制的日益增多；一般的科学术語無疑地將要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但新的科学术語仍將不断地产生，其中有更多的科学术語，將仍然成为科学家所特有的行業語的詞彙成員。一般科学术語之大量地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和特殊的科学术語之大量地增多，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反映。我們沒有理由認为只有一般科学术語的大众化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現。其实，全民共同語詞彙成員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全民性，社会方言詞彙成員的特点就在于它的非全民性，只要科学术語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时，它就失去了它的术語性，而成为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我們有許多例子，可以讓我們了解这一事实。比方說，电流、生物、維他命、發动机、速度、蒸汽、音波、無綫电等原先都是科学术語，現在都变成了汉族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大家已經不再把它看成严格的科学术語了。"后台老板"原先只是戏剧界的行業語，"要把戏"原先是元朝在江湖上卖技的人的行業語，現在都变成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然而，这些情形都不足以說明行業語并不存在，因为各行業都还有其不为全民所了解的特殊的詞彙成員，而且会随着工作的需要而增加这些詞彙成員的数目。

阶級或阶層又是一种社会集团，因此就有一种不同于行業語的社会方言，这种社会方言也正是斯大林所說的"阶級方言"。①有的人因为斯大林否認阶級語言的存在，就以为"阶級方言"不存在。这是一种誤会。我們虽然沒有阶級語言，却有阶級方言。阶級也是一种社会集团，并且是阶級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因此，在阶級社会里，阶級方言的存在是自然的現象。封建社会的某些貴族集团有其特殊的阶級方言，这是誰也知道的事实，就是农民阶級、工人阶級也未始沒有自己的社会方言，不过各不同地方的农民阶級或工人阶級、各行業的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可能有不同的阶級方言罢了。阶級方言和行業語是兩个不同的概念。阶級方言是以阶級为單位的，同一阶級所形成的集团，为着自己的利益，可以有自己的阶級方言，尽管不同的阶級可以在同一个行業里服务。某一地方的同一个行業，例如旅館業里，一切从事于这个行業的人，不論是旅館主人或是旅館伙計，他們都了解同样的行

① 有人說在"方言"上加上"阶級"，这就是主張語言有阶級性，这就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然而斯大林却正好在方言（диалект）上加上"阶級"（классовые），难道斯大林也想主張語言有阶級性，对于这个原則性錯誤也有明知故犯的意思嗎？

業語，都懂得“尺八”指的是“床”，“天牌”指的是“棉被”，“头架”指的是“枕头”，但是，旅館主人之間却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用語，不是旅館伙計所了解的，而旅館伙計之間也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用語，不是旅館主人所了解的。有的人因为看了斯大林的下面一段話：

> 但是人們，个别的社会集团，个别的阶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的詞彙，特殊的术語，特殊的用語，强加到語言中去，在这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視人民的有产阶級上層，如貴族，資产阶級上層份子，表現得特别厉害。①

就以为只是貴族和資产阶級上層份子有阶級方言，农民、工人等就沒有阶級方言，并且認为有阶級方言就是脱离人民，仇視人民的。这完全是对斯大林的話的誤解。这里，斯大林只說有产阶級上層，如貴族和資产阶級上層份子表現得特别厉害，并不是說只有他們設法利用語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可見，“任何个别的社会集团，任何个别的阶級都不是对語言漠不关心的”，都会“利用語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斯大林所說的“脱离人民，并且仇視人民”只是一个形容“有产阶級上層，如貴族和資产阶級上層份子”的修飾語，他并沒有說利用語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人就是“脱离人民，仇視人民”的人。事实很明显，我国的無产阶級在进行革命战爭的时候，为着自己的利益，不能不运用阶級方言，但是我們当然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我国的無产阶級是脱离人民，仇視人民的。問題在于，貴族和資产阶級上層份子的利益是“脱离人民，仇視人民”的具体表現，而無产阶級的利益是和人民的利益相結合的。阶級方言只为阶級服务，服务的結果是否与人民有利，要看这阶級本身到底是什么阶級。

此外，如男人語和女人語、老人語和青年語也都是社会方言之一种，但既不与行業語相等，也不与阶級方言相同，因为它們是以性别和年龄来做为組成社会集团的根据的，不是以行業或阶級地位来做为組成社会集团的根据的。国际杂凑語是国际港口居民所說的一种社会方言，这些居民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他們經常和各国商人来往，于是，就拿各語言的成分杂凑起来，来構成自己的社会方言。

以上是从組成社会集团的人們的社会地位来給社会方言加以分类的。此外，我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原則来把社会方言加以分类，即依照社会方言的公开性和秘密性来加以分类的。根据这个原則，社会方言可以分为兩种：一般的社会方言和隐語。一般的社会方言虽然有許多本集团所特殊运用的詞語，这些詞語也可能是其他集团的人所不了解的，但都不是有意讓别人不了解，别人只是因为“不在行”而不了解，只要留心他們所运用的特殊詞語或向他們学習，这些詞語也可能为别人所了解，也可能漸漸地变成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隐語却不然。隐語在俄語称 жаргоны，它来自法語 jargon，jargon 原是歪曲的語言的意思，最初的 jargon 是偸兒的語言，具有秘密性，即不讓偸兒集团之外的人了解。这种 jargon 很像汉語的“黑話”。但这只是就其来源来說，并不是說現在語言学术語中的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指的必得是偸兒的語言；正如汉語的“黑話”，虽然依照其来源說，指的是“黑帮所說的話”，但在語言学术語中却不一定非指这种“語言”不可一样。偸兒的語言有兩个特点，一是它的歪曲性，一是它的秘密性。現代語言学中的术語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也指的是具有歪曲性和秘密性的語言，不过歪曲性并不是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所特有的（任何一种社会方言都可能具有歪曲性，例如鮮魚行的行業語管“魴魚”叫做“縮头”，藥行的行業語管“烏頭豆”叫做“天鵝眼”；煤炭業的行業語管“炭末”叫做“飞塵”，这是把“縮头”“天鵝眼”“飞塵”加以歪曲的結果），而秘密性則是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所特具的罢了。我从前根据《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的中譯本把它譯成“同行語”，虽然我曾在《普通語言学》里加以說明，但是許多讀者都为“同行語”的“同行”二字迷惑了，以为它指的就是“行業語”，現在为着避免誤会起見，应把它改譯为“隐語”②，“隐”即“秘密”之意，因为这种語言形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秘密性。

一般的說，行業語或其他社会集团所运用的社会方言，并不是秘密性的，但这并不是說在特殊的情形下，它們就不可能有隐語。一部分行業語的詞彙成員帶有隐語的性質，是不可諱言的。全民共同語里明明有“芝蔴”、“棉花子”、“黃牛”、“石磨”等詞，然而油坊的行業語却把它們說成“尖口”、“絲头”、“擺老”、“大輪子”，其中的一个原因显然是要使“外人”听了“莫測高深”。这和工作的需要而把各种工具称为“小鉋”，“粗鉋”，“双把鉋”，“溝鉋”，“刹鉋”，“剜鉋”，“鈎鉋”等的木工的行業語詞彙成員并不一样，因为这些詞并不能在全民共同語里找到相应的名称，而是木工們为着工作的需要而創造出来的。甚至从事于地下工作的革命家集团也可能运用一些秘密的隐語，因为客观的情势要求他們这样做。有的人因为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这个术語的詞源是“偸兒的語言”，就認为說学生們有隐語是侮辱了学生，因此，就認为学生們不可能有隐語，这实在是个誤会。詞源的解釋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历史所証明了的，与現在的 жаргон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人民出版社，10頁。

② 本来可以譯为“黑話”，只因为許多人看到“黑”字就紧張起来，覺得未免“太黑”了，所以就譯为“隐語”。

或 jargon 这个术語的含义并不一样，帶有秘密性也不見得就是坏事情，要看秘密的目的如何。我們現在不是还要"保密"嗎？我們可以因为不同的目的而运用不同的隐語，只要有"保密"的必要，我們都可能运用"隐語"，虽然不見得非这样不可。

一般的社会方言和隐語是兩种不同的社会方言，有的社会集团只有一般的社会方言，有的社会集团，如洪門会等秘密社会，只有隐語；但是有的时候，我們却可以有一种混合的形式，旣具有一般社会方言的特点，又具有隐語的特点。旧社会的行業語就多半有这情形，一般阶級方言也多是如此，尤其是貴族、資产阶級上層分子的社会方言。这也正是斯大林旣認为社会方言有阶級方言、同行語、客厅語等①，又認为"阶級方言"不如說是同行語②的緣故。

有的人又以为在文艺作品中出現的詞就是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不可能是隐語。这是不了解文艺作品的語言的特殊性所引起的誤会。文艺作品的語言当然是以全民共同語为根据的，但文艺作品的語言却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超出全民共同語的范圍，它可以引用一些古代詞語、方言詞語，甚至于外語的詞，隐語的詞也不例外。我們并不能因为古代詞語、方言詞語或外語的詞出現在文艺作品里就否認其为古代詞語、方言詞語或外語的詞，同样地，我們也不能因为隐語的詞出現在文艺作品里，就否認其为隐語的詞。至于隐語詞彙之采用文艺作品中的詞語，那更是平常的現象。"西瓜"、"守"、"滑"、"霸王"、"風"、"流"等都是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然而却被道士的隐語拿去指明"云鐘、笑、大、大洋鈿、快、烟"等，問題在于这些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已經被歪曲去秘密地指明只有道士們所了解的意义(当然这些"秘密"也可以被人識破，好象我們現在知道这些秘密似的)。方言詞語、外語的詞之被歪曲成隐語的詞，也是常見的現象。为什么曾經出現在文艺作品里的詞就不可以被歪曲来構成隐語的詞彙成員呢？拿《紅楼夢》中的"林黛玉"来在特殊的集团內去指明某一特殊的人物，而只有本集团內的人知道指明的是誰，为什么就不是隐語呢？

当然具有秘密性的隐語的詞也可以被别人"識破"，甚至于漸漸地变成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例如綠林好汉的隐語"嘍囉"，門房的隐語"擡龘"等都成为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但这并不足以否認它的秘密性，因为旣被"識破"，自然就不再是隐語的詞，而运用隐語的集団也就会另創其他的来替代。不过，一般的情形，由隐語的詞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沒有一般社会方言的詞那样多、那样容易地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罢了。

三　社会方言的前途

斯大林曾經說过："習慣語(按即阶級方言)和同行語(按即隐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不成其为独立的語言，并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③这句話就使得一般人認为社会方言是沒有前途的，必定要灭亡的。其实，問題并不这样的簡單。我們已經說过，社会方言的产生有其物質的基础，它是随着社会之分化为不同的集团而产生出来的。当然，社会方言在語言生活中的意义是極小的，它只为狹小的一部分人服务，但这不等于說社会方言是沒有用处的，也不等于說社会方言是要不得的东西。在社会的發展过程中，当人們还沒有实行劳动分工，还沒有分化成各集团的时候，社会方言是不存在的，但是只要社会起了集団上的分化，社会方言就能够为这些集团服务。斯大林不是說过"但是人們，个别的社会集团、个别的阶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嗎？④能够为个别集团、个别阶級服务的社会方言絕不是沒有用处的东西，問題只在于它的用处是有限度的，它只能为狹小范圍的个别集团內的人們、个别阶級內的人們服务。斯大林之所以强調指出社会方言之类的东西的局限性，是針对着馬尔所說的"一切語言都是阶級的，全民語言是虛構"这一錯誤的理論而發的；但是斯大林并沒有說社会方言是沒有用处的，是不能存在的。有人說，貴族和資产阶級上層分子的阶級方言是不健康的語言。这句話要看是如何的說法。如果認为这些阶級方言并沒有自己的基本詞彙，自己的語法結構，只有極小部分的特殊詞彙，这句話就說对了。果尔，就不只是貴族和資产阶級上層分子的阶級方言，一切的阶級方言甚至于一切的社会方言都有这些特点。⑤如果認为这些阶級方言，或其他社会方言的产生是沒有根据的，因之它也就必得灭亡，这句話就說得不对了。沒有疑問，社会方言，包括阶級方言在內，是先天不足的，它注定不能發展成独立的語言，它总是苟且偸生着，它不能替代全民共同語。但这不等于社会方言随时都必得灭亡，社会方言是"無根之草，無源之水"。和地方方言比，社会方言的作用当然要小得可憐；地方方言为全地区的人民大众服务，只有自己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0頁。
② 同上，43頁。
③ 同上，11頁。
④ 同上，10頁。
⑤ 有人以为农工的阶級方言是健康的，貴族和資产阶級上層分子的阶級方言是不健康的，因为农工人多。这是把語言問題和阶級問題混在一起的結果。农工尽管人多，他們的阶級方言却并不因此而有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也并不因此而能發展为全民的語言。

因之，可以發展为独立的語言，而社会方言只为狭小的社会集团服务，沒有語言特点的本質（基本詞彙，語法結構），因之也不能發展成独立的語言。然而这并不等于說社会方言沒有生存的权利，随时都要灭亡。任何事物的产生和灭亡都有其特殊的原因，只要这原因还存在，它也就可以生存，至少可以“苟且偷生”。社会方言的产生是受社会之分化为各集团所决定的。社会方言也只能随着这集团的灭亡而灭亡。因此，只要社会集团有一天的存在，社会方言也可能有一天的存在。

我們已經說过，社会方言可以随着不同性質的社会集团而有不同的种类。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社会方言是否必得灭亡，我們要看一看哪一种社会集团在历史發展的哪一个阶段上是会产生或灭亡的，因而断定哪一种社会方言是会产生或灭亡的。換言之，社会方言是历史的范疇之一，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来断定哪一种社会方言要在什么时候产生或灭亡。毫無疑問，阶級沒有产生之前，阶級方言是不存在的，而阶級灭亡之后，阶級方言也將随着灭亡。然而行業語却不一定要和阶級方言同其命运。行業語的产生并不和阶級方言同时产生，各行業語言之間的产生也有先后的不同，行業語也不見得要和阶級方言同时灭亡。当然，如果有某些行業，它的存在是和阶級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末，这种行業就会和阶級的灭亡而同时灭亡，这种行業所用的行業語也要随之而灭亡。但不見得一切行業都与阶級有关，也不見得旧的行業灭亡之后就不会有新的行業产生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生活之日益發展，日益丰富，我相信尽管在社会發展的过程中有些行業“寿終正寢”（無論是随着有关的阶級的灭亡或其他的原因而灭亡），社会的分工总是要愈來愈細的，換句話說，尽管阶級方言总归要灭亡的，尽管某些个別的行業語要灭亡的，但总的来說，行業語的种类是会愈来愈多的，虽然每一种行業語都永远是語言的支派，永远不能替代語言，永远是注定不能發展成独立的語言的。

至于隐語，也是同样的情形。隐語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需要。盜賊、乞丐等集团所以要有隐語，因为他們需要秘密行动。有各种抱負的政治团体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也可能需要有隐語，因为他們正是統治者的追捕的对象，需要秘密行动。从事各行業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之有隐語也正因为在某种社会环境里，他們是“員外”、“老爷”們的欺压对象，或与其他行業有彼此竞爭的情形，需要“秘密行事”。有的人太天眞了，他們認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隐語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所以这样的主張，一方面誤以为隐語总是不好的东西，它是“盜賊”的語言，一方面以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凡事無需偷偷摸摸的做。其实，正如我們所說的，“隐語”这个术語的来源尽管是“偷兒的語言”，它的現实意义却只是帶有秘密性的社会方言。隐語之是否可以存在，要看“秘密行事”是否必要，不是看有沒有盜賊存在。我們就是沒有任何一个“偷兒”，我們也可以有隐語。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理想的社会制度，但这不等于說我們就不需要“保密”，因为仇視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沒有灭亡，我們还需要警惕，为做坏事而运用隐語固然是我們所反对的，但为保衞社会主义祖国而运用隐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們今天在国际上不是还采用电报密碼嗎？我們的人民警察，为着維持国家的秩序，社会的安宁，为什么不可以运用一些隐語呢？当然，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許多从前所需要的隐語將大量的消灭，許多从前需要“秘密行事”的地方，現在都不需要了。但这不等于說，一切的隐語都不能存在，人类社会是否有一天可以沒有任何秘密性的集团呢，这問題不是我所能猜想到的，我也只好不加回答了。但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国家里还存在有一些隐語，則是無疑的。

关于“阶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厅“語言”

·岑麒祥·

“阶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厅“語言”，据我理解，是阶級社会中个别阶級，特别是那些脫离人民并且仇視人民的有产阶級上層如貴族、資产阶級上層分子等的特别詞語。这些特别詞語的来源是各种各样的，但大多数是从古代語言中吸取来的，也有一些故意把詞的固有意义加以歪曲的詞和一些外来語。他們之所以使用这些特别詞語，除特殊情况外，多出于特别的趣味，或为了表示自己的地位“高貴”，不同風俗。这些特别詞語因为可以反映个别阶級的思想、观念、風尙和道德原則，所以肯定是具有阶級色彩的。

“阶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厅“語言”旣然有的只是一些特别詞語，卽斯大林所說的“反映貴族或資产阶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詞”和“抛去了民族語言中‘粗野’用語和辞句的特别風雅客气的用語和辞句以及一些外国詞”①，当然不能構成一种語言，因为“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础，是語言特点的本質”②，而任何个别阶級的特别詞語中都不可能有它自己的与全民語言不同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第2版，11頁。

② 同　上，24頁。

造，所以只能算是全民語言中的一个支派。

这些"阶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厅"語言"是不是不同阶級的人都完全听不懂的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討論的問題。据我理解，"阶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厅"語言"并不是同一样的东西，我們試看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常常把"習慣語"和"同行語"并列就可以知道。如果"習慣語"和"同行語"是同一样的东西，他就应該說"習慣語或同行語"而不应該說"習慣語和同行語"。可是"習慣語和同行語"这个并列詞組在斯大林的这本著作中却是常常可以看到的。① 我們現在所用的"同行語"这个詞是从俄語的 жаргон，也即英語和法語的 jargon 翻譯过来的，它的特点是故意把詞的固有意义加以歪曲，使局外人不易了解。"同行語"多出于秘密的社会集团，不是有产阶級所特有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产阶級集团中确有这种"同行語"，这些"同行語"当然不是别的集团的人所能了解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許許多多表示特别趣味，表示風雅客气的詞語并不是其他的人完全不能了解的，只是听起来有些特殊。与一般人所用的有所不同罢了。

有产阶級上層分子尽管脫离人民，仇視人民，在說話的时候喜欢咬文嚼字，裝腔作势，可是他們跟一般人民的关系是錯綜复杂的，因此他們的这些"阶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厅"語言"跟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关系也是錯綜复杂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时髦"。在某种程度上它們会影响全民語言，不过它們的数量是如此之少，正如斯大林所說的，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为它們"对于統一的全民語言的發展能有严重的意义，它們能够削弱全民語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質"。②

我在《普通語言学》③ 里曾从古代文献中举例說，同是一个人的配偶，而天子的叫做"后"，諸侯的叫做"夫人"，大夫的叫做"孺人"，士的叫做"妇人"，庶人的叫做"妻"…"宫"本来是"室也"，《尔雅》："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后来却成了"天子所居之室"的專称。这就說明上面所說的"我国从前在封建时代，一切重等級观念，許多起居飲食極平常的事情也有了不的同称謂"那句話，意思并不是說这些都是"阶級"習慣語。因为大家都知道，全民的語言是以人民大众的話为基础的，其中如"妻"，如"室"，如"死"等無論如何不是"阶級"習慣語。可是也許因为話說得不很清楚，竟至引起了郑远汉同志的誤会，他說我把这些詞都看作"阶級"習慣語，并且認为这些詞跟"爸爸"、"爹爹"一样都不是"阶級"習慣語，"'后'（皇后）絕不是皇帝'阶級'（?!）才懂才用的詞，相反'妻'也不是做皇帝的做大夫的不知道的"。事情可真是这样嗎？任何人的兒子都可以叫他的父亲做"爸爸"、"爹爹"，但是不是任何丈夫都可以叫他的妻子做"孺人"或"夫人"呢？并且他以"懂"、"知道"等来做鑒定"阶級"習慣語的标准也不是我所能同意的。

我在那本書里还有这么一句話：

> 每一个阶級都可能有它的習慣語和同行語，历代許多文人或小說家往往就利用这些"阶級"習慣語和同行語去显示出他們所創造的人物的阶級地位，例如《鏡花緣》里唐敖的許多說話就不是多九公所能說得出来的，《紅楼夢》里賈政等人的許多說話也不是刘姥姥所能說得出来的（72 頁）。

郑远汉同志看不清我这里所用的"往往"、"許多"，"能說得出来"这些字眼，随便从《紅楼夢》里举出刘姥姥和賈政的各一段話（其实刘姥姥的話不能叫做"阶級"習慣語，賈政的話里面也不是全部都是"阶級"習慣語）来加以比較，虽然也承認其中有所不同，却認为这是由于"阶級地位（注意"阶級地位"这几个字）、文化素养及个性的不同"，好像賈政等人的說話里并不会有什么"阶級"習慣語似的。最后他强調"阶級"習慣語都是其他的人所不懂的，說賈政等人的說話里有"阶級"習慣語就会引起整部《紅楼夢》怎样会使人看得懂的問題，并且怀疑这样一說就会"使人們对全民語言和阶級習慣語（同行語）混淆不清，'同行語'將泛濫起来，…变相地承認了語言是阶級的，語言有阶級性"，那就扯得太远了。

以上是我对于"阶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厅"語言"的一些粗淺的看法，是否妥当，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

① 斯大林在《答桑席叶夫同志》里虽曾說过"'阶級'習慣語，正确些說，应当叫做同行語"（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42 頁），那只是为了表示对"阶級"習慣語的憎恶，意思并不是說"阶級習慣"語就是同行語。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40 頁。

③ 科学出版社，1957，71—72 頁。

四川省上半年將完成 32 个点方言調查

四川省方言調查指导組于 3 月 25 日在四川省教育厅召开了第二次会議。到会有省教育厅、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的代表張秀熱、甄尚灵、刘又辛、刘念和、赵振鐸、翟时雨、梁德曼等七人。

会上各校交换了工作情况：目前西南师范学院已作出了四个調查点的調查整理，編写了兩个点的"学習普通話手册"初稿，本年上半年內 60 个点的調查可以普遍展开。四川大学正进行成都市的方言調查整理工作，并有四位同学分工調查 32 个点，預計本年上半年內可完成。四川师范学院目前也正在部分地区記音。

会議决定：本年內完成全省 169 个汉民族地区調查点的調查任务。爭取在年內着手編写"学習普通話手册"，至迟在 1958 年上半年內写完。

会議同时要求各校指定專人負責組織方言調查办公室，加强領导，以便能跟方言調查指导組密切联系。（鄒墨白）

汉語不能容納外来語嗎？

刘澤先

現在越来越多的人迫切要求学述名詞——特别是科学名詞——国际化了。这里所說的"名詞国际化"，自然并不是什么"全部国际化"之类的意思，而是指"适当地吸收外来語"說的。

可是也有少数同志从理論上反对这样做，在有这种見解的同志中，陶坤同志可以作为代表人物。

一 詞彙里不能混入外来語嗎？

陶坤同志說："斯大林同志早已指出兩种語言不可能融合。那末作为語言基础的詞彙，又豈能如此混合呢？"①

陶同志这个理論根据至少有兩个重要的錯誤。第一，斯大林同志并沒有說过兩种語言不能融合。第二，即使語言不能融合，也不能因此推論說詞彙不能混合。

斯大林同志不但沒有說过兩种語言不能融合这类的話，而且相反，他討論过历史上語言融合的事实。他說，"例如，俄罗斯語言便是这样的，它在历史發展过程中，曾与好几个民族的語言融合，并且它經常成了胜利者。"②（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詞彙能不能混合呢？显然是可以混合的。吸收外来語这种詞彙混合的事实大家都很熟習。世界上無論哪种語言都从国际詞彙里借用了成批的科学名詞混在自己的詞彙里使用，这几乎不用举例大家也知道。甚至在各民族語言的基本詞彙里也混杂着許許多多外来語，这些外来語在这种語言里生了根，并且产生它自己的派生詞和固定詞組。

外来語 трактор（拖拉机）产生新詞 трактористка（女拖拉机手）、тракторостроение（拖拉机制造業）等等是俄語里的例子。外来語ガラス（玻璃）产生新詞ガラス商（玻璃商）、ガラス店（玻璃商店）、ガラス罎（玻璃瓶）、ガラス管（玻璃管）等等是日語的例子。外来語"咖啡"产生新詞"咖啡館兒"、"咖啡茶"、"咖啡糖"、"咖啡碱"、"咖啡粉"、"咖啡色兒"等等是汉語里的例子。

甚至陶同志認为已經被"淘汰"掉了的"盤尼西林"这个外来語，在几年后的今天，仍旧沒有按照陶同志的主观願望死去。尽管它沒有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和推广，可是它和"盤尼西林循"、"盤尼西林片兒"、"盤尼西林針"、"盤尼西林水兒"、"盤尼西林油兒"等一系列的派生詞依然流行在群众的語言里。可以肯定，这类的外来語如果中国科学院不加以排斥的話，它們会流行得更广泛一些。誰說汉語里不能容納它們呢？

二 "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

陶同志还說：苏联院士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在《現代俄語》里指出："新詞在旧詞的基础上構成，或者分出新的詞根和新的接詞因素来構成，是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③

我推测陶同志这样說的意思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說吸收外来語是違反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的，所以外来語吸收不得。另一方面是說，在化学家所造的那些新字的基础上構成新的化学名詞才合于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

我并沒有找陶同志引用的这理論的原文来仔細研究，因为我認为那并不重要。我深信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理論是可以証明"一种語言里不能容納外来語"的，因为任何理論都不能推翻事实。事实是，語言越發展就越要吸收外来語。

Виноградов 院士指出的这个規律有兩种解釋的可能：(1)它沒有談到外来語問題；(2)包括外来語在內。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它沒有談到外来語問題，那就跟我們的討論沒有关系了。就如同"A 是动物"并沒有談到 B是不是动物一样，并不能因为"A 是动物"的成立可以証明"B 也是动物"或"B 不是动物"。

如果 Виноградов 院士这理論包括外来語在內的話，我相信他所說的"旧詞"可以指外来語說。"盤尼西林"固然是"新詞"，可是当它構成派生詞的时候，它就是"旧詞"而派生詞是"新詞"了。

如果是我弄錯了，"盤尼西林"这类的詞兒不能算是"旧詞"，那末，"鋼"、"鈈"这类的化学新字也同样是不能算"旧詞"的。那就是說，如果使用外来語就違反

---

① 陶坤：《詞彙的發展与学术名詞的制訂問題》，見 1952 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曾經在1953年2月中国科学院的"化学物質命名扩大座談会"上印發給大家。陶同志在 1956 年 5 月的"有机化合物名詞座談会"上重申过他的这些观点。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28 頁。

③ 这是陶同志1956 年 5 月 6 日在"有机化合物名詞座談会"上說的。

这規律的話，使用化学新字也同样違反这規律。

不管这理論怎么解釋，都說明陶同志引用得不恰当，这理論跟我們的討論沒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至少是不能用来解决我們的問題。

三 語言的穩定性

陶同志还有一个理由証明名詞国际化是行不通的，那就是"語言有極大的稳定性，其中最稳定的，要算音韵結構。也就是說，一种語言的語音总是有限的，發音習慣也是稳定的。"①

自然，外来語在任何語言里都常常是比較生疏的、比較难念的。但是，任何民族都不要求群众把外来語念得跟外国人一样，只要求尽量接近就行了。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只要求群众按本国的發音習慣来对待外来語。

所以，世界上因为發音上的困难而拒絕或不能吸收外来語的例子，我們还沒听說过。日本語的發音比較簡單，他們在外来語的發音問題上所碰到的困难要比一般别的国家多一些，但是这一点兒也沒有妨碍他們大量地吸收外来語。日本科学的發达跟他們大量地吸收外来語是分不开的。

在这方面，中国人是不是比俄国人或日本人更笨，笨到不能对付外来語的程度呢？我不知道陶同志怎样回答这个問題。

四 中国人念不了外来語嗎？

陶同志夸大地强調了外来語讀音的困难，認为只要"考虑一下讀音問題"就可以知道名詞国际化行不通了。

他夸大讀音困难的方法之一就是找一串方塊字来标注外来語的讀音。几年以前，他把"鹽酸"写成"哈巳竺若克罗里克阿西德"，举了一些这样的例子来反对名詞国际化。②最近，他又用"啊册拿佛忑泥稜"注 acenaftenilen 的音这类的例子来証明中国人不能讀外来語的音。

其实，陶同志用方塊字来注音并不能証明讀音的困难，因为，誰都知道，方塊字作为注音工具是拙笨無比的，是突出地不恰当的。用篩子舀不起水来，那是你工具选得不恰当，不能因此說水是舀不起来的。

用"汉語拼音方案"写出的外来語里有以 d、l、t、k 等結尾的或 br、dr、tr、ft 等两个輔音在一起的情形。乍一看，对于許多地区的汉人来說，好像很难念。其实，普通話里有一些帶輕声字的詞兒就可以看成是以輔音結尾的，例如 dad(大的)、chil(吃了)、zhangf(丈夫)等等。同样，也可以看成有两个輔音連在一起的情形，例如shaubre(燒不热)、shaudre(燒得热)、douftar(豆腐攤兒)等等。我們完全可以規定用这种汉語里本来就有的念法来念这些外来語，并且我們也完全应当規定这样念才是标准的念法。

个别的音，像 V，它相当注音字母的万，那也是很容易学会的。即使学不会，念近似的音也沒有什么关系。

我們用"汉語拼音方案"写出来的外来語是取自国际詞彙的，并不一定是取自某一国的。誰也不能說非得念成英語或德語那样才合乎标准。我們規定按照汉語習慣来念才是标准的。

这样的念法，連非知識分子都会念，一点兒困难都沒有。而且，这样的念法，不但比日本人念外来語漂亮得多，就是比起西方各国来，也并不差！

陶同志担心汉人非先学英文念不了外来語，并且因此得出名詞国际化行不通的結論来，那簡直是沒有道理的。

五 汉語是可以容納外来語的

在今天，世界上無論哪种語言里都有大量的外来語存在。这是普遍的事实。在語言学里，这叫"語言中的借用(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 в языке)"。③語言越發展，外来語就越多起来。包括許多近代科学新名詞在內的国际詞彙，是各种語言里外来語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来源。

越来越多的外来語混入各种語言里既然是事实，所以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理論可以証明一种語言是不能容納外来語的。即使有这种理論，那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汉語也决不是唯一的例外。認为各种語言都可以容納外来語，惟独汉語不能，那是沒有根据的。汉語普通話里的音韵結構非常丰富，用汉語自己的發音習慣来念外来語，可以念得非常漂亮。

事实上，汉語从很古老的年代起就不断地吸收外来語，現在也还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語。許多外来語在汉語里生了根，并且繁殖了起来。遺憾的只是我們过去沒有給它們在文学上适当地安排而已。

总而言之，种种的理論和种种的事实都証明汉語是可以容納外来語的！

---

① 陶坤：《从現行化学物質的命名方法談起》，見1956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

② 陶坤：《化学物質的中文命名問題》，見《科学通报》3卷6期。

③ 《語言中的借用》，彭楚南譯，見《中国語文》1954年5月号。

苗文中汉語借詞的拼法問題

王 輔 世

1956年10月31日到11月7日在貴陽举行的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学討論会，初步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第二工作队拟定的苗語四个方言的四个文字方案。

在方案中沒有談到汉語借詞的拼法問題。但是文字一出来，汉語借詞必定要和苗族群众見面，汉語借詞到底应当怎样拼写，是应該在方案中明确規定的。所以在討論会閉幕以后，第二工作队曾就这个問題在队內討論过許多次，但沒有得出大家一致的看法。

有一部分同志說，汉語现在正在推广普通話，并且拟定了汉語拼音方案(草案)。为了苗族將来学習汉語汉文的方便，最好在苗文中用北京音拼写汉語借詞。这样，在四种方言文字中的汉語借詞詞形都一样，也便于互相学習，又能促进將来苗文的統一。

另外一部分同志說，苗語各方言的音位数目不同，和北京話音位都有相当大的差别，最重要的是声音的結合不同。比如說，北京話和苗語东部方言都有a和u音位，北京話a和u可以結合成复元音au，但是苗語东部方言却不能。現在叫苗族学習苗文，同时再讀一些根本不習慣發出或不習慣結合的音，必然要造成很大的困难。如果說，各方言文字中汉語借詞拼法的一致有助于苗文將来的統一，那么为什么現在不創立統一苗文呢？只用一种苗文豈不是当时就統一了么？所以要給苗族創立三种文字，改革一种文字，原因就是苗語方言差別太大，目前不能使用統一的苗文。若只創立一种苗文在全国苗区內使用，結果只有基础方言区的苗族容易学習，非基础方言区的苗族学習起来非常困难。旣然創立了三种文字，改革了一种文字，这就說明苗語本身的詞并沒有統一。苗語的詞的形狀不統一，而光叫汉語借詞的形狀一致，到底有多大意义呢？为了使汉語借詞在各方言文字中的拼法一样而給学習造成困难，是不是与給苗族創立三种文字、改革一种文字的意圖矛盾呢？为了学習上的方便，应当讓各方言区的苗族用自己固有的音位拼写当地的汉語。話是常說的，音是自己語言里有的，这样就不会在学習汉語借詞的时候加上一重負担。

这兩种說法都有道理，但是同时也都不能使对方信服。

主張汉語借詞用北京音拼写的人会說：文字是要一个詞一个詞学習的，虽然学習用北京音拼写的汉語借詞有困难，但学会了以后，对于將来学習汉語汉文就有很大的方便。再說这种困难也不是大到不能克服的程度，总比学習汉字容易一些。也应当比英国的小孩子学習英文，法国的小孩子学習法文容易，因为在英文中一个音位往往用各种不同的字母表示，例如：[i:]音位可以用e(me), ee(meet), ea(meat), i(live), ie(thief)表示，同一个音位在哪一个具体的字里用什么字母表示需要死記。法文也有一个音位用各种不同字母表示的，同时，詞末輔音多半不發音，例如temps, ps不發音，m表示e鼻化，并且变为后元音ɑ̃。同一个音位在哪一个具体的詞里用什么字母表示，到底哪个詞后面的字母不發音(有时竟然是整个音节不發音，如法語动詞直陈法第三人称多数的曲折部分-ent)都需要死記，还有一种困难是同一个字母代表許多不同的音，(如英文中的a可以代表[a:][ʌ][æ][ei][ə]等好几个音位，法文中的e可以代表[e][ɛ][ə]等几个音位，还有时不發音。)它在某个具体的詞里讀什么音更需要死記。汉語拼音方案虽然和苗文不同，但它本身是有条理的，沒有以不同的字母表示同一音位的情形（汉語拼音方案不分尖团，若分尖团，确有以不同字母表示同一音位的情形，如“西”和“希”同音，分尖团时，則“西”写作si，“希”写作hi，s和h都表示[ɕ]音)，更沒有以同一字母代表許多不同的音位的情形（即便有，也是有条件的，如g、k、h后面接i或y时讀作[tɕ][tɕʻ][ɕ])，为什么就記不住呢？

主張用苗語各方言的音位拼写汉語借詞的人也会說：拼音文字当然比表意文字好学，但是拼音的办法越簡單就越好学。用苗語各方言的音位拼写当地的汉語，只要学会一套苗文的拼写規則就行了，若用北京音拼写汉語借詞，还得再記一套汉語拼音規則，同时有許多音是苗族所不会發出或不習慣結合的。若要勉强学，当然可以学会，不过給学習造成相当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原是可以避免的。英文法文是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字，現在文字的詞形是古代傳下来的，由于語音不断变化，当然会發生用不同字母表达同一音位或用同一字母表达不同的音位的情形。苗文是新創的，在剛創立时不应当制造讀音上的混乱。为什么我們不創立容易学習容易記忆的文字呢？正因为法文、德文、希臘文都有帶附加符号的缺点，我們才在創立苗文时沒有采用附加符号。

是的，兩方面从表面談这个問題，是难以把对方說服的。

我个人对这个問題傾向于第二种說法，也就是贊成用四种方言的音位拼写各个方言当地的汉語。

第一，我們应当首先确定什么是汉語借詞，什么不是汉語借詞。在苗語各方言中很明显有許多古代汉語借詞，例如北部方言中的 ɳu˦ sɯ˥(事情)中的 sɯ˥ 音节就是汉語"事"字的借音，ly˦ʑʻaɯ˧˥ (楊柳)就是汉語"柳楊"二字的借音。这样的借音怎样处理？我想主張用北京音拼写汉語借詞的人也不会主張把 sɯ˥ 改作 ʂʅ˥˩，把 ly˦ ʑʻaɯ˧˥ 改作 liu˨˩˦ jaŋ˧˥，因为这些詞已經深入民間，几乎变成苗族自己的詞了。这些詞不能按北京話拼，那么什么样的借詞才用北京話拼呢？当然可以說凡是新名詞(术語)就用北京話拼。不过新旧沒有一个尺度，是以借入的时間作标准呢，还是以意义的新旧作标准？例如"合作社"总应当算是新名詞吧，但是它今天是新名詞，到明天就不一定是新名詞了。过若干年以后就可能和 ɳu˦ sɯ˥，ly˦ ʑʻaɯ˧˥ 一样地深入民間，而"合作社"和 sɯ˥，ly˦ ʑʻaɯ˥˩ 的拼写方式是兩套，一套是北京音，一套是苗音，这恐怕不很恰当吧。苗語西部方言大量借用汉語的虛詞，如：很［xeŋ˦］，最［tsue ˨˦］，虽然［sue ˧ ʐaŋ˥˩］，但是［taŋ ˨˦ sʅ ˨˦］，也借了一些双音詞，如：世界［sʅ ˨˦kai ˨˦］，生产［seŋ˧tsʻæ˦］阶級［kai ˧ tɕi˥˩］等等。这些詞都成了日常用語，如果按北京音拼就要把这些詞按 xən ˨˩˦，tsui˥˩，sui ˥ʐan˧˥，tan˥˩ʂʅ˥˩；ʂʅ˥˩tɕie˥˩，ʂəŋ˥tʂʻan ˨˩˦ 的标音写成拼音文字。我們試想一个人在口語中把"世界"叫 sʅ ˨˦ kai ˨˦ 而在文字上看到的是代表 ʂʅ˥˩tɕie˥˩的音，需要怎样在腦子里轉灣，才知道兩者是一回事呢？

我覚得像苗語这样已經含有一部分几乎变作基本詞彙的汉語借詞的語言，在談到汉語借詞的拼法时，就不能从新借、旧借，新名詞、旧名詞上来区分而允許有兩套拼写法存在。如果不能把旧有的借詞完全写成北京音，那么就不能要求把另一些所謂新名詞写成北京音。因为新旧是相对的，今天新，明天就不新了，我們不可能今天把一个借詞拼成一个样子，明天又改为另一个样子。要是不改，豈不是同样的旧借詞(在明天来看)却用着兩套拼写办法么？

有人举苏联的例子，說苏联境內有些少数民族借俄語的詞时，卽使俄語的音位在自己的語言中沒有，也把俄文的詞原封不动地借用。但是在苏联关于俄語借詞的拼法問題在語言学界中的意見并沒有完全一致。我国的少数民族和苏联的少数民族情况不同，尤其是西南和中南的少数民族，包括苗族在內，千百年来和汉族居住在一起，汉語对他們的語言从很早就有了影响。如果仔細研究，古借詞也可以找出时代的先后来。在借詞問題上我們不能把解放前和解放后截然划分为兩个时代，把解放前借的詞叫旧借詞，解放后借的詞叫新借詞，旧借詞用苗語的音位拼写，新借詞用北京音拼写，这样做是机械的，是不合实际情况的。

我認为像西南、中南一帶的少数民族在音位系統上和北京話差得很多，同时又有一大批古汉語或近代汉語借詞已进入日常应用的基本詞彙中，而这些借詞是用本民族的語音模仿汉語地方話讀的，在給他們創立文字时，关于汉語借詞的处理就不能强調非用北京音拼写不可。如果不能把已經活在人民口語中的汉語借詞改为北京音，那么也就沒有必要把另外一些在人民口語中还沒有生根(而明日可能生根)的汉語借詞用北京音去拼写，因为这样做会給少数民族制造学習文字的困难。

第二，我們从苗文方案和汉語拼音方案的正字法来看，也說明汉語借詞不能用北京音拼。苗文方案規定每个音节都有标声調的字母，这是用輔音字母兼代的，居于每个音节的最后。苗語的声調比較多，东部方言最少，还有六个声調(用 b, v, d, g, q, x 表示，例如 hneb"太陽"的最后一个字母 b 不發音，只表示声調是高升調˧˥(35)，中部方言有八个声調(用 b, v, d, g, q, x, l, f 表示)，西部方言有九个声調（用 b, v, d, g, q, x, l, f, w 表示)，北部方言有十个声調(用 b, v, d, g, q, x, h, l, f, w 表示)。有这么多的声調，如果不在字面上表示(卽标調)，文字就很难学習。汉語拼音方案沒有表示声調的字母，只是必要时在元音上加上 ˊ ˇ ˋ 等声調符号表示。如果苗文中的汉語借詞用汉語拼音方案拼写北京音，那么苗文就显然有兩套正字法，一套是苗語的，一套是汉語的。在苗語的正字法中每个音节最后一个字母表示声調，而在汉語的正字法中每个音节最后一个字母是韵母或是韵母的一部分。这样在教学的时候就必須說明哪个詞是苗語的，哪个詞是汉語借詞，不但学起来麻煩，另外还給学習的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覚，在讀書的时候随时注意哪个詞是苗語的，要用苗語的正音法去讀，哪个詞是汉語借詞，要用汉語的正音法去讀，这就实在不胜其麻煩了。

有人說尽管汉語拼音方案不用声調字母标調，在借入到苗語时，加上声調符号，豈不是又和苗語的正字法不冲突，同时四种方言文字中的汉語借詞又都詞形一样，豈不是很好嗎？这要看用什么字母表示汉語借詞的声調，如果用各方言自己的声調字母，則在詞形上还是不一致，因为苗語各方言的声調字母不是标調值的，而是按調类定的。比如說东部方言一个 b 調的字如果在中部，西部、北部各方言中也有和它同源的字，則在那三个方言文字中也标 b 調，例如东部方言的 deb(兒子)在中部、西部，北部方言中都有其同源的字，在那三

个方言的文字中分别写作 dæb, dob, dub。同是一个 b 調在調值上各方言不尽相同，它在东部方言中的調值是 ˧˥35，在中部和西部方言中是 ˧33，在北部方言中是 ˥55。北京話陰平、陽平、上声和去声的調值是 ˥55、˧˥35、˨˩˦214、˥˩51，現在單說陰平吧，东部方言中沒有 ˥55 調，表示 ˥55 只能用 ˦44，而 ˦44 調的代表字母是 b，西部方言中有 ˥55 調，但 ˥55 調的代表字母是 d，如果声韵用北京音，声調用苗語各方言相同或相近的調值标示，則同一个“中”字在东部方言中要写做 zhuŋd，在西部方言中要写做 zhuŋq，所以說詞形并不一致。而且这样做与汉語的拼法也不一样，汉語的拼法沒有声調字母，即使学会了这样的汉語借詞，將来讀拼音汉文也不一定讀得慣。如果不問調值，簡單地規定陰平标 b，陽平标 v，上声标 d，去声标 g，那么由于这些声調的調值在各个方言不同，各地苗族按着他們自己的調值讀汉語借詞，管保誰也听不懂。要想解决这个問題只有單找出四个字母表示北京的声調，例如用 p 表陰平(˥55)，t 表陽平(˧˥35)，k 表上声(˨˩˦214)，s 表去声(˥˩51)，那就是要四个方言区的苗族除去記自己語言的六个至十个声調字母以外再多記四个声調字母，而这四个声調字母有时又和自己語言的声調字母具有相同的調值，例如东部方言的 b 調的調值是 ˧˥35，而又要記住 t 調的調值也是˧˥35，其区別就在于b調的詞是苗語的，t 調的詞是汉語借詞，这种負担也是一般兒童以至成人所难于忍受的。

总之，汉語借詞如果标北京音，不标声調有困难，标声調更有困难。

假使汉語借詞用苗語四个方言的音位系統拼写四个方言标准音所在地的汉語，非标准音地区的人学起来当然也是有困难的，不过克服这种困难是有代价的，因为通过汉語借詞的学習更进一步地巩固了标准音的学習。在标准音地区的人学習起来就毫無困难。例如“中”字在苗語中部方言区标准音点（凱里）的汉話中讀作 tsuŋ ˧，那就依苗語的音位系統用苗語中部方言文字方案把它写作 zuŋb，苗族人一讀就讀出来，也不必知道它是不是汉語借詞，因为汉語借詞和苗語是一套拼写規則。若把它依北京音用汉語拼音方案写作 zhung，就必須交代說明苗語本来沒有卷舌音 [tʂ]，但在北京話里有这个音位，在文字上用 zh 表示，如果自己不会發这个音，那就只好把 zh 也讀作[ts]，也就是說 z 和 zh 都讀作[ts]，另外还要說明 ng 是汉語借詞的輔音韵尾，相当于苗語的輔音韵尾 ŋ，所以 g 不是声調字母，但在苗字中 g 又是声調字母。我們試想，这在教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困难呢？

根据上面的兩項理由，我主張苗語各方言文字中的汉語借詞应当用各方言自己的音位系統拼写当地的汉語，才能在学習上不造成困难，否則就会使学習的人对苗文感到恐惧，直接影响苗文的推行工作。

同时我順便得出一点体会，就是凡受汉語影响深借汉詞多的少数民族語言，在处理汉語借詞时都不能直接借北京話，否則就把自己的音位系統打乱。汉語借詞本身如保持系統的完整性，就等于以人为的方法改变少数民族語言。如果旧借詞用少数民族自己的音位系統拼，新借詞（假定新旧借詞还可以划分界限的話）用北京音拼，則汉語借詞本身的系統就不能保持完整。不过这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处理，至于將来普通話大力推广，各地都会讀北京音的时候，北京的音位也可能傳到少数民族的語言里去，那时問題的解决又將是另一个办法了。

广东省开展試点調查工作

广东省教育厅在1956年9月中旬成立了广东省方言調查指导小組。由教育厅副厅長罗濬和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語言学的教授和講师等七人組成，并由教育厅罗副厅長担任組長。

指导組先后召开了兩次会議，制訂了广东全省方言普查計划，适当进行分工，华南师范学院負責20个县，中山大学負責10个县，其余由广东省方言調查队負責。

广东省方言調查队訓練班于1956年10月中旬开課。抽調前在省語音訓練班学習过的較为优秀的小学教师18人脫产学習。时間三个月。課程有語音学、音韵学和方言調查法三科（另加語法專題报告三次）。分别由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中文系語言学的教授和講师担任。

訓練班結業后，經指导組第四次会議决定：全体学員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語言学教授、講师和二十多位同学，配合編成9組，利用寒假时間分别到汕头、澄海、兴宁、五华、韶关、乳源、順德、臨高、澄迈九县进行了試点調查工作。三月初旬回广州进行总結工作。省教育厅將根据試点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制訂全面开展的工作計划，务求在1957年內完成广东全省113县市的方言普查工作。（林运来）

语文短评

209 尼赫魯說: "帖木兒和納迭尔沙的那些日子还在人們記忆之中，但由于英国人的范圍广大而历史悠久的新恐怖使得他們的丰功偉業黯淡無光了，…"（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 日 6 版）

該文的作者註說，帖木兒、納迭尔沙曾先后侵略印度，杀戮搶掠印度人民。由此可知，他們是罪惡滔天的侵略者。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爭的尼赫魯总理决不会把他們的侵略印度的罪行称为"丰功偉業"。如果尼赫魯总理說的是反話，則"丰功偉業"应該用引号引出。（周恩源）

210 出席联席会議的有日本国会議員促进日中貿易联盟常任理事池田正之輔，日本国际貿易促进协会会長村田省藏，日中輸出入协会理事長南乡三郎等三个团体的代表。（人民日报 1957 年 2 月 4 日 6 版）

"等"前面是三个帶有修飾語（团体名称）的人名，而"等"字后面却是"三个团体"，前后显然矛盾。可以改做："出席联席会議的有三个团体的代表——日本国会議員促进日中貿易常任理事池田正之輔…等人"。（溫端政）

211 梁軍大学已畢業／將回到北大荒去（人民日报 1957 年 3 月 9 日 7 版标題）

第一句的詞序不对，按原标題字数，应把"已"字移到"大学"之前。（野帆）

212 如果一味貪革命之功，以为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那么，習慣势力將終会吞沒他而远离了革命。（人民日报 1957 年 3 月 16 日 8 版）

是誰"远离了革命"? 按作者的意思自然是被習慣势力吞沒了的"他"，但是按句子結構只能是吞沒了他的"習慣势力"。应該改做："那么，他將終于被習慣势力吞沒而远离了革命。"（程好問）

213 全苏作曲家代表大会閉幕／决定發展健康的創作討論（人民日报 1957 年 4 月 7 日 5 版标題）

"發展"二字应改为"展开"。（碧揚）

214 被批評者会認为这种批評是輕浮和不誠懇的，而采取玩忽的态度来虛意接受；也会被批評者認为这种批評是变相的打击，是含有敌意或歧視，而拒不接受，結果，通过它不能达到团結的目的。（人民日报 1957 年 4 月 19 日 8 版）

1）"玩忽"一詞通常指明知必須遵守（規則等等）而有意輕視的行为。这里是对别人的批評意見表示不重視，則用"輕蔑"較为妥貼。2）一般只有"虛心"、"假意"，沒有"虛意"，这里按文意应該用"假意"。3）"也会被批評者認为…"按照汉語的結構，只能是"也 会 被 批評者 認为…"，假如是"也 会 被批評者 認为…"（作者的原意是这样）則"也会"必須放在"被批評者"之后，因为我們只說"也会被張三認为…"或"張三也会認为…"，不說"也会張三認为…"。4）"通过它"放在这里意义不明，删去了反而簡洁。（農山民）

215 这許許多多年，司芬克斯受的磨难，比什么人不深?（人民日报 1957 年 4 月 17 日 8 版）

"比什么人"之后一般都用肯定的形容詞，如"比什么人高、比什么人矮"，形容詞前不加否定詞的。假使要加上，則一定加在"比"之前，如"不比…"。其实这里不必用反問語气，把"不"字换"都"字就行了。（項鎭鼎）

216 但是整个說来，这部影片給我的印象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越来越淡，远不能像"白毛女"、"董存瑞"、"翠崗紅旗"那样始終銘記在心头。（光明日报 1957 年 3 月 9 日 3 版）

"給我的印象"应該在看完电影以后就有定論，它怎么会"与日俱增"呢? 应改为："…給我的印象并不深刻，在我的記忆中越来越淡，远不像…"（沈士英）

217 上海市副市長刘季平和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張祺等分别代表市人民委員会和市工会联合会發給每个优秀教师以獎狀、獎章和獎品。（光明日报 1957 年 3 月 31 1 版）

这个"以"字拿掉干淨。（沈愉）

218 由于老成凋謝，后繼無人，甚至某些剧种因而衰竭，这是值得注意的教訓。（光明日报 1957 年 3 月 31 日社論）

用"衰竭"来說明剧种，不恰当，应該用"衰落"。"甚至"是表示进一層的，这里并無比較，用不上。应改为："…某些剧种已經日漸衰落，…"（沈錫人）

219 董志强正跟一群劳动犯鋤麦草。（中国青年报 1956 年 12 月 20 日 2 版）

只有"盜窃犯"、"杀人犯"、"战爭犯"等等，沒听說有什么"劳动犯"。难道"劳动"也是一种罪名嗎? 这种乱造名字，应該摒弃。（邵緒森）

220 比如，我們"画法几何"課是由一位助教講授的，开始时，他講的平淡、膚淺，同学們都觉得吃力…。（中国青年报1957 年 1 月 26 日 3 版）

講得深奥，听不懂，才会覺得"吃力"，既然講得"平淡、膚浅"，就只能是"乏味"，决不会"吃力"。(董遵章)

221 賀庆蓮除了做好自己分担的工作外，还自告奋勇地代替了他倆夫妇的工作。(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1 月 30 日 1 版)

"他倆夫妇"就是"他兩人的夫妇"，講不通，作者的原意也不是这样。应改为"他夫妇倆"或"他們夫妇"。(董遵章)

222 苏又一無脚飞将軍荣获英雄称号(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4 月 12 日 4 版标題)

几国并列时可以把苏联單称为"苏"如：中苏…，但單用时就应該称苏联。如果照顧标題字数，宁可將"荣"字去掉。(茅开)

223 七十六岁的康有为的女兒康同璧，这几天正忙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文匯报 1957 年 3 月 8 日 2 版)

不是"七十六岁的康有为"，是"康有为的七十六岁的女兒…"。如果采用原来的詞序，应該在"七十六岁的"之后加頓号。(周增泰)

224 今年以来，公私合营联合仪器厂試制成功八十八种新产品。(北京日报 1956 年 12 月 23 日 2 版) 今年以来，这个厂先后为武汉長江大桥工程鑄造了油压的四种大配件的毛坯…(同上)

"以来"(或"来")有兩种用法：一种是說出过去某一个起算的"时点"，如"1949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种是說出从这个"时点"到現在的"时段"，如"三年以来"。这兩个句子，說話的时候(卽計算的終点)是包括在"今年"之內的，因此起迄不明，無从計算(凡用"今"字"本"字，如"今天、本月"，都不能跟"以来")。改法：1)要是不計較年底的几天，就說"今年"或"一年以来"；2)要是認眞一点，就說"今年年初(或"一月")以来"。(孙方)

225 他們深深地感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溫暖，特別是因为卽將担負起保衛首都天空的任务而感到無限光荣。(北京日报 1956 年 12 月 23 日 2 版)

"感到…溫暖"是一事，"感到…光荣"又是一事，中間不能用"特別是"，应該作"又"字。(孫方)

226 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德里亞迪斯、維諾夫斯基、斯提佩克和特雷巳分別击敗田中、狄村、角田和宮田，而贏得了全部男子單打的比賽。…此外，捷选手还贏得了一盤男女混合双打的比賽，日选手贏得了一盤男子双打的比賽。(北京日报 1957 年 3 月 30 日 4 版)

贏得的是"胜利"，不是"比賽"。可把"比賽"移到"的"字之前，再在"的"字之后加上"胜利"。(程越)

227 本市三十八个国营工厂学習毛主席的講話/眼界开闊思想認識提高(北京日报1957 年 4 月 15 日 2 版标題)

学習毛主席的講話后，眼界开闊，思想認識提高的是这些工厂的幹部(新聞內容称幹部)，不是工厂本身。这个标題虽然不致引起誤会，但最好还是在"工厂"之后或"眼界"之前加上"幹部"兩字，使它清楚明确。(徐英葆)

228 二、来稿要注意簡鍊，一般不超过一千字左右。(內蒙古日报1956 年 12 月 21 日 4 版征文啓事)

数詞之后加"左右"就由确定数目变成大概数目，不能再說"超过"与"不超过"。可删去"左右"或改作"一般以一千字左右为宜"。(黄光甫)

229 这次介紹的"迢迢牽牛星"也是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据徐陵的《玉台新咏》，它也是兩汉詩人枚乘作的。(中国青年 1957 年 7 期 22 頁)

枚乘究是"西汉""东汉"应說确定，不能混称"兩汉"，若不明确分清"东、西汉"，可以用"汉朝"。(舒市丙)

230 而研究工作呢，却比較最輕松，最有希望。(中国青年 1957 年第 7 期 32 頁)

"比較"之后，不能跟"最"字。(鄺江生)

231 我怀着無限的敬意而又为她感到殘廢的难过心情，目送她坐車远去了；我知道我这种为她感到殘廢的难过心情是多余的，因为她是勇敢的人。(新观察 1957 年 2 月第 3 期 9 頁)

"为她感到殘廢的难过心情"不成話，主要是把詞序弄乱了。应改为："我怀着無限的敬意和为她的殘廢而感到难受的心情…我知道我这种为她的殘廢而感到难受的心情是多余的，…"(魏文瑞)

232 1951年的初冬，張瑞芳参加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大衆电影第 4 期 11 頁)

这里用"参加"不如用"加入"。如果用"参加"，应該在后面加上"工作"兩字。(苏东川)

233 我們以为：要更进一步的發掘与整理祖国医学遺产，对于学習和研究的方法問題上，是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希望各地讀者，对于他們的学習方法上，能够多提些意見。(上海中医藥杂志 1957 年 1 月号 26 頁)

只有"对于…"或"在…上"，沒有"对于…上"。这里第一个"对于…上"用不着，应該删去。要是把"問題"、"是"、"着"(以及中間的逗号)删去，則更为簡洁。第二个"对于…上"应改为"对于…"或"在…上"。"他們的"应删，因为讀者对本人的学習方法未必有意見，卽使有意見也無必要在刊物上發表；这里的"学習方法"应該是一般的。(陈大燕、孙經国)

更正 本刊 1957 年 4 月号 31、32、33 面作者"郑达汉"应为"郑远汉"；40 面左欄倒 15 行"何讓人"应为"何霭人"；48 面左欄倒 20 行"1 頁"应为"1 册"。



唐蘭先生近著讀后感

伯 韓

讀过唐蘭先生《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以后，我覚得他的主張有兩点比以前进步：1)承認純粹的拼音文字可以和綜合文字平行發展；2)对拼音字母的采用沒有堅持一定要用某一种自創的字母，而且明确地主張采用横行排列。我認为，在一定条件下，唐蘭先生的这种在汉字文章里面夾用拼音字母的原則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唐先生的主張有兩个缺点：一个是沒有承認这种綜合文字和原来的純粹汉字平行地使用；另一个是沒有注意到这种綜合文字和純粹拼音文字之間的密切联系，因而沒有主張采用和純粹拼音文字同样的字母。

关于这兩个缺点，韋慤先生的《和唐蘭先生商談文字改革問題》那篇文章里說得很清楚，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韋先生的結論并不同意唐先生的綜合文字，而我的意思稍微不同一点，就是有条件地同意唐先生的主張。我覚得只要唐先生認識綜合文字是新旧文字之間的过渡形式，承認一方面和新文字(純粹拼音文字)另方面和旧文字(純粹汉字)平行使用，同时又和新旧兩种文字密切联系起来，所用的汉字部分和旧文字完全一样，所用拼音字部分和新文字完全一样，那末，这种綜合文字也就可以起着溝通新旧文字的桥梁作用。但是不能把这种綜合文字理解为一套独立的文字，因为它只是兩种文字的綜合应用罢了。

要求拼音字完全像汉字，是不可能的，卽使把注音字母拼成方塊，也不能使每个音节都像汉字。綜合文字只能做到象中文夾外文的样子，但是这个样子并不丑。日本文把假名和汉字夾用，有时也夾用西文，看慣了也不討厭，有时因为它印刷精美，反倒覚得好看哩。

“綜合文字”行得通

程 祥 徽

唐蘭先生說：“眞正为人民大众願意接受的文字是不需要大力推行的”(見《中国語文》1956年1月号，31頁)。我覚得这話很对，簡化汉字推行后卽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这一事实就証实了这一点。目前，文字改革工作似乎只局限于少数專家，这种脫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必將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我認为唐蘭先生的这句話值得大家深切注意。

应該首先肯定，唐蘭先生是坚决主張文字拼音化的，但他認为“同样走拼音方向，也还有不同的意見”(見《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7頁)。我們应当尊重不同意見的爭論，以便在爭論中發現眞理，用来指导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

唐蘭先生認为，整套拼音文字的完全实現，必須以語音統一化、詞彙固定化、語法规范化为前提。这些前提的建立，不是十年八年可以成功的。卽使十年八年成功了，整套拼音字母的采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文字拼音化的早日实現，唐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卽綜合文字的方案。所謂綜合文字就是在一些簡單的方塊汉字中加入用字母(唐蘭先生主張用注音字母，我主張用拉丁字母)拼写出来的拼音字；这样，就可以把汉字簡化工作和汉字拼音化工作結合起来，就可以在汉字的体系中注入新的質素。大家知道，新質素是具有不可战胜性的。通过“新質(拼音部分)的逐漸积累，旧質(汉字部分)的逐漸衰亡，最后飞躍为完全拼音的文字。这是由汉字的內部引起矛盾而發展出来的新文字”(同上，9頁)。

以上就是唐蘭先生主張的本質所在。撇开他的某些不妥的論点(如把語言同文字混为一談，文字能够脫离語言而直接表达思想，民族形式就是方塊字或“取古文篆籀逕省之形”的注音字母，我們不妨心平气和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討論。唐蘭先生的主張是否正确、能否采納，我認为絕不应由一些权威人士来規定，而应当从唐先生的主張的实質来探討，結合当前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等，然后才能作出决定。

前面談过推行成套的拼音文字，必須要以語音統一化、詞彙固定化和語法规范化为前提。可是，这并不等于說：必須把这些問題完全解决后再来施行拼音文字。我們可以一面解决这些問題，一面拟定并推行拼音方案，在这之前，可以用拼音字母作为推广普通話的工具；又可以通过拼音汉字跟方塊汉字同时并用的方式，最后达到文字拼音化的唯一目的。那时方塊汉字則將成为一部分人專門研究的对象。这当然也是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可是它的进度將是很緩慢的。同时走这样的道路必然会出現如下的情況：只是少数人在那里閉門造車地拟定拼音字母，待字母造好了再来向广大群众推广，而不能很好地發动群众参与文字改革的工作，發揮群众的积極創造精神。目前的情況就是这样。

如果基本上采用唐蘭先生的綜合文字的主張，就会出現另外一种情況：讓拼音汉字以簡化汉字的身分打入方塊汉字的体系中去，逐漸替换方塊汉字而在社会中通行。最后，也达到文字拼音化的唯一目的，我認为这条路是完全行得通的。

人民群众正以極大的热情参与汉字簡化的工作。每天都有不少的簡字出現。例如在我这里，就有炊事員同志把“膳”簡化成“胐”，把“碗”簡化成“砣”等等。这些簡字能否被社会公認是另一回事，群众的这种积極精神至少是应当肯定的。也只有从人民的不断創造中才有可能选出全社会通用的簡化汉字。如果綜合文字的風气一开，群众將以同样的热情投入自动使用拼音汉字的群众性运动中去，那末，綜合文字中的拼音汉字將以它的优越性在方塊汉字的体系中逐漸發展，“最后飞躍为完全的拼音的文字”。

回顧汉字發展的历史，当形声字的風气一开，便在不太長的时間內取得了絕对的优势，这就說明汉字本身原就具有“密切表音”的趋势，那末，如果在今天大力开展綜合文字的运动，在不太長的时期內拼音汉字在方塊汉字的体系中取得絕对的优势，“最后飞躍为完全的拼音的文字”，也是可以想像

的。企圖由專家們先完成一套拼音文字的方案，然后再在群众中試行推广的做法，必將延緩拼音文字的誕生，必將違反社会主义事業一切从速的基本精神，这是脫离現实的。肯定地說，文字改革不仅是專家学者們的事，更主要的是人民大众的事。既然人民在几千年前能够創造方塊汉字，为什么不讓文字的創造者和使用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自己卓越的智慧来發揮、推进文字拼音化的应有作用呢？

反对者們把"綜合文字"說成是改良主义的。理由是在常用的簡化汉字中加进一千多个拼音字的綜合文字不是"完全的拼音"，因而不是"根本的改革"。他們故意抽掉了唐先生主張綜合文字只存在于一个較短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內容。但是这并不妨碍綜合文字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字的客观性。(应当說这种过渡性的文字是切合实际需要的。)毫無疑义，綜合文字的最終目标是实現拼音文字。因此"綜合文字"絕不是什么改良主义的，恰恰相反，它是"稳步前进"的积極的一种方法。

《中国語文》的編者去年年初以批判的形式發表了唐蘭先生的文章，应該說，这样的做法是違反"百家爭鳴"的精神的。某些学者以粗魯的态度斥責、謾罵、甚至嚇唬跟自己意見相反的人，也似乎缺乏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謙遜态度。在科学的領域里，必須以理服人，只有这样，我国的語言工作者在文字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面前，才能团結得更加紧密，也只有这样，文字拼音化的理想才能更早地得到实現。

这种比喻是不妥当的

毛西旁

最近在《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上，唐蘭先生以非常坦率誠恳的态度，再一次申述了自己对文字改革問題的意見。文字改革是全国人民的事，任何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权利。唐蘭先生有权利提出自己的主張，别人当然也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見。1956年1月号《中国語文》在發表唐先生的《論馬克思主义理論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一文的同时，也發表了一些同志的反对意見。虽然某些同志的文章中存在着冷嘲热諷和扣大帽子等缺点，但是他們所作的分析和批評，我是完全同意的。我看了这些文章后，曾对許多关于文字改革的不同主張进行了比較和研究，現在我仍旧不能同意唐先生的主張，因为唐先生的理論缺乏說服力。我始終贊成走拉丁化拼音文字的道路，并且拥护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所制定的文字改革的方針和步驟。韋慤同志在《和唐蘭先生商談文字改革問題》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見，我認为是完成正确的，値得唐先生考慮。韋慤同志指出，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語"是我国六十多年来文字改革經驗的总結"，这話不是憑空說的，这話里不知包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唐蘭先生是我国有名的文字学家，应該仔細研究"我国六十多年来文字改革經驗的总結"才对，不要一味死抱住自己的主張不放。唐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口口声声說自己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这話是对的，我們也相信；然而能不能說主張拉丁化拼音文字的人就沒有"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呢？(我感覺唐先生的文章中有这种意味。)如果有这种想法，我認为是不妥当的。六十多年来，許多人提出过不同的文字改革主張，应該承認他們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的。至于他們的主張是否切实可行，是否偏于主观，那倒是値得討論的問題。我們都在为祖国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努力鑽研問題，誰的主張对，誰的主張不对，完全可以擺出来，以客观事实作基础来討論，来研究，不能象唐先生那样地理解为"鬧宗派"。

关于唐先生所主張的"綜合文字"的严重缺点，許多同志已經批評过，我完全同意那些批評，这里不再多說。我只想就唐先生在《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一文中所作的一些比喻提出一些看法。唐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一些比喻，我覺得很不妥当。唐先生說："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通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也不只一条"。我認为这兩个問題不能相提并論。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他們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相同的，这是客观存在的眞理，誰要否認它，誰就要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錯誤。我国的文字改革是汉族文字的一种改革，汉族文字是統一的，它不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就談不上什么不同的道路，更用不着讓兩种拼音文字同时推行。因为沒有各种不同的客观事实，当然就不可能有几条同样好的道路。六十多年的文字改革經驗的总結証明，汉字改革的正确道路只有一条：拉丁化拼音文字。就正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只有一条一样（这是被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經驗所証明了的)。另外，唐先生还拿变工队、互助組、人民民主專政作比喻，来給"綜合文字"作辯护，我認为是不妥当的，文字改革不能和这些事实相比較。

这是我讀了唐先生的文章后的一些感想，提出来向唐先生和大家請教。

关于唐本《說文》的眞伪問題

〔編者按〕惲天民同志来信对本刊1956年9月号發表的周祖謨先生《許愼和他的說文》一文提出几个不同的意見，現在將原信与周祖謨先生对所提第二个問題的答复一同發表出来，供讀者參考。

惲天民：这篇文章里面有少数几处我覺得还有待商榷，这里提出来向大家請教，并就正于周先生。

第一，关于《說文》引用今文經的問題。周先生說："許氏在解說中，有时引用經傳来說明字义或字音。除《仪礼》用今文經，《詩》間用《韓詩》外，其他都是古文經。照周先生的文章所說，是許愼在《說文》中只引用过《仪礼》和《韓詩》兩种今文經，这和事实不符。如象《說文》7卷上鼎部說："鼐，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鼐，小鼎"，3卷上㗊部說："嘂，高声也，一曰大嘑也，《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嘂然而哭"。8卷下見部說："覢，暫見也，《春秋公羊傳》曰：覢然公子陽生"。12卷女部說："媦，楚人謂女弟曰媦，《春秋公羊傳》曰：楚王之妻媦"。《魯詩》和《春秋公羊傳》都是今文經，后者更是今文經中最关紧要的一部典籍。因此，說許愼在《說文》中只引用过《仪礼》和《韓詩》兩种今文經是不恰当的。

第二，关于《說文》比較早的傳本問題。周先生說："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說文》的傳本，时代比較早的是唐写本和宋刻本。唐写本有兩个本子，一个是木部殘本，存一百八十八字，將近全書五十分之一……是中唐人写本，原为清人莫友芝所藏，現为日本人所有"。这个木部殘本，孙詒讓断定是清人伪作。他在《溫州經籍志》7卷里說："近独山莫友芝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友人歙汪茂才宗沂語余曰：此乃其

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尙識之。莫号能鑒别古書，乃为其所欺，可歎也”。孙氏又在这里加“注”說：“莫本每頁十八行，每行上下匀写二文，行款与二徐大异。唐本字書今不可見，然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样》均不匀排字数，足證唐宋字書行款不甚相远。又莫本卷尾附朱友仁鑒定跋称篆法《說文》六紙。案唐本在宋时，犹今之明写本，固非絕無仅有之物，况許書唐本全佚，彼时尙有流傳，何得残賸六紙，遽登秘府，又命詞臣鑒定？其为伪迹显然，莫氏自不察耳。”孙詒讓这一段話，值得我們考虑。

此外，周先生說段玉裁“根据《玉篇》、《集韵》的訓釋…来校訂二徐本的是非”。《集韵》疑是《广韵》之誤。

周祖謨：前在《中国語文》51期写了一篇講許愼《說文解字》的文章，提到唐写本《說文》木部残本是今日所見《說文》最早的傳本。有同志指出清代学者孙詒讓在《溫州經籍志》卷七內已經断定唐本《說文》木部是清人伪造的，值得重視。

孙詒讓說：“近独山莫友芝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友人歙汪茂才宗沂語余曰：“此乃其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尙識之。莫号能鑒别古書，乃为其所欺，可歎也”。由此可知孙詒讓是听汪宗沂說的，汪宗沂是否可靠也很难說。我們要断定它的眞伪，只有根据原物来判断。

唐本《說文》木部从莫友芝手轉归端方，后来又流入日本，大家所看到的都是莫友芝的复刻本，旣然很少有人看見原物，所以很多人疑惑它是伪品。

我曾經看到原物的照片，除宋“紹兴”小印、米友仁鑒定跋和俞松題記外，尙有明人印記。卷末有清楊守敬跋語，称“此卷黄麻堅韧，墨光如漆，与守敬所藏唐人書左傳無异。”这說明鑒賞家已經肯定它是唐代的古書了。

其次，从原物的書法来看，楷書的体势确乎是唐人的笔法，絕非清人所能伪造，凡是熟悉唐写本的人，一望可知。最值得注意的是篆書，篆書作悬針体，遒健隽逸，胜于唐元次山《浯台銘》（参看下圖），清代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汪宗沂的話絕不可信。



以上只是从紙張、墨色、書法方面来談的。但最重要的是要看內容。內容要从三方面来看：(1)字次，(2)說解，(3)反切。

木部的字次，唐本与二徐本不同的地方很多，互有短長。然唐本“槍”字列于“樾”“椆”之后，“桎”字列于“椑”“楂”之前，“柷”字列于“梏”字之后，都比二徐本合乎許書条例。在說解一方面，唐本的說解要比二徐本好得多了。莫友芝的《箋异》已經講得很多，不需要多談。但是無論字次或說解，唐本也都有錯誤。这正可以說明它不是清人所伪造的，如果是出于伪造，有現成的二徐本可以做根据，为什么作伪的人一定要弄出許多錯誤出来呢？可見原物絕非清人所伪造。

大凡古本書籍其中往往有胜于今本的地方，也有不如今本的地方。因为書經傳写，难免有誤。古本之可貴，就在于今本都錯而古本不錯处。唐本《說文》木部較二徐本有优有劣，也正是古本書籍的面貌。

唐本《說文》木部的反切跟《字林音义》是一个系统，这是唐以前《說文》傳本的旧音（拙著《唐本說文与說文旧音》一文已談过），清人想伪造也伪造不出来。

从內容来看，我們可以断定它的确是古写本。孙詒讓过信汪宗沂的話而不去虛心研究唐本的內容，就断定它是伪品，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孙詒讓在經籍、文字方面的成就我們非常重視，可是这一段話，我們不可以据为典要。假如認为他的話可信，就会把一份極其宝貴的文化遺产給抹杀了。

由于同志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使我有机会再把唐本《說文》木部說得更詳細一些，希望同志們指教。

編者作者应該注意汉語的規范

譚永祥

为了促进汉語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規范，《中国語文》从1956年8月号起增辟“語文短評”一欄，討論有关詞彙和語法規范方面的一些具体問題。这对一般讀者是很有帮助的。不过遺憾的是，《中国語文》所發表的文章，就用詞造句方面来說，也有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例如1956年9—12月号連載的《詞类的区分和辨認》一文，里面就有很多不合規范的詞句。现在摘录几个例子，并試加改正。

1. 然后提出我們的汉語詞类的区别标准和辨認方法来供語法研究者的参考。（9月号12頁左欄）——“的”字应删。

2. 在汉語没有語尾变化来标明詞的性質，但詞的性質是存在于表示客观实在的詞本身之內。（10月号26頁左欄。——“在”字多余，删去后讓“汉語”作第一个分句的主語，句子就順当得多。

3. 通过詞类这样的性質或本質的研究或从詞的意义来分类，我們才能找出語言組織跟詞类經常而确切的关系。（10月号29頁右欄）——a）“性質或本質的研究”費解，应删去“性質”和“或”；b）“通过詞类…的研究”和“从詞的意义来分类”并非“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擇关系，不能用“或”字来联接，“或”字应改成逗号。

4. 从王力的話：“我們不能認数目字…”，又从吕叔湘的話：“大多数动詞和形容詞能用作某些动詞的宾語，…就应該承認它們已經变成名詞”，他們証明了形态这一标准，区分詞类是会碰到困难。（10月号30頁左欄）——下文没有跟“从”字呼应的动詞，只說了兩句沒头沒尾的話“从某某的話”改成“某某說”，不是簡單而又明了嗎？

5. 这独立的存在的特性假的团結和孤独，焦燥的独立

（下轉25頁）

山东寿光方言里的一些語音·語法現象

董 遵 章

上 (1) 表示方位，有兩个讀音：a) 單純的方位詞，如“往上看”，讀[xaŋ˧˩]；跟別的詞組成名詞或者方位結構，如“晚上、身上、鍋台上”，也讀[xaŋ˧˩]；b)跟“以、之、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都讀[ʂaŋ˧˩]。

(2) 表示动作，也有兩个讀音：a) 單独作謂語，如“上車、上了堤”，讀[ʂaŋ˧˩]；b)附着在主要动詞后边表示动作的趋向，如“裝上、塞上去”，讀[xaŋ˧˩]。

(3) 作形容詞或形容詞性的詞素时，如“上級、上游、上一代”，都讀[ʂaŋ˧˩]。

下 (1) 表示方位，有兩个讀音：a) 單純的方位詞，如“朝下看”，讀[xa˧˩]；b)跟“以、之、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讀[ɕia˧˩]。“底下”的“下”也讀[xa˧˩]。跟别的詞組成方位結構，中間就得加“底、根”等字，如“树底下、牆根下”，这时也讀[xa˧˩]。

“下”直接附在名詞后，如“眼下、脚下”，在寿光方言里是不大說的。例外的情况如“年下”，有时讀[ɕia˧˩]，有时讀[xa˧˩]；又如“手下有很多人”，就只讀[ɕia˧˩]。

(2) 表示动作，也有兩个讀音：a) 單独作謂語，如“下雨、下楼”，讀[ɕia˧˩]；b) 附着在主要动詞后边表示动作的趋向，如“擱下、掉下去”，讀[xa˧˩]。

(3) 作形容詞或形容詞性的詞素时，如“下等、下首、下嘴唇”，都讀[ɕia˧˩]。

(4) 作动量詞用时，如“一下、几下”，讀[xa˧˩]。

里 表示方位有兩个讀音：a)跟別的詞組成方位結構，如“心里”，讀[ni˥]；b) 單純的方位詞，如“往里走”，讀[li˥]；跟“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也讀[li˥]。

家 (1) 用作名詞时，如“回家”，讀[tɕia˨˩˧]。

(2) 用作名詞或疑問代詞的輔助成分时，如“人家、誰家”，都讀[ga˧˩]。

在复合名詞里的“家”，如“家庭、家下（指妻子）”，讀[tɕia˨˩˧]。

去 (1) 單独作謂語，如“他去了”，讀[tɕ‘y˧˩]。

(2) 附着在主要动詞后边表示动作的趋向，如“出去、赶集去”，讀[tɕ‘i˧˩]。

在 (1) 用作动詞而有“活”的意义时，如“他还在着”、“他不在了”，讀[tsai˧˩]。

(2) 用作介詞时，如“在床上躺着、扛在肩上”，讀[tai˧˩]。

像“老李在家嗎？——不在家”句中的“在”，一般說是动詞，但在寿光方言里讀成[tai˧˩]。这跟(1)項不同，而跟(2)項相同，因此这个“在”字是动詞还是介詞，还可以考虑。

別 (1) 用作構成复合动詞的詞素时，如“离別”，讀[pie˧]。

(2) 用作形容詞时，如“别人、别的树”，讀[pie˧]。

(3) 用作副詞而有“不要”的意义时，如“别看他、别乱写”，讀[pai˧]。

沒 (1) 作动詞用时，如“太陽沒下去了”，讀[mo˧˩]。

(2) 作否定詞語(动詞、副詞)时，如“沒法子、沒有来”，讀[mu˧]。

以上所說的几个字，在山东寿光方言里每一个字都有兩个讀音。一般地說，实詞性質的是一种讀音，虛詞性質的是另一种讀音。可是讀書音只有前一种讀音。

特别値得注意的是：“上、下、里”这三个方位詞只在作單純的方位詞或者和别的詞組成名詞或方位結構时用“土音”，而跟“以、之、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时，就只用讀書音，不用“土音”。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4 月 22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 年 5 月号
总第 59 期
1957 年 5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29,540 册